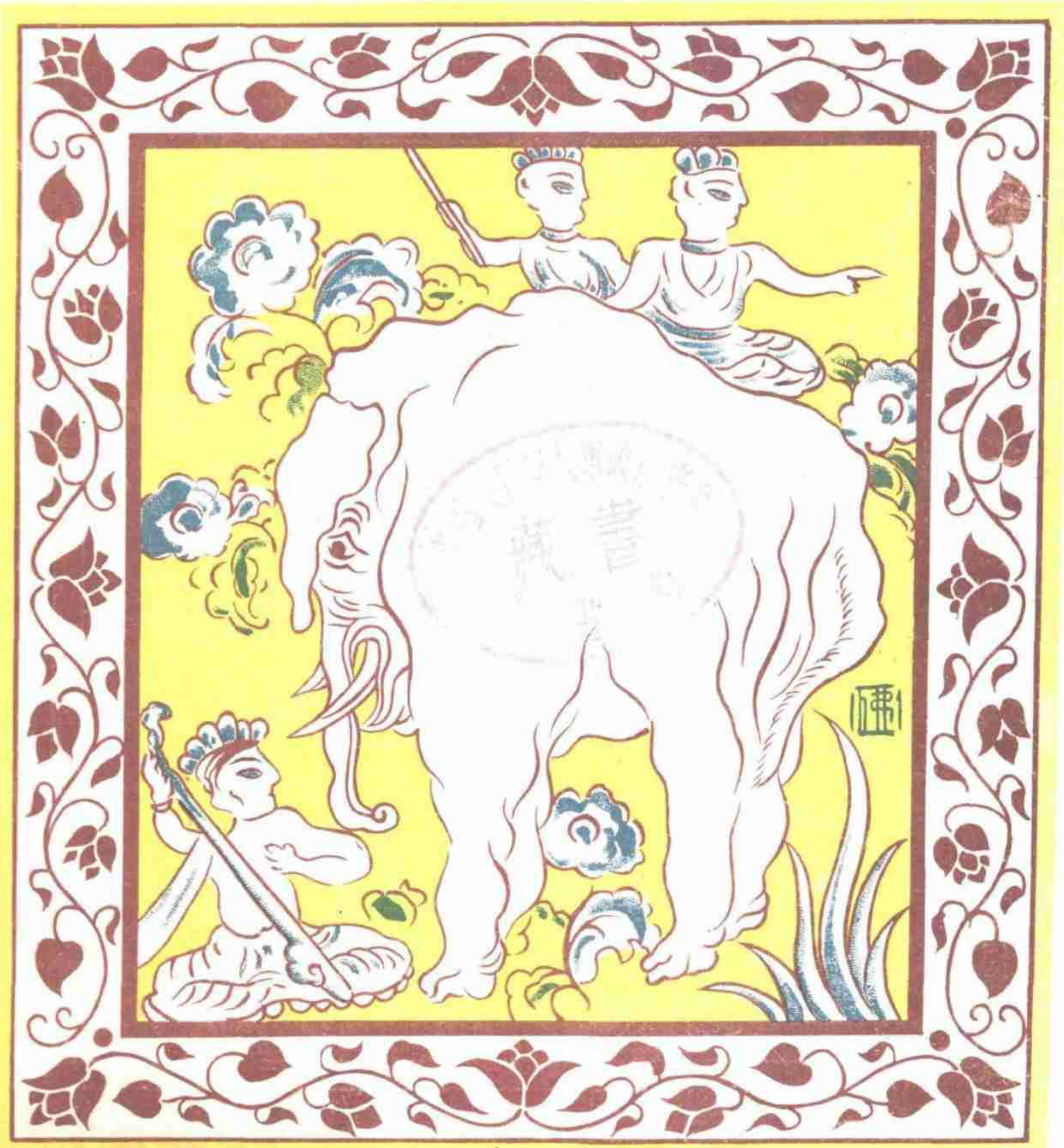
THE EASTERN MISCELLANY

東方雜誌

第二十五卷　第八號

華郵局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月二回　十日二十五日出版



民國十七年四月二十五日

Vol. XXV. No. 8　April 25. 1928



東方雜誌

第二十五卷 第八號

民國十七年四月二十五日發行

插圖

獵雁（三色版）……一幅

北伐軍之進展……六幅

國際

日本大舉侵掠中國的開始……育幹（一）

日本二次出兵山東的內幕……育幹（二）

埃及的反英運動……育幹（四）

澳洲修憲問題……頌華（六）

德國學生的平和運動……頌華（七）

■埃及古王臟腑之發見……小補（八）

佃租制度之背景與中國佃租制度……唐啓宇（九）

旅法華人近五十年之奮鬭生活（巴黎通信）……吳芸（一三）

■無線電之發達……微知（二六）



巴力斯坦地方亞剌伯人與猶太人的民族運動……俞頌華（二七）

▣羅素論原子新說校後補記……張崧年（三九）

東方與西方

德國之中國文化研究機關——中國學社——之情況……頌華（四一）

王陽明與斐希脫……高瀨武次郎（四四）

英屬新嘉坡歷屆人口統計中之華僑地位……姚蔚生（四九）

宇宙觀與人生觀（完）……張東蓀（五五）

高爾基……濟之（七三）

▣太陽的壽命……微知（七七）

墨翟為印度人辨……胡懷琛（七九）

新語林

印度之虎……遂初（八三）

科學的偵探術……微知（八六）

星世界……微知（八九）

一日是二十四小時嗎……微知（九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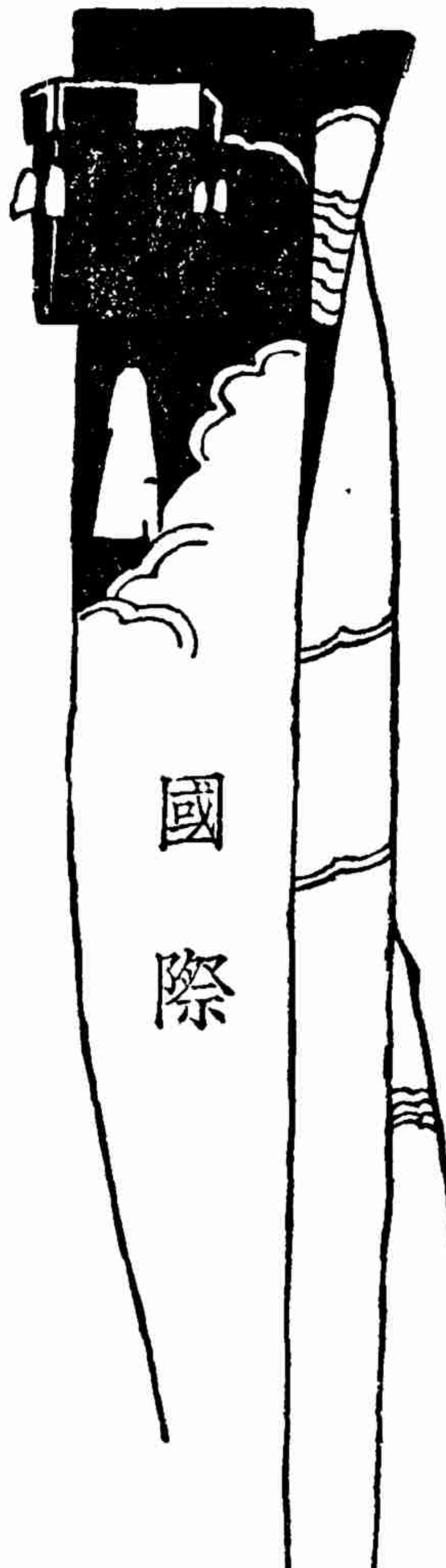
漢流……之振（九二）

談談各國的旅館……倬漢（九五）

創造（小說）……茅盾（九九）

我的旅伴（小說）（俄國高爾基著）……濟之譯（一一五）

時事日誌……（一二七）



日本大舉侵掠中國的開始

在中華民國十七年卽公曆一九二八年五月三日這一天，是中國歷史和世界歷史上最可紀念的一天。因爲在這一天，中國國民革命軍的革命勢力擴張到黃河流域，把山東的省會濟南佔領下來，這在國民革命的歷程上要算是劃一個新的轉期。同時又因爲這一天，是日本帝國主義公然強佔青島濟南，對於中國革命軍突然加以有計劃的屠殺，致死亡人數達千餘名，我國外交大吏蔡公時等也被日兵挖去眼鼻橫遭槍斃。這種慘無人道的舉動，不僅爲現代文明國家最大的汚點，並且也可視爲帝國主義對於中國國民革命運動實行挑戰的序幕。所以在悲慘的五月紀念節中，「五三」這一天尤其是值得我們紀念的一個日子。

我們要明瞭這件事情的原委，當先知道這是日本帝國一種預定的計劃。原來日帝國對於中國國民革命的進展，是素來嫉視的，她曉得中國國民革命一成功，就會要影響於日本帝國主義的特殊地位，所以她存着先下手爲強的決心，決計要破壞國民革命運動。她於去年五、六月間中國國民革命勢力正要向北方進展的時候，忽然不顧我國民衆公意，蔑視我國主權，擅行出兵山東，便是抱着這個目的；現在她第二次出兵山東，也還是抱着這個目的。

她這次出兵的行動非常迅速。據報紙所載，出兵的決議是四月十九日閣議決定的，而同日陸軍省便公布由福田師團長統率第六師團五千八卽日由門司出發，同時駐紮天津的日軍於二十日的淸晨，也就有一大批開往濟南；又由日本出發的春日艦和山城丸所載的陸戰隊也是二十日出發的，二十五日也就到了青島，隨卽開出一部份往濟南。這樣看來，可見日本的軍閥內閣老早就有了決心，只要中國國民革命軍逼近她所自視爲勢力範圍的山東境內，她就要出兵的。

她既然抱着了這樣的決心，所以當中國國民革命軍的勢力最近急激進展到濟南附近的時候，她就藉着「護僑」的美名，迅速將軍隊開

往該處。一開到該處之後，就故意尋釁和中國國民革命軍衝突，於是空前未有的濟南大慘殺案遂以發生。

關於這次事變的起因和經過，國民革命軍蔣總司令的報告頗詳：其起因係於五月三日有一華兵由日軍自行劃定的防區附近經過，日軍卽開槍將其槍斃。嗣後復派大部軍隊至交涉公署蠭擁入內，將戰地政務委員會交涉員蔡公時用蔴繩綑綁，挖去眼鼻，然後開槍將蔡擊斃，並縱火焚燒交涉公署。（並聞交涉公署職員亦被槍斃十餘人）事後又轉往外交部長辦公處行兇，外長黃郛聞耗避去，彼等窮搜不獲，遂又縱火將外長辦公處燒去。日軍於此種暴行之下，一面以有組織的槍砲向我國軍民掃射，我國軍民死者不計其數；一面復派大部軍隊至我國軍隊駐紮地點，勒令繳械。這是三日上午的事。

三日晚間，我國高級軍事長官與日本高級軍事長官會商救濟辦法；正磋商間，日軍又向我軍用大砲轟擊，並將無線電台轟倒，砲聲隆隆一直到四日上午還沒有停止。中國軍隊因與日軍駐在地距離很遠，今日軍既然施行這樣兇頑至極的暴行，我國軍隊再也不能忍受；為正當防衞計，便也開槍抵禦。綜計我國死傷人數，實在一千餘名以上。這便是這次日兵暴行的確實經過情形。

這次暴行最足令人注意的，便是此事並非發生於戰場，竟發生於濟南商埠；中國並沒有對日本宣戰，而日本竟用對付交戰國極慘酷的手段來相對待。這種慘酷手段平常也只施於戰鬬員，而日本這次卻居然對於我國商民政治人員一些非戰鬬員，也竟用這種極殘酷的手段；而且對於中國堂堂的外交官吏加以種種侮辱又復槍殺，這不僅非文明國的法律所許，並且也是極違背人道的事情。所以這件事情發生以後，一般人對於日本這種窮凶極惡的「獸性」表現，都非常的憤激；而日本卻正要藉此機會，以謀大舉侵掠中國。所以對於這次慘案毫不悔悟，反而加緊軍事工作，將來的事變，恐還不止於此哩！（育幹）

日本二次出兵山東的內幕

日本自軍閥首領田中義一內閣成立以後，便有所謂對華積極政策，露骨表示侵掠中國的滿蒙；不過那還是注重經濟的侵掠，現在她的帝國主義面目的眞相畢露了，竟欲用武力侵掠政策，以遂其貪汚的野心。於是趁着國民革命軍勢力向北方進展的時候，便突然大舉出兵侵掠山東。

日本這次出兵，雖然目前只注重在山東方面。但就過去的形勢推測起來，她的野心恐怕決不足於山東為限的。不過就她這次出兵的「聲明書」看來，還只藉口於「保護山東日僑」。該項聲明書中聲稱：

『帝國政府值中國發生兵亂之際，不援助一黨一派，自不待言。但在多數日僑居住之地方，有治安不能維持加害及日僑之虞之時，不得已而取適宜自衞之措置，則在曩日撤退山東派遣軍之際，早已聲明在前。今者因山東戰況之急轉，兵亂將波及於日僑居住之

地方，乃不得已按照前記聲明書之主旨，決由日本派遣約計五千之一部隊，經由青島前往膠濟鐵路沿線，當保護日僑之任。又爲應急之計，在該師團未到以前，先從中國駐屯軍中派三連至濟南。須知此次再派兵赴山東方面，實出於萬不得已，係自衞上不得已之措置，並非對於中國及其人民懷何等非友誼之敵意，亦非對南北兩軍任何方面干涉其軍事行動。但至認爲無須派駐軍隊保護該處日僑之時，仍將立刻撤兵，一如上次派兵之前例。』

我們就上面的聲明書看來，只覺得日本人眞是「利令智昏」了。要想用一個「保護僑民」的好名便來遮盡天下人的耳目，這是那裏能够做得到的事！山東是中國人的土地，日僑若果發生什麼變亂，自有中國政府來負責，何用日本出兵侵入中國的領土說是保護僑民？退一步說，便令日本政府不相信中國政府能負保護外僑的責任，日本政府也儘可勒令日僑自動的退出，以避免兵亂的波及，這也是國際公法上的常例。據說日本這次出兵的軍費，豫算是每月一百二十萬元，而山東省內青島濟南兩埠及膠濟鐵路沿線的日僑總數，據大阪每日新聞所載，總共也不過一萬七千人。耗這樣大的一筆軍費來保護僑民，那何不以少數費用勒令日僑遷出還好呢？記得從前國民革命軍收服漢口上海時，此等地方的日僑也很多，日本政府卻未說要出兵，並且對於英國派兵來駐上海租界，也曾仗義責難過，現在自己倒要無故對華出兵了，這又從那裏說起呢？至謂如聲明書中所說『係自衞上不得已之措置』這豈不是彰明較著的認山東爲日本帝國的統轄區域（至少也視爲勢力範圍）嗎？雖然她聲明『並非對中國及其人民懷何等非友誼的敵意』但在事實上派兵來華，明明侵犯了中國的主權，明明蔑視中國的人民，難道幾句空話就可掩飾得過去嗎？

然則日本這次出兵的內幕，究竟是怎樣呢？依我們看來，在消極方面，當然不外想要維持中國的舊軍閥勢力，以便互相勾結來保障其不當的利權特權。而在積極方面卻想藉此和中國挑戰，乘機重佔膠濟鐵路和青島。原來青島是日本人所最垂涎的海港，歐戰時他們乘機由德國手中奪來，滿以爲將如旅大之由俄人手中永遠轉移於日人之手；卻不料國際形勢轉移，竟由我國收回，這是日本人所最引爲遺憾的事。他們時常想尋機會以爲重佔之地步；這次國民革命軍之北伐，正所謂千載一時的機會到了。革命軍如果因其阻礙軍事進行而卽讓步，不消說，這次又會要造成去年的形勢，結果對於日本的特別利權保是保得住了，可是中國內戰的局面卻不免又要延長了。反之，中國軍隊如果忍不住這種侮辱，而至於和日軍發生衝突時，這卻又爲日本所急切盼望的事；她正愁着沒有藉口的事實足以重佔青島及膠濟鐵路區域，這一來卻給她一個絕好機會，就不怕世界的非議了。

日本軍閥這種陰險的野心，眞是可怕得很。這次濟南的變亂，他居然按照預定計劃行事了。我們要曉得這位軍閥兼政客的首領田中義一是甚麽人麽？他原來就是屢次阻撓中國革命運動，延長中國內戰局面

的陰謀家，記得中國舉行第一次倒袁運動的時候，他便在南方扶殖岑春煊唐繼堯而壓制孫中山先生所領導的「中華革命黨」；後來他又在中國的中部扶助張勳以爲後日督軍團運動和復辟的伏線；而在北方又扶助段祺瑞以爲後日操縱北京政權，及壓制黎元洪打倒張勳，對歐參戰，中日協約種種問題的伏線；這還不够，他在東三省方面，又努力扶殖張作霖在奉天的勢力以爲此後幾次奉直大戰和這次奉軍南下的伏線。就這種種事實看來，可見他對於中國歷年內戰差不多都是間接參加的；他的最大目的所在，便在妨害中國的統一，以便從中坐收漁人之利，去年山東出兵，他達到了妨害國民革命軍北進的目的，結果便由北方軍閥手中取得很多的利權與好感，而所謂「滿蒙積極政策」便大告成功，現在呢，他又在抄老把戲了。但是他的野心可就更大了。

（育幹）

埃及的反英運動

在上月（三月）的初旬，埃及全國忽起盛大的排英運動，開羅(Cairo)各學校的學生罷課遊行，與警察大起衝突，警察拿警棍驅逐學生，受重傷的很多，又阿秀特(Assuit)與丹達(Tantah)等處也都有學生罷課示威運動，毆傷埃及衞戍司令官，襲擊警察，焚燒賣國求榮的高級軍官的汽車，一時情形頗爲嚴重，英國人至拿唐克飛機來慘殺遊行示威的羣衆，一日之間死傷達數十人。我們不料英國竟於自行承認的埃及獨立王國領土之內，演成這樣流血的慘劇，這真可與一九二五年英警在中華民國的領土內所演成的「五卅」慘案相並比了。

可是這種事件所以發生的由來究竟是怎樣呢？據報紙所載，原來英國欲與埃及王訂立新約，祕密交涉已有數月，到最近纔告成熟，遂由現任埃相薩華德(Sarwat)將該新約的草案宣布出來。不料埃及國民以此項條約損失埃及國權太甚，便起而遊行示威；一面力爭外交，一面便欲對於賣國求榮的官吏下一警告。這種情形，正和中國「五四」的學生運動差不多，便和本年二月初間印度學生反對憲法委員會的示威運動，其精神也無二致，這真要算是東方被壓迫民族所最流行的一種政治運動呵！

說到該項英埃草約的內容，據英政府所發表的白皮書，計共分十四項，大旨如下：

（一）雙方重視現有的友誼，良好的了解，與親善的關係，故締此盟約。

（二）埃及擔保不以任何方法反對英國的對外政策，亦不與任何外國締結傷害英國利益的任何條約。

（三）埃及爲交戰國時，英國擔任援助埃及，但須受國際聯盟會章的制裁。

（四）如有可以危及埃及對外關係，或危害埃及境內外人生命財產之形勢發生時，埃及須商諸英國。

（五）埃及陸軍須照英國式訓練，如須請外人爲教練，則必以英人擔任之。

（六）如英國有戰事，雖與埃及權利無關，埃及亦須擔任在其境內以種種可能的便利與扶助供給英國。

（七）爲便利及保全英帝國交通起見，在英埃未立新條約，以此種保護權託諸埃及時，埃及准英國以其所認爲必要的軍隊駐紮埃及境內。此種軍隊不帶占領性質，毫不礙及埃及主權。立約國雙方在十年後，須重行考慮駐兵地點之問題。如屆時不能有同意，則此問題可提交國際聯盟會。若決議不利於埃及，此問題仍可在聯盟決議五年後，由埃政府提議重行研究之。

（八）埃及僱用外員時，須盡用英人。如無合格英人，始僱用他國人。

（九）英國擔任對於享有特殊權利之國，用其所有勢力以期修改權利之辦法，俾與時代精神及埃及現狀，更相脗合。

（十）英國須贊助埃及加入國際聯盟會，埃及自己聲明準備接受加入之條件。

（十一）英國在埃及以一大使爲代表，其地位在各國代表之上。

（十二）本約各條文，不妨害雙方在國際聯盟會章下之權利與義務。

（十三）本條載本約之附件，使本約某項規定發生效力，其有效與時間，與本約同。

（十四）本條規定，如本約實施或解釋上發生爭執，而不能以直接談判解決之，則此事須照國際聯盟會章辦理之。

這條約那裏是獨立國家所訂立的對等條約，這簡直是英國又要把埃及降爲保護屬國咧。我們試把這條約的內容略爲分析：第二條規定『埃及不得與任何外國締結傷害英國利益的條約；』這裏所謂傷害英國利益與否，完全是沒有標準的，明明是沒有傷害，英國偏要說是傷害，要藉口條約來阻撓埃及的外交，獨立豈不被英國剝奪淨盡嗎？第四條所說『埃及境內如有危及埃及對外關係，或危及境內外人生命財產的形勢發生時，她應先行商諸英國』這裏所謂「危及埃及對外關係」意義太泛；換句話說，以英國在埃及政治經濟利益關係的深切，隨便什麼事情發生，英國都可以藉口這條文來干涉內政的，這一來豈非埃及的內政獨立也被英國剝奪完了嗎？第五條埃及陸軍教練須以英人擔任，這於軍制國防關係都很重大。第六條規定『英國倘與他國開戰，埃及須供給以無限制的種種便利；』這和第三條規定『埃及與他國開戰，英國的幫助須受國際聯盟會章的限制』兩相比較，這種不平等的待遇，與宗主國之對於附庸又有甚麼分別呢？第七條規定的更兇，英國到現在仍還想在埃及永遠駐兵，使埃及人民永遠受英帝國主義者鐵蹄的蹂躪，居心抑何險毒？第八條規定埃及雇用外員須盡用英人，這也是極無道理的條件。

總而言之，就英埃新約草案看來，無一條不是損害埃及的國權與獨立；若果埃及政府承認下來，埃及人民就會要陷於萬刦不復的境域；以以草約的內容宣布後，全國都起激烈的反英運動，這便是埃及這次全國流血慘案所以發生的由來了。

現在呢，埃及的國王素爲英國所視爲玩物的，仍在希冀該項新約之成功；而埃及首相薩華德，心裏雖很想買英國的歡心，締結此約，但以在國民的嚴重監視之下，也不得不籍口「新約抵觸埃及獨立」，而辭職了。薩華德本來是英國所一手提拔的人，上次乘駐埃英軍防守司令斯塔克將軍被暗殺的機會，纔取得埃及民族獨立領袖柴魯爾的首相地位而代之，所以他之對於英國獻媚，是無怪其然的；獨埃及人民外處英帝國主義壓迫之下，而內部又有賣國求榮的外交官吏，處境之艱難，眞莫過於今日了。

偉大的柴魯爾是已死了，義烈的刺殺英軍防守司令的愛國者，也已成爲過去的人物了，埃及的民族獨立運動，究何日得着眞正的成功呢？這是目前東方民族所共同關心的一個問題。（育幹）

澳洲修憲問題

澳洲(Australia)是英國的自治殖民地，採聯邦的政制。各邦有各邦的立法機關；聯邦有聯邦的中央立法機關。聯邦的中央立法機關便是個「聯邦國會」(Federal Parliament)：其中包容代表英王的「總監」(Governor-General)以及上下兩院；其權限在憲法上是有限制的，列舉的。有許多邦的立法機關，於立法上有「聯邦國會」立法權以外的剩餘的立法權。但在近來，澳洲有修憲的呼聲，所以政府特任命一個委員會，擔任研究憲法上的問題。

按照澳洲工會執行委員的主張，各邦現有的立法機關，應該廢止，「聯邦國會」的權限應該增大。所有關於產業上的問題，其立法都歸「聯邦國會」擔負。這個主張如果貫徹，則澳洲聯邦的政制便要完全改觀了。而且如果爲各邦的立法機關取消，則聯邦的形式亦不免要消滅了。但是按照澳洲的憲法，關於修憲的法案，一定要邦的多數以及選民的多數可決，纔得成爲法律。所以各邦之中是否有多數肯從這個主張，將現有的邦的立法機關取消，卻是一個很大的疑問。

現在政府任命的，擔任研究憲法問題的委員會，當其成立之前，政府並沒有同工黨接洽，而且沒有工會的代表在內，故工會對於政府提出抗議。工會方面明知要各邦的立法機關可決取消牠本身機關的提議，乃是很難做到的事，所以進一步，決議關於修憲問題要由各地各區，如「初級選舉區」及工業區選出代表，組織代表大會來解決，並宣言「聯邦國會」的立法權，應當是無限的。除了人民所有不可分離的自由權，以及關於兵役，普選，倡議，複決及召喚等問題外，「聯邦國會」於立法上應有全權。這是工會方面正式的決議與宣言。照我們推想，如果照工會提出的辦法，組織代表大會，解決修憲問題；則工人的主張或有貫徹

的希望。不過這個組織代表大會的辦法，卻與憲法上規定的修憲手續不合，於實行上恐不免有許多窒礙吧？

澳洲工會執行委員會還通過一個決議，反對英倫一切幫助移民到澳的舉動。並將這個決議通知英國工黨，要求英國工黨發表於英國各地。關於政府津貼於工人的兒童輔助金，工會表示這項金額不應以現在工人的工資為標準，而須由研究憲法問題的委員會組織分會，由分會另訂辦法。不過倘使該委員會內沒有工會與女工的代表，則其分委員會的組織工會不能承認。又關於失業問題，工會決定由各地的工團將失業人數調查，並將失業者聯絡組織，逼迫各邦邦政府及各市市政府體察他們所蒙的苦況，替他們謀解決生活問題方法。

我們從以上種種情形看來，澳洲工會不滿於現行政制，要求改革，並反對英國幫助移民到澳，以期失業問題容易解決，乃是最近頗堪注意的事情。至其修憲的主張，因關係很大，牽涉的問題亦太多，故恐尚在醞釀時期，一時不易實現。要是實現，則澳洲的政體，不復是聯邦的政體了。

（頌華）

德國學生的平和運動

大概凡是到過德國大學聽過講，與他們大學生常常接觸過的人，總不免有一種感想，覺得有許多德國的大學生，唱唱德意志超越一切的歌，說說排斥外人討厭外國學生的話，態度是與平和主義自由主義全然不合的。但在最近，一般受高等教育的而傾向於自由主義與平和主義的學生們卻另外有一種新的組織了。他們不但要結合本國的思想上傾向相同的學生，並且要結合奧國，捷克斯洛伐克，以及丹齊等處的德國大學學生於一個新的組織之中。這個新組織於今年二月四日五日兩天在柏林開過成立大會，定名為德意志學生聯合會（Deutscher Stundentenverband）。德國各種鼓吹社會主義，自由主義，或平和主義的報章，對於該會的成立，都表示祝賀的意思。

德國舊有的學生會，因為分子複雜，其中有反動思想者很多，不能遵守普魯士的新章，所以自去年十二月一日起，普魯士政府不承認牠為代表德國學生的團體了。舊的學生會嘗召集一次會議，並且邀請新組織的德意志學生聯合會會員到會。但德意志學生聯合會很客氣的拒絕了他們的邀請。所以該會與舊的學生會，可以說現已割席，分道揚鑣，各行其是了。

現在德意志學生聯合會將聯合社會主義的，民主主義的，以及其他抱自由思想的學生的團體，為該會的分子。他們承認共和政體是適宜於德國的政體，不像舊的學生會中，有許多分子，反對共和，傾向復辟。他們對於德國四週圍的鄰邦，擬作互相親善，敦睦邦交的工作，以造成平和的空氣，不像舊的學生會中，有許多分子，主張排外，傾向於用武力來解決國際間的問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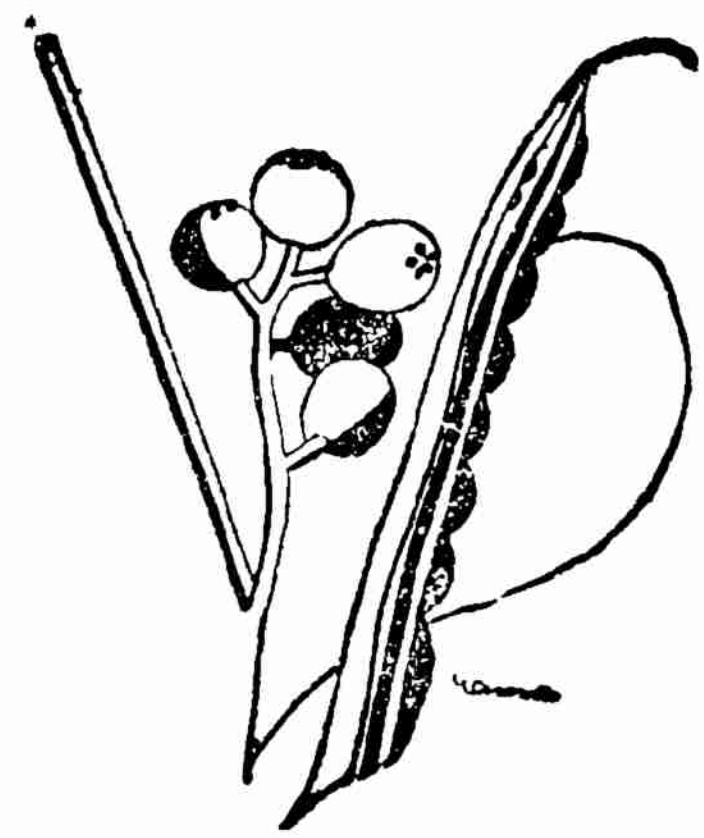
德國現在有了這樣新的學生聯合會，對內而言，她的共和政體，在學

生界中有了出力擁護牠的團體了。復辟的危險當可減少些了。對外而言德國與鄰邦的睦誼，以及她在國際間的平和發展，在學生界中也有團體出來維護，於國民外交上盡其相當的責任，一反從前舊的學生會的態度與主張了。所以這德意志學生聯合會如果能夠進步發達，我們敢信牠對於德國共和基礎的鞏固，以及德國在國際間的平和發展，必能有相當的貢獻。無怪德國鼓吹社會主義，民主主義，自由主義，或平和主義的報紙，對於該會的成立，都一齊表示祝賀的意思，希望該會有光明的前途。（頌華）

埃及古王臟腑之發見

小補

著名埃及古物學者英人卡德氏(My Haward Carter)，前數年以發見古埃及名王都旦喀門之極大陵墓，蜚聲世界，當時搜出不少寶物，數年來繼續搜掘不息。最近又在墓內得一奇妙之開諾辟瓶，內藏都旦喀門王遺體之藏腑。瓶係雪花石膏製，雕刻極精，發見於裏寢宮內，此外尙有許多珍品，以帝王及天神偶像為夥。又在外寢宮內搜得許多雪花石膏瓶盎之類，已移至工場修理，將來須送往開羅博物院陳列。此外又有傢具不少。按開諾辟瓶，其頂部皆有人或神之頭顱形，古代埃及專用以盛貯塗藥保存之人體之臟腑，每一屍體用瓶四具，此種瓶在開諾辟斯(Canopu)地方產出最多，故有開諾辟瓶之稱。



佃租制度之背景與中國佃租制度

唐啓宇

一　緒論

自中山先生揭櫫「耕者有其地」之原則以來，佃租制度，遂爲一般學者及社會人士所詬病，而其所認爲解決之途徑，大概言之，約有三點：

（一）以國家之力，沒收大業主之地產，而確定農地社會有或農地國有之意義。

（二）以國家之力，沒收大業主之財產，而樹立農地農有之意義。

（三）以國家之力，節制佃租制度，且貸低利之貸款於勤懇之佃農，使得早達擁有地產之機會。

第一點與第二點，均根本不承認私人佃租制度之存在性，第三點則承認私人佃租制度之存在性而加以節制，此其顯然易見者也。今姑就第一點言之。沒收大業主之地產，而直派官吏當經營之任，集合農民公共耕種，以圖公衆之利益，將土地社會化之理論，見諸實行：此在蘇俄爲集團農場之組織，爲農民部部長及區農部部長對於耕地之管理。然而集團農場在蘇俄之效果，果何如乎？據一九二二年八月之報告，集團農場之數目及其耕種面積與會員之數目，均日形減少。蓋實行集團農場而有優良之結果，非各個人懷最高度之熱忱不可。此最高度之熱忱，乃代表特殊情形而非代表平常情形，故農業的共產主義之理想，不能不承認爲試驗之失敗。至於沒收大業主之地產而以政府當業主之任，令農民年納租金於國庫，但就財政原理論之，已嫌其缺乏伸縮性而不如抽稅之自由；而況又有減少農民工作興趣之弊之足顧慮乎？

就第二點言之。沒收大業主之地產而分與佃農，確定土地之所有權，歷史上易代改制之際，蓋不少其例。然而人口增加，地產必須按期分配，設農場因收穫不登，水旱之災，病蟲之害，死亡之患，以及暫時須遷徙他處者，雖欲不將其田產之全部或一部租出於人而不可能。國家雖嚴行禁止，而無如秘密租借仍不能免，況當地少人多之際，即使沒收大業主

之地產，於土地問題固仍不能解決乎？由是可謂農地農有，在原則上雖或無差誤，而在事實上固有特殊之變例在也。

就第三點言之，一國農民內有大多數無地產之佃農，受業主之剝削，而國家不爲之所，任其貧窮，任其顚連困苦，實非國家所以對人民負責任之道。故國家對於佃租之制度習慣有害於佃農者，當極端禁止之，使與地主得劑其平。同時能以低利之貸款借貸於勤懇之佃農，使其有機會早達擁有地產之地位，則不必高唱沒收業主地產之名，而有增進佃農地位之實。論者或詆此爲溫情主義，不知佃租制度固有其相當之價值，而有賴於冷靜之頭腦，一剖析其內容也。

二 佃租制度發生之原因

佃租制度何以發生？則由於有地產者有地以租與人耕種；而無地產者必向人租地，始能爲從事耕種之目的也。但一何以有地，一何以無地，則不能不溯其發生之原因。

（1）耕地之稀少 當一地初闢之時，土地豐裕，人人可取得一片之地而無所爲難。及土地漸次吸收而變爲農場，無地之農人，遂不得不取購買與租借方式以得耕種土地權。因農人舍種田外，別無他途可歸也。

（2）地價之高昂 地價高漲，而農場工值與農產品價格高漲之程度不足以副之，則必至減低可成就爲田主之數目，而增加佃農之數目。

（3）投資者與投機者之活動 土地愈肥沃，其價值愈高昂，而佃農之數目亦愈衆多。雖高價之土地未必能產生相當之利息，然而投資之安全與夫地價增漲後收入之優厚，固足致投資者與投機者之活動，以致佃農制度之發達。何者？蓋惟富厚者能購高價之土地，而富厚者則絕少自任躬耕之事也。

（4）貸款制度之缺乏 佃戶之所以不能達田主之地位者，原於無充分之資本。故國立或省立農民銀行，如不能供給長期低利之貸款於農民，則佃戶而能達田主地位之希望者，必居其少數。

（5）農民之移居於城市 城市發達，工廠勃興，農民之移居於城市者日多，其所遺留之土地，不能不租與人耕種。是亦佃農增加之一原因也。

（6）田場之大小 田場之面積，有可以分裂爲數塊，而增加田場之數目者。田場之數目既然加增，則容納佃農之數目，亦自大爲加增矣。

三 佃租制度之人事的結果

業主 人以何因緣而爲業主？業主對於土地之興趣爲何？業主如何能擁有田產？又爲何不自行耕種？自擁有地產者一方面觀之，蓋富有研究之價值也。

（1）農人爲業主者 農人之所以任業主者，必因其地產過於其

所能耕種之面積。此種過多之地產，或由繼承遺產得之，或由投資殖產購得之，甚或為子弟耕種計而購得之。此項業主，喜有地產，喜投資於土地，並同時喜負地產擁有者之責任。

（2）退休之農人為業主者　退休之農人，或因年事已老，不任耕種，或因殘廢疾病，不能耕種，但為數種原因保留其地產：思以善價售出之，一也；為子壻親族種耕計，二也；存舊日光榮之情感，三也；作養老安全之投資，四也。此項業主，除土地外，殆不知有他種之投資。

（3）寡婦為業主者　寡婦之為業主者，常因其子女未及成長，故保留產業以待之。女子之承繼有產業者，欲維持其投資，常租出其田產。男子之承繼有產業而同時兼管他業者，亦不得不租出其田產。田產固有絕大勢力於人心也。

（4）紳士為業主者　紳士之為業主者，大抵在示其矜嚴豪貴之狀態。其所居處，或為園林別墅，或為平野廣田，每以視察人畜牛馬之工作於田間為樂。所謂以田產租人耕種而供其娛樂者也。

（5）資本家為業主者　資本家之為業主者，蓋欲於土地及他人之人工內剝取金錢也。此等人既知佃農之性質，並知處理農田之方法，故常喜購置以漁利。

（6）地產投資者為業主者　地產投資者與資本家頗相類似，能審別土地與土地之價值，地契之內容，但欲為售出其土地計，不得不保留若干農場在其掌握中，而暫時租與佃農以耕種，俟有購戶始行賣出。

（7）公有機關為業主者　公有機關之為業主者，如寺院、廟宇、公衆社會、教育機關，皆置有地產，而收取地租以維持之。

（8）他種人為業主者　他種人之為業主者，如放債者，當農人不能清償債務時，則收沒其田產而租人耕種，即其一例也。

總而言之，業主可分為兩大類：永久業主以租地產與人耕種而得收入為其終身之業務；而暫時業主則以時勢之需要與便利，暫時租出地產與人耕種，而不以為終身之業務也。

佃戶　人以何因緣而成為佃戶？佃戶為何選擇業佃之關係與業主之條件而成就其任務？佃戶如能擁有地產，為何不擁有地產？是否有特殊情形施壓力於其生活，使其成為佃農？凡此種種問題，皆為吾人察視佃戶之種類時所當有深切之了解者也。

（1）與業主有關係之人為佃戶者　與業主有關係之人為佃戶者，譬如親如子壻，疏如戚族，其佃租之條件，比之對於外人常輕而易舉。因其具有兩重之關係在：親屬之關係，有財產遺傳與相維相繫之意義；業佃之關係，有繳納租金保存土肥之意義。在親屬因努力工作之後，可由無地產者繼承產業一變而為有地產者，是血脈之連鎖，有以變更業佃之關係也。

（2）與業主鄰里之人為佃戶者　與業主鄰里之人為佃戶者，其租約之成立，與條件之輕重，完全視鄰人性質能力與興趣以及雙方之感情。此項佃戶亦具有兩重之關係：鄰里之關係，有扶助之性質，以及業

佃之關係也。——上兩種佃戶，大都受有特別權利。

（3）與業主無關係之人為佃戶者　與業主無關係之人為佃戶者，必其人獨立有為，先為人之雇工，積有經驗與少數之資金，乃置辦器具以為佃於他人。此項佃戶都以擁有地產為指歸，以田主之一級為其最高層，而努力以赴之者也。但依其性質能力及機會，又可分為若干部分：有速登其最高層者；有經過若干之困難而始登最高層者；有幾登其最高層，復因時期延長而失敗者；有終身不能達最高層而終於佃戶，甚至落為農工者。此所謂永久無地產之農人也；又有起而落，落而復起，而終無所成就者。佃戶與貧窮，殆為不可分離之結果也。

（4）資本家為佃戶者　資本家之為佃戶者，常知如何使用土地而可以獲利，故彼等寧為佃戶而不為業主，寧租人之地產以耕種，而不願擁有地產。論其資力，固可為業主；但彼等則以為投固定之資本於地產，不如投流通資本於他人之地產之可以弋厚利；此殆所謂以耕種為營業之工具也。

四　佃租制度之社會的結果

就中國現狀言，佃租制度之社會的結果，其惡化比之一般農民為尤甚。以言一般農民生活之低減，求知欲望之缺乏，則佃戶須佔其大部分也。以言一般農民教育之興趣不濃厚，不能促成農村社會健全組織之實現，則佃戶須佔其大部分也。以言一般農民觀政治工作與彼絕緣漠視政府所行之政策，則佃戶須佔其大部分也。以言一般農民審美之觀念薄弱，則佃戶須佔其大部分也。據予友喬君啓明所調查江蘇崑山南通及安徽宿縣農佃之狀況，房屋之設備，佃戶皆不如業主；兒童教育之設施，業主亦優於佃戶；至於已婚者之百分率，則業主多於佃戶。婚姻之年齡，亦業主早於佃戶。可徵佃租問題之重要矣。

五　佃租制度之經濟的結果

在中國農村窮促的狀況之下，凡自作農、半自作農、佃農、雇農，多感受困苦顛連之境遇，而四者之中，以佃農為尤甚。自作農與半自作農，其地位之優越固不待言；即雇工之青年未婚而能自立者，亦較佃農之有室家之累者為勝。但業主與佃戶之關係極為密切，故佃戶之經濟地位，更視夫業主之待遇而不同。

（1）佃戶之地位良優者　佃戶之處於優良地位者，因對於業主有摯密之感情，故苟遇歲收荒歉，業主每能體念其困苦，酌減租額；並能在青黃不接之時，接濟低利之金錢，或豐餘之食糧，俟秋收後歸還。其佃租制度又多屬長期永佃性質，故佃戶常能保持土肥，而農場之平均收入亦不致於逐漸減低。其結果在比較上可稱滿意。

（2）佃戶之地位惡劣者　佃戶之處於惡劣地位者，則業主對之不問年歲豐歉，天災人禍，必責其依額繳租。佃戶既恃田為活，終歲以勞力辛苦，在豐年時能不飢不寒，已屬萬幸，代價報酬，殆非所計。苟遇歉年，

則典質衣物以繳租糧，而猶不足以滿業主之欲壑，便作爲換佃之最大理由。甚至借佃戶以重息之貸款，使其無法償還，其反應則爲佃戶之耗損土肥而無力以增補，遂致收入銳減，或爲佃戶之逃亡他鄉，無可踪跡。其結果之惡劣亦可知矣。

六　中國佃租制度之種類及狀況

中國佃農之納租法，大別之可分爲三：一、包租制；二、分租制；三、幫種制。

（1）包租制　包租制者，佃戶於每年每畝田地，交納定額之租金或租穀於業主也。此法多行之於土壤肥沃，他價昂貴，不易受水旱災荒影響之區。其中又可分爲四種：

甲、預納金法——即佃戶於每年種植作物之前，納金若干，付清耕田，否則不得下犂也。租價之多少，依各業主之取利重輕而定。在業主可以將收得之款，放出取息，固樂於從事；佃農則因田間之顆粒未收，而已先付租金，未免喫虧矣。

乙、現納金法——即佃戶對於每畝通常繳納租價若干。租價繳納後手續清楚，即爲完事。

丙、重頂輕租法——即佃戶於承種以前，須繳「頂首銀」或「押租」若干元，而每年每畝所繳納之租金則甚微；但於押租每年所得之利息外，復加以租銀，所得亦頗巨也。

丁、現納穀法——即佃戶於每年每畝繳納租穀若干。有交租米者，有交小麥與黃豆者，有交高粱者，各地不同。業主收之，可藏於倉廩以待善價，或竟取租穀以充食用。

包租制對於業主之利益，約有五點：（一）業主無需監督佃戶，或有分租不均之弊；（二）業主不致受劣等佃戶之影響而發生損失；（三）業主所供給於佃戶之資本不多；（四）業主能吸引良佃，因良佃喜納金而不喜分租也；（五）業主方面收租便利，不致因繳納低劣租糧致起爭執。對於佃戶之利益，約有四點：（一）佃戶之勤懇者獲有額外之勤勞進益；（二）佃戶可以自由之意思，計劃及實行農場之業務；（三）佃戶可置備農場之各項用具及設備；（四）佃戶有積餘資及經驗，購得地產，成爲自作農之機會。

（2）分租制　分租制爲佃戶與業主對於作物生產量按規定之成數分攤。此法多行之於土地瘠薄，水旱不均，人工價廉之區。又可分爲兩種：

甲、分租法——即業主與佃戶，預先訂明，按若干成數分取收穫物以及稭稈等類也。所分配之收穫物，或限於春作物，或春作物與秋作物共分之。其分配之比例，依土地之肥瘠，交通之便否，與業主及佃戶負擔稅額之狀況，或業主出種料，佃戶出人工，業主貼耕牛種子，佃戶出肥料人工等之情形而定。通常有「對半分」「四六分」「三七分」等分租之標準，視中稔之年爲斷。

乙、議分法——即業主與佃戶在作物將成熟時，同赴田間抽出數

處，憑已往之經驗估計其收成，然後商定分租成數，卽租碼也。如每千步稻幾斤，棉花幾斤，秋收之後，業主派人向農民照碼取租，佃戶得大部分，業主得小部分。

行分租制時，業主有供給種子農具肥料牲畜之數種或一種者；有作物收穫後，業主須佃戶將種子數量歸還，亦有不須歸還者；供給肥料之處，有業主與佃戶各擔任一部分之價值者，亦有佃戶不出其值，而由業主獨自擔任者。完全視各地之習慣及土地之肥瘠而定。

分租制對於業主之利益，約有四點：（一）業主有權預聞農場業務，發揮意見。（二）業主隨時有督促佃戶維持地力之權，例如增加肥料，規定飼養牲畜數目等。（三）業主遇年歲豐登時，所得之部分甚爲優厚。（四）業主易收作物及牲畜之租息。對於佃戶之利益，約有五點：（一）佃戶可減少危險與損失，因值年歲歉薄時，佃戶所付與業主之數量亦居少數。（二）佃戶所需資本較少，因地主可供給一部分之牲畜、種子、肥料器具。（三）佃戶可因業主投資於改良作物之故而增加其收入。（四）佃戶可得有經驗業主之忠告及指導。（五）佃戶可得業主經濟上之援助與精神上之安慰，不至輟耕。其弊則爲：（一）業佃之興趣不一致，業主喜每畝產量之增加，因而增加其收入，佃戶則喜廣大面積之經營，而費少量之資本勞力，不必集中工力，徒爲他人作嫁。（二）業佃之齟齬，每因產額分配之多寡，與所納穀物品質之良窳而起爭端也。

（3）佃種制　幫工佃戶多見於土地瘠薄，或土地荒漠之區。業主供給資本，而由幫工佃戶供給勞力，所穫作物與業主按成分配。此殆爲佃戶與幫工間之一種過渡階級。蓋業主有地，與其任其荒廢，毋寧有人從事耕種，況其人本爲彼所信託者乎？

（4）轉租法　當業主租田於佃戶時，佃戶復租與他佃戶以耕種，是謂之轉租。轉租之成立，約有四因：其一，有田面權者因事故不能耕種時，得租其田面權於他人而收取一部分之利益者；其二，與業主約定，對於成片之土地，取得佃租權，而包繳若干之租額以轉租於他人者；其三，受業主之委託，以租出成段之土地，招攬佃戶，且管理地產者；其四，普通佃戶爲得一部分之利益，而擔負滯納租之責任，以轉租於他人者。輾轉租種，與實際耕種之佃戶以大不利。何者，實際耕種之佃戶，須受雙重之剝削也。

（5）永佃權　中國之佃租制度，既如上所述矣；而其特殊之處，尤在永佃權之存立，能使佃農安於鄉土，維持地力，改良田園，對於鄰里社會之感情非常融洽。永佃之制，其不成文者多屬業主與佃戶雙方之諒解；其成文者則見之於田底田面所屬之各異。田底或土地所有權屬諸業主，故能要求佃戶之繳付租金，田面或土地耕種權屬諸佃戶，故佃戶按期繳納租金時，業主不得易之。其甚者，業主可買賣田底土地所有權雖有讓渡，而不能移易佃戶，因土地耕種權仍然存在也。佃戶亦可買賣田面，爲關於土地耕種權之讓渡，而業主亦不得干預。田底有田底之價值，田面有田面之價值，除非佃戶不納之租額達田面之價值時，業主始

有收回田面權之希望，可謂佃戶固有絕大之保障也。

七　業佃間之收租送租方法

各地租額之交納，大約可分爲四種：（一）爲業主自行收租，（二）爲業主派人收租，（三）爲佃戶送租，（四）爲租棧收租。業主自行收租與派人收租，多行於納租穀法者；佃戶送租，多行於納租金法者；至於業主託租棧收租法，則係一種特殊組織，操縱之者多屬大業主，或離鄉之業主，而設收租員以管理一切賬目收租及催租等事。有設立收租員而佃農受其害者，因收租員往往借地主之威權苛索迫勒，凌虐佃戶也。亦有設立收租員而收租員與佃戶狠狽爲奸使業主受其害者，因收租員可挪移租金以自用；可張冠李戴，將良佃之照額還租者，易以劣佃之拖欠租額；可在地主購置田產時以次地易良田；而佃戶與收租員互相勾結，可將租田轉讓與他佃戶耕種；或於交租米時隨意參加雜物，以增容積或重量也。凡此種種，均係租棧之積弊，而有待於改革者。

八　業佃發生糾紛之原因

業佃發生糾紛之原因，大別之可分爲二種：（一）爲素因，即爲發生糾紛之基本條件；（二）爲誘因，即發生糾紛之動機也。

素因

（1）土地投資之踴躍與業主利息之微薄

國內盜匪充斥，事業不振，腦經較舊者，仍以土地爲安全之投資，不惜重價購置土地，於是地價遂逾其經濟上所應値之數目。紳富商賈積有餘金，莫不志在良田，利息微薄，非所顧也。茲試以例證明之：譬如有一畝地於此，論其生產率每歲可出二十元，除種子肥料人工等種種費用十二元外，應餘八元，以八釐利息歸原之，則應値一百元。今投資者以一百五十元購之，而得八元之租金，是其利率不及六釐，而業主所得租金，不足以副其所應得之利息矣。

（2）土地兼併之進行與佃戶之增加

中小農民，常因天災、人禍、婚嫁、疾病、死亡等時勢所需，飢寒所迫，不得不向大業主或放利債者告貸。但此等借貸，利息既重，條件復苛，苟遇豐年，或高價，尚可償還；設遇荒歉或價落，其一年之收穫，除糊口外，實不足供償本繳利之用，遂不得不售出或抵押其祖遺之產業於大業主，或放利債者之手中；而失地之農人，除一部分轉業與移住者外，大多數遂淪於佃戶之境界矣。鄉村間之無產者日漸增加，而又比較今昔之情形，富者愈富，貧者愈貧，此不平之念所以油然而起也。

（3）肥沃地方之田租率有失之過高者

中國中部及南部之肥沃地方，有業主須佃戶於正租之外，復納小租或二租及其他額外之需索者。在農產收入中除去種子肥料牲畜器具房屋人工等費用，所餘無幾，而又須付大部分之田租，以其剩餘爲勞動之報酬，是亦僅矣；而在業主不用肥料，不用農具，不用牲畜，可坐得一部

分之收入，徒令佃戶爲其奴隸牛馬，是安怪佃戶之生觖望心耶？

（4）居間者剝削

業主與佃戶間，有收租員收租立據，任意規定租價，收受暱契錢，退契錢，承攬錢等，或蝕業主之盈餘，或侵佃戶之收入，其食用完全仰給於業主及佃戶方面，於生產數額之中，遂加一層剝削，第七節已詳論之矣；而因有收租員上下其間，致起糾紛者，則更不鮮其例。

（5）離鄉業主對於農田情形之不了解

離鄉業主，因對於農田之情形漠然不解，缺乏興趣與同情，故其待遇佃戶，常施壓迫之手段，甚至與其他業主組織田業公會，採取共同之行動，以擁護彼輩之利益，而肆其淩虐。佃戶交租或遲，則催租者立至，輕則需供應，重則入囹圄；且有押田所隨時用空白長單（卽變相之拘票）拘捕佃戶，橫加刑罰者，雖質衣具，質田器，售牲畜，鬻子女，必使佃戶完納租額而後已。其有力不能償者，則更責其伯叔兄弟等代償之。致令向具服從性之佃戶，亦不得不激起公憤，而有「鬧倉房」「衝業主家產」等舉動。此業佃間發生糾紛之原因又一也。

（6）佃租制度之不確定

中國鄉村間業佃之關係，只有簡單之租約，並無成文之法規，故權利義務多不明瞭。如對於永租權之有無，既無正確登載，佃戶耕種之狀況，栽培作物之種類，以及土肥之補充，亦無明文規定；至佃戶所投於永久設備，如掘井灌溉等之資金，在租約滿期雙方解約時，又無法取償；及業主有事，則傳呼佃戶以服役：是皆不利於佃農方面者也；而佃農因業主對於彼等所投永久設備之資金不加補償，亦步步從而剝奪地力，則於業主方面亦大有損失也。

（7）社會思潮之影響

方今社會思潮澎湃，青年運動、婦女運動、農民運動、工人運動、商人運動等接踵而起，被壓迫階級者，向以爲自己之貧窮困苦，由於運命者，今亦明瞭四圍之形勢，而對於壓迫階級者有反抗之行爲；向以詐僞方法對付被壓迫階級者，今亦不得不以正當方法對付被壓迫階級者矣。

誘因

業佃間既保有若干燃燒性之素因，一遇引火之物，卽一發而不可遏。茲將所謂誘因者列舉於下：

（1）減收租額問題

農之爲業，仰賴於天時，而氣候有寒燠之不齊，則收成有豐歉之差別；加以天災人禍，及其他不可抗之原因，致特別歉收時，在業主欲維持原額徵收，在佃戶則因一年之工本已屬虛耗，無所取償，若不減免，必難生活，此荒年減租所以爲業佃糾紛之焦點也。查現行各地減租辦法，有數種：（一）租額完全不減者，（二）租額不減，但可以懸欠者，（三）租額可以酌減者，（四）租額視收成成數折減者，（五）租額視徵糧之成數而定者。其間輕重各別，有顧慮佃農之艱苦者，亦有不顧慮佃農之艱苦者，頗有規定之必要。至若納租額有達收穫額百分之四十五者，則

尤有取締之必要。

（2）繳租之問題

斗量　各地繳租數量，有以斗計者，有以斤計者，更有業主私製量衡器具，因而多取農民租穀者，譬如江南一帶，有所謂租斛者，必以一石二三斗作一石，此則害及佃戶者也。

品質　各地所繳租穀之品質，調製乾燥，容量及重量包裝等，無一定之標準，佃戶因取租穀品質之較劣者爲租息，而納於業主，此則害及業主者也。

折價　在納租穀法中，雖規定每畝之納租額，但又有若干地方，當完租時由業主帳房訂定穀價，令佃戶完納現金者，但其所訂價格多比市價爲高，譬如一石之折價須當市價一石二三斗或一石四五斗之錢，佃戶無形中遂受若干之損失。

時期　各地農產收穫有遲早之不同，而業主則如期而至，必責其繳納，致佃農不得不以低價售出其農產品以繳租金；蓋十月禾穀方登場，而租限已自九月中始，及其脫粟出糶，則租限已滿而無迴旋之餘地矣。

（3）惡習慣之流行

業佃雙方各有目的：業主之目的在多取之於佃農；佃戶之目的，則在輕減其擔負。故業方用「租雞」「租鵝」「租力」「人事」「脚米」「斛面」等名目搾取佃農之膏血；佃方亦用「和水」「攙粃」「過蒸」等手段以糟塌米穀，而巧避業主之目光。甚至有偸取業方所分之收穫物者，致宿縣有「佃戶不偸，五穀不收」之農諺，可見惡習慣流行之一斑矣。

（4）業主加租之行動

在現在物價高漲之時期，業主欲維持其高尚之地位，華貴之生活，莫不以穀價高漲爲理由，而增加租額。佃戶欲不接受此加租之宣告，則改業既有種種之障礙，另佃又將受同樣之待遇；蓋業主固無不以加租爲應享之權利也。加以地狹人稠之區域，佃戶有爭租耕地，競爭加租，以冀得田耕種者，於是業主之加租，遂振振有詞，而佃農蓋受其害矣。

（5）農產物價格之變遷

農產物之價格，隨經濟上需求與供給而有不同：納穀之處，農產物價格之變動業主與佃戶同其休戚；惟納金之處，價格上漲，則佃戶所繳於業主之租額，比例之於通常價格時爲少，而佃戶之收入當可較多；但價格下落時，佃戶所繳於業主之租額，比例之於通常價格時爲多，而佃戶之收入因之較少。當價格上漲時，業主以其佃戶售少數之穀糧而可納一定之金額也，故要求加租；當價格下落，佃戶以其售多數之穀糧始可納一定之金額也，故要求減租；糾紛之原因由此起矣。

（6）租種權之變遷

業主賣出田產於他人時，租約上並無規定新業主與原佃戶關係之條文，於是新業主遂可將田產收回自種，或另行租與他人耕種，原佃戶驟遭撤佃之厄，失其生活之源泉，多有恃强佔踞阻人佃賃者，此非原佃

戶之過，乃租約未載明之過也。

（7）從事農民運動者之運動

中國佃農之狀況既極可悲痛，故中國國民黨爲謀全民之利益計，對於一國中佔大部分之農民以及農民中佔大部分人數之佃戶，特別予以注意。在國民黨旗幟之下，農民運動風起雲湧，所有業佃間之黑幕層層揭開，如減租之規定，業佃仲裁之方法，皆所以提高佃農之地位，而增加其幸福者也；但有若干從事農民運動者，爲謀己身之利益，不惜用種種方略煽動業佃雙方之鬬爭，致業佃均蒙不利，而己則獨享其益，是則有糾正之必要矣。

九　中國佃租制度之改良方法

中國大多數之佃農，衣不能章身，食不能終飽，終歲勞力辛勤，只求生活之苟安而猶不可得，其狀況之可悲，果誰爲爲之，孰令致之耶？就余年來所觀察，則由於業主之剝削，耕地之缺乏，生育之過繁，以及貸款之重利之數因，而不盡由於業主剝削之一因。何以言之？江南粵東雖業主多有剝削佃戶情事，而大江以北，則業佃間之感情尚稱融洽；蓋普通業主，多持寬宏態度，對於佃戶不欲多事苛求也。如以統計證明之，則在西北諸省，業主平均之所得，當遠遜於業主平均之應得者。余友喬君爲在中國以統計治佃租之關係者之第一人。曾語予云，就彼調查之結果，除佃戶得投資一分之利率，業主得投資五釐之利率外，計其餘額，佃戶猶多得若干也。顧中國佃農之困窮，則萬方一概，並無南北之分；蓋因人口稠密之區，耕地缺乏，而又不能且不願赴人口稀薄耕地豐裕之區域從事耕種，此其一。生育之繁，以農家爲甚，故前三十年生產足以自給之家，今亦彌感於不足，此其二。農民困乏之時，有賴於金融之救濟，而其所貸之利率，恆在月利二分以上；欲以農事之盈餘償還重利之債務，於勢有所不能，此其三。吾人而欲謀改良中國業佃間之關係，以及解決佃租問題者，此三重要之原因，當不容忽視已。至於解決方法，則有如以下所述：

（一）實施農墾移民政策　在農業生產中，土地比較其他分子尤爲重要，蓋耕者非有地無從爲農事之經營也。就吾國現狀論，耕地的缺乏，非爲絕對的，乃屬相對的，倘能移過剩之農民於荒蕪之土地，使無地之耕者有地，無耕者之土地有耕者，則因無地而租地以耕種者當可大減，此則空間上應與耕者以便利者也。

（二）借貸低利之農業貸款　農民之陷於爲佃之地位而終身莫由自拔者，實由於儲款不多與貸款之利息過高所致。若政府能貸與長期低利之資金，或達四五十年之久，使能分期攤還，則耕者可行其儲蓄之款，以年付本利而得早日達到擁有地產之機會，此則時間上應與耕者以便利者也。

（三）規定便利佃農之條例　業佃衝突，有業主受損害者，亦有佃戶受損害者，行政當局爲主持公道計，應加以制裁，並訂定下列之條例，使業佃雙方間之權利義務，截然分明，庶幾可消弭業佃間之糾紛矣。

甲、佃種條例　內載租約之有效期間，押租金之價額，田底田面權之規定，租約解除之條件，荒歉年份之減租辦法，租穀折價之辦法。

乙、租約　內載租約開始時期，耕種年限，押租金額，土地租額，繳租時期，繳租方法，佃戶應盡之責任，業主應盡之責任等。

丙、繳租條例　內載過重租額減少之辦法，荒歉年份租額減少之規定，正額以外徵收額外小租雜費之取締等。

丁、田租糾紛之仲裁條例　內載仲裁機關之組織權限，仲裁之程序，執行限制及標準等。

戊、徵租單，收租單，繳租單　內載租田畝數，租額若干，徵收期限，繳租期限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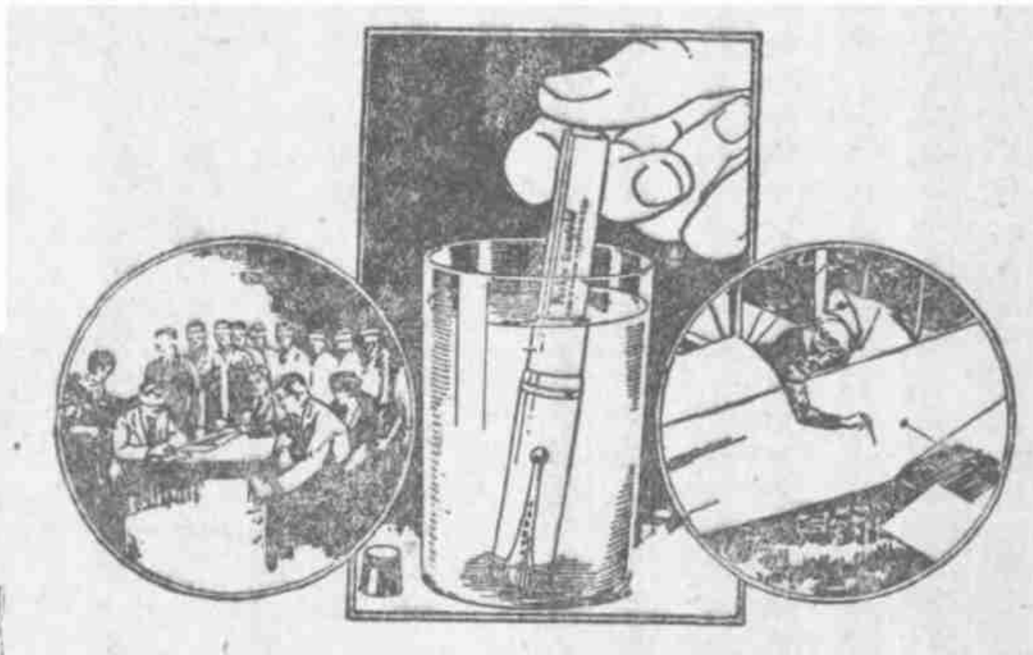
凡上所有之條例，均須持公允之態度，使佃戶向來感受不平之處，如租期之迫促者則緩之，租額之過高者則減之，折價之過多者則準以市價，額外需索之擾農者則一律禁止，徵租收租繳租之向無定制者則一概示以度程；至於佃種時地力之維持，約滿時農業改良物之賠償，皆載在租約，於業佃雙方之利益，加以保障。

（四）設立徵租機關　方今各縣多設有催租局，業主雇有收租員，其弊爲辦理不一，魚肉佃農。如於每縣設立田租管理處，每鄉設置田租管理員，使經理徵租事務。凡業主願租出其田產者，可向田租管理處按號註册，註明其坐落地點、畝數、租額等，所有一鄉之田租，當由田租管理員徵之；如佃戶有延不繳租者，由田租管理員負責催繳之。佃戶欲租種田地者，亦可向田租管理員陳述欲租種之畝數及大概地點；但無論如何，田租管理員不得收取租金及直接收取介紹費。至於收租機關，則可由政府指定之銀行及其代理店負收租之責任，佃戶應繳租於指定之銀行及其代理店，業主可向指定之銀行及其代理店領取田租。銀行及代理店，於所收之手續費內，撥交一部分於田租管理處及田租管理員，作爲報酬，如是則弊可袪而利可盡矣。

（五）徵收業主之地產以較重之稅率　凡地產屬於業主者，政府可按遞進稅率徵收之；其屬於自耕者，則按尋常稅率徵收之。如是在政府可舉獎進農地農有之實，而有資財者或不致從事地產之投資，而有富者田連阡陌，貧者身無立錐地之患。

參考書

Rural Socialogy, Chapter 14. By M. J. Gillete
Rural Social Problems, Chapter 6, By C. J. Galpin
農業政策綱要第五章「佃租問題」（黃通譯述）
農業政策第七章「農業經營」（唐啓宇）
租覈。（陶沚郛）
江蘇崑山南通安徽宿縣農墾制度之比較以及改良農墾問題之建議。（喬啓明）
對於浙江省佃農減租初步辦法應舉行調查意見書。（徐澄喬啓明）
江蘇省佃租調查報告。（江蘇省農民協會籌備會農人運動週刊，浙江省黨部農人部。）
農民狀況調查號。（東方雜誌第二十四卷第十六號）



派克自來水筆之三種試驗

(一)墨水不洩

試以未裝墨水之派克自來水筆旋緊筆帽置於水杯中將其筆頂活塞下捺杯中無水泡上升此即不漏墨水之證氣尚不漏墨水可知

(二)高擲不破

派克自來水筆及活動鉛筆之桿管自原料更換後曾經一飛行家將筆自高空三千呎處向下投於堅硬之地上毫無破裂

(三)掩目試寫

以製造人家不同之新筆十一支令人掩目一一試寫十八人中有八人擇派克自來水筆可知派克筆之滑順易寫人所共賞

各處文具店書坊均有經售惟須認筆上西文
"Geo. S. Parker—DUOFOLD"

上海廣東路三號 怡昌洋行獨家經理



Parker
Duofold Jr. $10
Over-size $14 Lady Duofold $10



旅法華人近五十年之奮鬬生活

吳雲

海外華僑之數，人盡知以南洋美洲為最多；而不知最近數十年來，歐洲西部之法國，亦漸為中國人聚居之地。西士文學家謝東發博士之尊人謝大銘君，原籍江寧。其隨曾使紀澤遠航來法，乃於一八七八年之二月十日抵巴黎，今歲二月十日，適滿「五十周年。」此蓋僑法華人之老前輩。現任駐巴黎總領事趙詒璹，乃最早之留法學生。其時旅法問學者，不及十人，商賈傭役，極難一遇。迨一九〇〇年巴黎大博覽會開場，謝大銘以歷年販賣古玩，坐擁巨資，期更就博覽會場開茶館。事前專程往上海，帶領中國少年十餘人西渡，一律靑布長衫，在場執役，頗能利用西人好奇之心，招徠遊客。半年會散，諸茶役原當一律遣歸；不料中有粵人與一浙江湖州籍之羅君芹齋，願留法別尋生業。其後數年，華人赴法者漸多。而光緒末葉孫寶琦之使法，尤足別開一新紀錄。說者謂孫寶琦晚年暮氣，碌碌無足稱，然其使法之年，確為一生全盛時代。其時外交大員，多不諳西方文字；而任傳譯者，困於下位，永無超拔之機。孫周遊全歐，親往各館，物色專對之才，忽破舊時成例，特保劉貣深陸子欣（徵祥）吳揖淸等為公使，淸廷一律照准。而一九〇七年海牙和平會議，新學人才，遂見接踵而起。此實中國革故鼎新之機軸也。留學人才之盛，亦以孫寶琦使法之年為最。今日駐法公使陳籙以及外交交通教育各界要人，其時均已赴法留學。張靜江李石曾兩鉅子，且以使館隨員，從孫蒞法。張靜江本湖潯巨室，資力才力，自與普通商賈不同；先設古玩行於巴黎市最宏大之禮拜寺瑪玳林（Madeleine）前，繼闢茶座於城市繁華中心點之意大利衢道（Boulevard des Italiens）。留滯法國之羅芹齋君，因與張有鄉誼，又略知當地情形，不數年間，由茶館司帳，一進而為古玩行之經理，再進而為來往歐美鑑識古器之距商；夫人為西士麗姝，而羅君之中英法文字與東西人應酬往還，莫不斐然可誦。雖云異數，蓋亦不可多

得之奇才也。同時有世界雜誌者，乃由靜江夫人姚蕙女士獨力舉辦，篇幅之廣，印刷之精，偉大宏富，兼而有之。雖發行僅至兩期，而論氣魄與精神，二十年來之華文雜誌，竟無一種可以與之相彷彿者。此誌網羅各種科學，含發行人暨吳稚暉諸俊彥，分任著述而外，尚有巴黎大學南達教授諸君，隨時供給材料。故在曇花一現之餘，頗足為兩國學術界互助事業留深刻之紀念。中原多故，百業凋零，小康降為赤貧，巨富變為中產，追憶昔時，誠不勝興廢之感矣！李之與張，魄力相若。其先人為高陽相國，清季各省督撫，與之有世誼者凡五人，登高一呼，巨款易集。李在法習農業，不求仕進，用其所學，創設豆腐公司於巴黎近郊之哥倫比（Colombes）村，並刊行鼓吹革新事業之新世紀報。志士之紛往投止者，如水趨壑，遂開歐戰後勤工儉學之風。卒之赴歐參戰諸華工，亦步勤工儉學生之後塵，永留法境，從事較有專門知識之機械工作。而其籍貫，或南或北，兼收並蓄，不若南洋美洲諸僑之限於一省一邑，是皆中國進步之徵，迄今豆腐公司早經停業，而先覺諸子相機引導之迹，不可沒也。

旅法華人，既有各省籍貫之不同，故在近數年來，全中國各省當軸，雖有因戰事關係，彼此斷絕音書者；而對駐法使館，卻仍照舊例，以正式之公文相往還。而在外人之眼光中，認定駐外公使為足代表南北兩方利益，遇有交涉事件，自不至飾詞推諉。故為中國抱樂觀者，嘗謂中國內部不統一，而外交尚能統一，於權利上尚不吃虧。而法國有名人物，凡與中國有好感者，輒謂中國南北當軸，同以掃除赤化為宗旨，精神上仍可統一。誠以一國無統一之政府，等於不國，國民對外，絕無權利之可言也。今中國人在外國之生計問題，自以華工以及勤工儉學生為最迫切。外國之政治，嘗被經濟所左右，而有時一國政治方針，亦足使其國民經濟狀況，大受影響。旅法覓工之輩，歐戰後曾遇兩次難關：第一關在民國十二年之間。其時法幣價高，而法人之因從軍失業者，次第歸來，盡求占一地位；外國旅法工人，已無容足之所。何況華人？且其時號稱勤工儉學者，大抵不任重役，不諳法文，又無相當之工業知識，除給微資使之免為餓莩外，別無良法。第二關在民國十四年。其時法總理樸蔭凱賚上臺，法幣既落而復高漲，法貨滯銷，各工廠縮小範圍。而中國人之作工者，紛紛失業。共產黨乘機構煽，情勢極惡。厥後法國政府將工役中之暴亂份子，驅逐出境，而其餘安分之華工與工學生，旅法有年，已不乏工業上之經驗，乃由駐法使館與法政府切實交涉。所持理由，犖犖者有兩大端：一則中國對於歐戰，勞績卓著，此時自應量予優容。又，中法相距甚遠，失業歸國，從何而得大宗資斧？故歸國事，在歐洲人雖屬不以為難，而中國人當之實覺尚分竭蹶。各工廠如不得已而必須減工，最好先將歐洲鄰近諸國之人，酌量遣去。此兩理由，法人聞之，頗為諒解，自彼迄今，遂克相安無事。今日最老練之旅法華工，每日收入多者，可及華幣七八元，在此既已成家立業，圖一時之暫安，頗覺「此間樂不思蜀」矣。茲分工學生，官費生，自費生，華工，政客，商賈，流民為七類，將其現有之生活，次第陳述之。

第一類曰勤工儉學生。旅法華人之調查，向以勤工儉學生一類為最

詳。此中蓋有歷史關係。聞工學生抵法之初，向有學會等監護機關，爲之介紹職業。其後無業可圖，嘗藉哥倫比區標的路三十九號（39, Rue de la Pointe）之學會大樓，暫避風雨。因相聚機會之多，彼此自易相熟。最近數年，失業者稀。而每日上工者工業之知識與閱歷，日益增加。既不需監護於平時，又不必簇聚於一隅。昔日暫避風雨之學會大樓，忽然整刷一新，變爲工學同人及有志華工之閱書報處。生活進步，略可想見。然至民十五之十二月，工學生悉起爭庚款，全法總分各會，又一度爲有統系之調查。今除民十六回國者不計外，按照各省人數之多寡爲先後，詳誌姓名如下：

（一）四川八十二人　房杜　顏實甫　辜顯臣　劉世孝　劉深山　劉懷寶　劉仁信　劉君才　李興榮　孟舒　吳懷德　張漢何　張漢良　張國權　陳家懿　陳子青　王啟鑑　楊國梓　何肇緒　李茂榮　張亞洲　張伯勤　周禮　周伯星　詹謂明　楊持正　耿道弘　林萬選　劉均平　毛升選　吳少海　吳學昌　江武烈　潘孝德　張其相　張志鴻　周青虞　周國材　左鵬　楊明鏡　葉長陵　尹陂九　袁本德　樊固　劉充　鍾興義　鄭士彥　陳樸　安永凱　楊禮懷　樂輯熙　黎重夫　馬睿瑩　蕭森　蕭平之　方鏞　劉子華　劉一　李興榮　李紹淵　倪龍驤　吳紹陵　唐錦柏　張燦　張永拔　陳葭　朱志清　曾憲中　汪樹莊　曹際霄　陳永璧　危美燦　葉式義　胡中成　毛德成　張華　李策勛　周德昭　楊爲賢　姜毓榮　陳朝能　陳永樹

（二）直隸七十四人　巴恩波　王惠仁　郭慶雲　李宗海　張朝相　李文元　劉宗漢　陳琛　孫壽朋　張漢文　張德祿　張玉琦　趙裕仁　周效恂　齊佩芳　田士吉　田士昌　田廣治　段廣心　段其燕　齊林年　齊清和　齊全純　蔣鴻瑞　蔣馥庵　蔣鴻文　蔣儒方　崔玉田　曹清泰　張鶴巢　趙文波　車樹梅　車崇勤　齊國春　馮冷生　韓振世　胡蘭馨　胡同霖　弓鎧　高俊彥　李書鐸　李瑞生　柳金嶺　劉守身　劉傑　劉樹楨　路三泰　馬士修　張樹枕　張鈞　張毓洲　張德剛　周蔭河　陳書樂　陳樹成　程茂蘭　焦玉峯　鄧豫熙　王守義　武肅　吳祉祺　楊起鳳　楊蔭宇　閻文彬　趙雁來　張汝鑑　王興義　姚宗虞　齊笏屏　吳漢傑　郭夢吉　王書堂　阜福祥　饒光祖

（三）湖南六十八人　鄭延穀　鄭志　李長極　李怡遠　柳克聰　劉鵬九　吳國燮　彭良　蕭自乾　謝開斐　蘇忠恕　成相　朱馨　曾以魯　萬守廉　袁若駒　姜濬寰　余弘黃厚晏　李蕃　婁紹承　黎光熊　莫塏　郭益書　王蘭馥　陳卓民　丑倫哲　郭賡熙　吳顯鴻　柳亞藩　熊但儒　黃庭經　賴振疆　李積芸　劉檮　汪洋　歐陽鈞　胡在

嶽　黃雄　朱永邦　汪盛荻　袁作屏　侯昌國　龔聲律
羅濬叔　樊德染　羅仲雄　傅奎　郭興漢　包光溢　楊超
陳烈　潘興華　曾正若　何廷珍　任安昺　劉肇光　李
澤鑫　張毅生　周楚善　傅正潤　郭壯猷　李繩彝　劉子
勤　譚天塹　朱克懋　朱克雋　彭烈
（四）浙江二十六人　項昌權　吳佐侯　張弦　葉金　朱乃
華　王顯銀　張成震　陳德平　呂鳳蟠　吳聖昌　盧雪正
倪文　吳希明　吳誠　楊有恆　余惠鐸　沈頌年　陳康
文　朱洗　喬國儒　郭世釗　盛鴻羽　楊聿　許福堪　陳
瑾夫　鍾晃
（五）安徽二十六人　張毅　李平衡　江達　沈宜甲　孫遠
方　陳鐵　季蘇　朱瑗　朱伯鱗　曹自謙　甘兆卿　金樹
章　宋傳綱　吳本智　吳恆勤　張明德　張文祖　汪同祖
楊傑　鄭大章　章韞昭　丁柱中　王煥然　何玉達　黃
淮　桂丹華
（六）江蘇二十二人　盛成　林鎔　李恆照　孟稜崖　陳先
登　朱庭璋　朱亞方　鄧開舉　李錦華　沈毅　范櫻　康
時偉　柳圖青　吳待　張德榮　楊之愛　姚亮　洪世彪
謝令　許睨吾　胡方猷　周士禮
（七）湖北二十八人　張曼孫　陳豪　陳受祜　莊世法　楊興
培　董馥才　閻成章　桂迺黃　梁繼志　張富春　何定傑
楊秀濤　陳邦政　劉新　史乃紹　曾哲　王衍緒　鄧繼
禹　胡儀九　游鵬翥
（八）廣東十四人　陳樞　黃卓梁　劉立廷　龍慶范　彭嘉
言　吳國光　彭可起　趙革洪　龍翰鑾　鄭道麟　劉保寰
黃堯　江兆濂　李德桂
（九）福建十一人　徐泰咸　吳樹鈞　魏秉俊　陳瑞桐　陳
德恩　黃如黃　黃士傑　吳郭榮　呂隆慶　陳成　馮作舟
（十）江西十八人　江學新　郭榮惠　汪恩廣　湯昌倚　饒國
璋　李凌鶴　蔡源高　涂名揚　文明昇　彭樹茂
（十一）河南七人　馮克毅　王增璧　連成中　陳嘉言　徐
人傑　李鳳章　姜震寰
（十二）山西五人　柴向寅　李卓　石光彥　董桐芳　岳煐
（十三）甘肅二人　馮翰英　鄭模祖
（十四）陝西二人　王振剛　李榮春
（十五）雲南一人　徐嘉銳
（十六）綏遠一人　巴文峻
（十七）熱河一人　毛韶青
（十八）貴州一人　範嚴
（十九）奉天一人　葉奇峯

第二類曰官費生。連年兵禍甚烈，各省財政，陷於水盡山窮之地，寧有餘力，更從事於教育事業。據最近之調查，法國全部，祇餘中國官費留學生八名，其餘皆津貼生。各省人數多寡，大致如左：

（一）四川一百四十二名（二）湖南九十一名（三）江蘇四十三名（四）安徽三十五名（五）湖北三十二名（六）河南十三名（七）陝西十名（八）山東六名（九）江西六名（十）福建四名（十一）廣東二名

又聞去歲江蘇某生，請補里昂大學留法預備科津貼生事，第四中山大學與駐法使館之間，亦有公文相往還。此項新增名額，尚未列入前文津貼生調查表中。

第三類曰自費生，共三百餘。其中以四川，廣東，江蘇，湖南為最多。餘者平均核計，每省不過數人而已。此類學生，暫時研究法文，為將來投考各校之預備者，約占三分之一。法文早有根柢，專治文科或法科者，又占三分之一。餘下三分之一，則分習其他專科。

第四類曰華工，共計二千一百餘人。以直隸河南山東諸省為最多。籍隸南方者為數甚少。工人均為參戰而來，戰後娶法國女子為室，雖未嘗坐擁多金，而對西方物質文明之享受，比諸南北美洲「有錢不會用」之洗衣工人，彼此適成一反比例。

第五類曰政客。中國南北政局要人，有僑居法國以避嚣者，如汪精衛等之遊里昂，乃其例證之一。法京巴黎並由國民黨同志發行先聲，三民兩種週刊。昔者朵市（Tours）印刷局之華文排字機，久置不用，恐將廢損矣。

第六類曰商人。旅法商人，以經營古玩及飯店旅宿為最多，總數不過百餘人。飯館之業，始於歐戰後，乃以廣東江蘇兩省僑商，為其中堅人物。

第七類曰流民，生活異常簡樸，有浙青田與鄂天門之分別。

青田人總數約一千名左右，大抵小本負販，文字語言，毫無根柢；流徙各國，行蹤無定，常住巴黎者五六百人。

天門人男女合計，不過五十餘名，乃在歐戰之後，自黑龍江經西伯利亞步行入西歐者。男子鳩形鵠面，女子纏足曳短袴，藉賣紙花為生。所謂紙花，乃中國夏曆新年兒童習見之玩具也。如平圓之扇及渾圓之燈，開之則五色斑爛，玲瓏可愛，闔之則或細如眉，或彎如鐮。西人以其略具美術思想，恆喜購之。有時略費剪綵之心，沾潤蠅頭之利，所得雖曰甚微，而其人渾噩不知用錢之法，羣居終日，幾乎可以不名一錢。如東洋小說家之所謂「無錢旅行」者，閱時甚久，終能有所積蓄也。

綜觀上表，今日我國人之僑居法國者，已達數千，不可謂不甚盛。中除自費生官費生不能生利者外，其能操一業以致富者，不過第六類商賈中之古玩商與餐館。但古物輸向外國，縱百計以羅掘，終有匱乏之時，徒善鑑識，豈是久長之計？烹調學乃中國人特擅之技術，較為可恃。但舍庖丁而外，賢士俊髦，每不屑注意及之。至其他大規模之商戰與工戰，在彼各國遇僑商之向外發展時，羣策羣力，一舉而成大事，其受驅使之行員

與廠工，反係當地之住民。海通以來，志於遠方之拓殖者，文學科學資力才力，莫不超出尋常人萬萬，斷無有冒險萬里外而無一技之長以勝人者。西方凡百學科，莫不一日萬里，我中國人若不急起直追，他日不獨對外競爭，無發達之可能；卽本國境內未開之富源，本國不能自謀，亦祇能供西方人向外拓殖者之魚肉矣。讀者試以西人旅華者之職位事業，與旅居外國之華人相比較，卽知西人之勝華人，無論工戰與商戰，莫不「一以當千」也。夫法國者，對外侵略之野心，尙不至如其他諸強國之猛烈，其能容納外國人留寓謀生，未始非旅法華人振作自爲之良機一線。七類人物中之工學生工人政客商賈等等，又爲散居各國諸華僑中之最進步者，尙若是之不足有爲；況其進步之程度，較此更爲遲滯者乎？中國至此，已近山窮水盡之時，西方儘多新學新知，而中國竟無所有。全國上下，若不放大眼光，犧牲私利，內合二十餘省爲一家，外與五大洲相角逐；則良機坐誤，追悔無由，推其禍之所極，將率我四萬萬同胞之衆，而盡以盲廢終也，豈不大可痛哉！

民國十七年，二月，二十八日，巴黎。

無線電之發達

微知

今日世界各國無線電播音事業發展之速，殊可驚異。美國在此五年間播音臺之得設置許可者，已有一千六百所，其中六百局已在營業。全國人民置有收音機者，不下六百萬，聽者達二千五百萬人。美國以外，英國亦有播音臺十一所，意國二所，俄國七所，德國十所，法國十四所，日本四所，墨西哥三所。

我國天津北京亦已有播音臺，但電力不大，上海有三所，其二乃外商所經營也。



巴力斯坦地方亞剌伯人與猶太人的民族運動

頌華

亞洲西南的巴力斯坦(Palestine)，遠在上古已成爲亞歐非三大洲許多民族相會的中樞。古時埃及，亞西利，伊塞利，巴比崙波斯希臘，羅馬的武士和軍人，曾先後在那裏打過不少的仗。各方民族，平時在那里互相接觸的機會很多，因此那裏是個開化很早的地方。那裏是猶太教(Judaism)與耶教(Christianity)兩大宗教的發祥地與文化的關係很深。在中世紀十字軍東征的時代，那里是耶回兩教軍隊肉搏之地，於歷史上添了不少可歌可泣可羨可驚的記載。至於近代東西航路大開，那地方因接近蘇彝士運河，成了東西交通上的咽喉。於軍事上海運上都可算是要害之區。那地方在從前與現在，都有注意的價值，又是猶太民族復興運動的勢力範圍。與我以前發表的一篇猶太人與猶太的復興運動（見東方第二十四卷第十七號）也極有關係。故我現在本去年美國勒伊脫(Quincy Wright)氏所發表的實地考查所得的資料，並參考其他書報，將關於那個地方最近的情況，編次敘述於后。

一 巴力斯坦與國際關係

大戰以前，巴力斯坦是在土耳其統治之下。那時德國與土耳其邦交很密，有建築直通歐亞的伯達鐵道(Bagdad Railway)的計畫。究其原因，則因德國於國內統一之後，國勢日盛。當他政府想要向外發展，開闢殖民地的時候，所有許多最適於殖民的土地，均已物各有主了。所以特地與土耳其親善，以便伸張其勢力於亞非兩洲。俄國從前也常欲借保護希臘教徒的名目，向地中海伸張其勢力。故亦頗注意於巴力斯坦。但在大戰之後，形勢大變。不但俄德兩國舊時的計畫，都歸消滅，幷且巴力斯坦也非土耳其所有了。

現在巴力斯坦是由國際聯盟委託英國輔治了。受國際聯盟這樣的

委託者，在英文爲 Mandatory，茲姑譯爲「委任國。」按照國際聯盟的約章第二十二條的意義而言，凡已有發展程度的民族社會，從前屬於土耳其帝國者，得由各國非正式的承認爲獨立的民族，但須由「委任國」予以行政上的顧問與助力，至其能够獨立爲止。當國際聯盟選擇「委任國」時，須鄭重考慮那地方民族社會的願望。巴力斯坦的民族社會脫離了土耳其的統治，英國爲輔治他的「委任國」依大體而論，可以說便是適用這項規定的原則。

國際聯盟以巴力斯坦的輔治委任英國，事前曾規定條件，與英締結條約，於一九二三年九月二十九日發生效力。舉其條約中要點言之，約有以下五端：

一、英國應承認輯安會（輯安會卽猶太人爲復興運動而組織之機關，關於輯安主義與輯安會的組織，已於拙作猶太人與猶太的復興運動一篇述其大概，茲不復贅。）爲有效之機關，保障猶民建設其民族的家鄉；應使輯安會盡其開發該地天然利源與公共事業之能事，應承認希伯來語與亞剌伯語，英語同爲官話。

二、英國應獎進該地自治制度之發達，鼓勵該地人民的自動與自發；對於該地任何種族的居民，無論其信奉何教，一律保障其信仰上與民事上應享的權利。

三、英國應承認該地各教之節假爲合法的；對於保障各教聖地，應負全責，組織代表各教利益的委員會，畀以審決當地各方的要求與權利之權；該委員會之組織法與職權，擬定之後，應陳國際聯盟察核。（按該委員會之組織，因各方對於委員人數之分配發生問題，遷延未定，所以遲遲未就。）

四、英國應於該地確守門戶開放之原則，保護外人合法之權利，凡屬國際聯盟會員國之國民，得在該地經商，或爲古物學之硏究。（按美國贊同該地之門戶開放，於一九二五年十二月批准條約，故美國國民亦得在該地享這種權利。）

五、英國應於每年將施行於該地之法令報告於國際聯盟。所有關於該地國際間重大之爭議，應提交國際永久法庭解決；委任國對於與國際聯盟議定之條件，如欲更變，須先經國際聯盟核准。

國際聯盟斟酌當地的情形，規定條件，由英國去輔治。在國際聯盟方面，可謂煞費一番苦心；而在英國方面看來，那地方接近蘇彝士運河，於海上霸權的安全很有關係。今由英國輔治，確是有利的。

法國爲接近那個地方的敍里亞 (Syria) 的委任國，頗有於地中海方面發展勢力的雄心。意大利因人口過多，注意於向東方移民，更因地勢關係，亦有增加地中海海上權的企圖。近時慕沙里尼謀與教皇親善，意國如借保護天主教教徒之名目，向這一方面擴充勢力，亦是意中之事。這樣看來，巴力斯坦那個地方，確是當得起「衝要」兩字；而英國輔治那地方，於英國大有利益，更顯而易見了。這是那個地方外面的情勢。

我們現在要討論他內部的狀況。

二　巴力斯坦的內治問題

巴力斯坦的人口，照一九二六年正月間的統計而論，計有八十三萬五千人。其中回教徒有六十一萬五千人；猶太人十三萬五千人；耶教徒七萬五千人。此外尚有敍利亞七人 (Druses) 一萬人。當地的耶教徒與回教徒，均講亞剌伯語，種族雖甚複雜，彼此於人種上以及利害關係上均頗有共同之點，故通常統稱之爲亞剌伯人，以示與猶太教徒或猶太人的區別。猶太人大都講希伯來語，但外來的猶民能講外國方言；當地住久的猶民亦講亞剌伯語。他們的輯安運動——即在那個地方建設猶太民族的家鄉的運動，已經差不多有了三十年的歷史。所以猶太人在當地的人數雖少，却很有組織；他們雖大都是猶太教教徒，而其目的，卻不在純粹擁護宗教，因爲他們的民族主義亦很發達。

英國依據國際聯盟賦與他的「委任」(mandate) 輔治那個地方，所取的政策是怎樣的呢？按照塞繆爾 (Sir Herbert Samuel) 氏由那地退職回來的報告書（一九二○年至一九二五年間之報告）而論，最大的目的是在求良好的行政。入手的辦法，第一步保障公共的安寧，然後再促進司法，財政，交通，公衆衛生，以及教育。該地政府的祕書長西姆斯 (Colonel Symes, the Chief Secretary) 氏嘗對美國勒伊脫氏說，他以爲最要緊的是良好公道的行政，以保持秩序與安寧，其次便是築路云。考那地居民的人種很是複雜，故英人先以公道的行政保持公安，然後再築路，辦教育等等，循序而進，以謀該地居民的一般的利益的增進。所取的方針，從大體上說來，是很對的。

現在巴力斯坦的政府，就是一個行政院，裏面分好幾部，有高等委員，祕書長，檢事長，財務長等部長，掌管行政事宜。此外還有一個顧問院 (Advisory Council)，即由行政院中四五部部長及地方知事組織的。在敍里亞與伊拉克 (Iraq)，都有立法機關，都是依該地人數的比例，選出若干代表組織的。但在巴力斯坦，這樣的立法機關是沒有的。所以所有法案，由檢事長起草，先後提交行政院與顧問院審議，然後寄至英國政府，由殖民部察核。核准之後，再行寄還，公布於官報。所以一個法案從起草至公布爲止，其間都經過英國官員之手。不過有一點是特別的，就是一個法案，通常從公布於官報日起，隔一個月，方始發生效力。在一個月中，任公衆批判，也有時候，經過了公衆的批判，便加修改。

按照國際聯盟規定的條件，「委任國」應當獎進該地自治制度之發達，鼓勵當地人民的自動與自發。一個法案從起草以至公布，全經「委任國」官員之手，當然有些欠當。所以英國方面曾經提議，回教徒選出代表十二人，耶教徒選出代表二人，猶太人也選出代表二人，與高等委員暨官員十八人，共同參與立法事宜。這個提議，看起來比較上覺得適當些，而且也尚公允。但因亞剌伯人反對，故未實行。考其所以反對的緣故，卻也言之成理，未可厚非。何以呢？其理由是在怕英國偏袒猶太。照上面提議的人數而論，信奉回教與耶教的亞剌伯人雖可推選代表十八人，而

猶太人只能選出代表二人。固然亞剌伯人的代表居多數，表決權當然是在亞剌伯人手裏。不過此外還要加上英國的高等委員一人，與英國的官員十人。他們如果偏袒了猶太人，則表決起來，亞剌伯人方面雖有十票，而猶太人方面倒反有十三票。所以亞剌伯人對於這個提議大爲反對。

讀者諸君想來必定要問：英國人究竟是不是偏袒當地的猶太人？亞剌伯人對於當地的政治有何表示？這正都是我們現在所欲討論的問題。

三　英國政府對於猶民的態度

英國貝爾福(Balfour)氏於十年以前（一九一七年十一月）曾發表宣言，表示英國願意幫助猶民在當地的復興運動。猶太人本來在那裏努力進行建設其民族的家鄉。自從貝氏發表了宣言，不啻更服了興奮劑，回到那裏去的移民，格外增加。去年（一九二七年）并且還舉行貝氏宣言十週年紀念的祝典。當地猶太的報紙，借此機會做了一番的宣傳，並表好意於英國。

國際聯盟委任英國輔治那個地方，規定的條件中，有英國應保障猶民建設其民族的家鄉等語，已如前述。所以英國官吏對於該地的猶民購地，經營公共事業，往往予以種種便宜。英國不但承認猶民輯安會爲有效的機關，而且承認其爲該地內治上的顧問機關。不但此也，還委輯安會裏的人主持該地工人部與猶太移民部的事情。

此外還有二件事情，亦足以見英國對於猶民態度的一斑。

一件是烏爾泰茲泉水案(The Urtaz Spring Case)。烏爾泰茲泉水原來是供給亞剌伯農人灌溉田園的。後來因爲在耶路撒冷(Jerusalem)地方，猶民大興土木，需水很般，所以該地政府通過了一個法令，將該處的泉水充公，以供猶民的需要。亞剌伯人不服。該地的高等法院也認爲這項法令妨害亞剌伯人的權利，不能發生效力。但是上訴到英國樞密院的司法委員會(British Judicial Committe of the Privy Council)，判決該項法令得生效力，竟與該地高等法院的意見相反。

第二件是郵票上文字的問題。在該地的貨幣和郵票上，印了亞剌伯文，同時要印同樣的希伯來文於其上；印了希伯來文，也要同時印同樣的亞剌伯文於其上；這也是國際聯盟規定在「委任」條件之中的。該地的郵票上雖然印了亞剌伯文同時又印猶太的希伯來文，沒有什麼不對；可是所印的希伯來文是E. I.兩字，代表Eretz Israel。這兩字在英文便是Land of Israel。意思是「伊塞利之地方」。換言之，即謂在伊塞利地方發行的郵票。伊塞利是猶太古國的名稱。郵票上所印亞剌伯文的意義，當然不是這樣的。兩種意義不符的文字同印在郵票上，顯與國際聯盟規定的條件相抵觸。對於這樣的抵觸，猶太人固然非常歡喜，但是亞剌伯人則大起反感。所以亞剌伯人嘗提出異議，質問該地政

府，要求改正。但政府則謂關於當地郵票上所用兩種文字的形式，行政部方面得便宜行事自由決定的。輕描淡寫的答覆了，便算完事。

從上面所舉的情形與事實看來，英國對於猶民的態度怎樣，可不言而喻了。但是該地的英國官吏為欲維持公道的行政，所以對於亞剌伯人却亦不致有十分過分壓抑的舉動。他們自稱，對於保障該地居民財產上與民事上的權利，都很盡力；對於亞剌伯人與猶太人均一視同仁，平等待遇云。

我們現在要問英國貝爾福氏於十年前宣言援助那裏的猶民，動機是怎樣的了。據外交上有眼光的人說，該地居民中回教徒居多數。如今英國輔助該地少數的猶民，不遺餘力，則該地人民去獨立自治的時期，便要延長。英國人便可在那裏從容布置，悉心經營。這是一說。還有一說，謂那裏接近蘇彝士運河，地理上的關係非常重要，所以英國人要援助該地的猶民。若使將來在那邊表示好感於英國的猶民，一天一天的增加與發達，則將來於英國必定有莫大的幫助。

以上兩說很能言之成理。但是英國深知貝氏者則加以辯正。據云貝氏當初援助猶民，因為覺得猶民沒有一個一定的地方可以發展，可以安身立命，於國際間種種方面都有不利。以前有人提議劃出非洲一小部分的地方，讓猶民去自己開闢，自己發展，俾有歸宿。不幸沒有實現。如今猶太的輯安會既然已有計畫在那裏經營，英國樂得玉成其事，因此便發表那宣言。倒並沒有什麽外交上的目的。

以上數說孰是孰非，可讓讀者自己批判。現在我們且說那裏亞剌伯人的情況。

四 該地亞剌伯人的民族思想與運動

亞剌伯人以為從歷史上觀察起來，以前猶太民族雖於西曆紀元前七八世紀在那地方政治上占過優勢，但為時僅僅二百五十年，而且在該地的猶太人，從未在當地人口中占過多數。至亞剌伯人則在那裏有一千餘年的歷史，且於人口上始終占多數。故那裏是亞剌伯人的故鄉，不是猶太人的故鄉。

在一九一五年，當地亞剌伯回教徒的長官赫辛(Hussein)氏，嘗由英人麥克麥翁(Sir Henry MacMahon)之介，與英國政府接洽亞剌伯人各屬的疆界問題，當時曾將那個地方包括在內。據稱還訂有草約。

在一九一八年，英法兩國，對於舊屬土耳其的民族社會，亦嘗共同發表宣言。聲稱兩國之意，此種民族社會應該從土耳其壓迫之下解放出來，俾得自己建設其國民的政府，使行政之權，淵源於該地的民衆，組織行政部的大員由當地民衆自由選擧云云。

亞剌伯人根據上面的事實，竭力的反對猶太人在那裏建設其民族的家鄉，反對貝爾福氏的宣言。他們激於民族思想，嘗於一九二〇年及一九二一年起反抗的暴動，所幸在那裏的英人尚優於行政，能維持公

安與秩序。在安寧與秩序之下，百業可以振作，元氣可以培養。亞剌伯人亦得到一些實惠。所以亞剌伯人的民族運動，漸有從激烈的反抗趨於平和競爭的傾向了。

然而亞剌伯人仍舊不滿於現狀，仍舊反對猶太的輯安運動。他們以爲猶太的移民一天一天增加，生計便一天一天的艱難。因爲外來的人多了，工資下落，物價騰貴，失業者漸多，結果則釀成恐慌慘澹的氣象。他們以爲猶太移民中有不道德者，使地方上增加罪惡。他們以爲政府因爲扶助猶太的移民，支出增加，人民的擔負亦增重。亞剌伯人不啻爲了猶民，多納了稅，而於自己反毫無好處。

當地公共機關中，亞剌伯人員，都在低級；而移民部中反多資格淺而薪俸厚的猶太官吏，這亦足以引起亞剌伯人的不平。他們說，政府禁止食糧出口，結果食糧的價格下落，地價也漸低，農民困苦；而收買土地的猶民機關，坐收其利。政府禁止食糧出口的政策，目的雖是在防止饑饉，但是若使沒有許多猶太的移民進來，食糧縱出口，何致發生饑荒？他們又以爲該地之賦稅，亦苛於亞剌伯的農民，而寬於經營工商業的猶太人，因此很是抱怨。

亞剌伯人對於在該地行政機關裏服務者，猶太人多於亞剌伯人，亦深抱不平。但英國人爲欲緩和亞剌伯人的反感起見，已將機關裏的猶太人漸加調換。據前後的統計看來，猶太官員確有漸漸減少的傾向了。

總之，亞剌伯人一方面看見了該地猶太人的發展，一方面又看見貝爾福發表的宣言，以及國際聯盟對於當地與英協定的條件，所以民族主義的思想不禁油然勃發。至其爲民族主義所激發而結合的團體，則以回耶教徒聯合會 (Moslem-Christian Society) 爲最有力量。這個會是聯合信奉回耶兩教的亞剌伯人所組成的。發起人是耶路撒冷的望族赫辛尼的族人 (Husseini family)。這會現在的領袖是赫辛尼家的麻沙加靖 (Mussa Kazim Pasha Husseini)：他是土耳其時代的大員，并且還做過一任耶路撒冷的市長。會裏發行亞剌伯文的機關報，主編者係一耶教徒。這個會裏爲反對猶太運動，曾發過多次請願書於國際聯盟。但保障猶民建設其民族的家鄉於當地，乃是國際聯盟規定的條件，所以國際聯盟只得置之不理。

英政府嘗提議建設一立法機關，或由亞剌伯人組織與猶太輯安會同樣的機關，爲該地政府的顧問機關。亞剌伯人的回耶教徒聯合會因爲亞剌伯人在該地居多數，故若無多數足以制勝猶太的代議制，概不承認。他們曾於一九二五年十月十三日提出一請求書於當地的高等委員，要求於巴力斯坦地方建設一個民族的立憲的政府，亞剌伯與猶太雙方參政的代表，完全像大戰前當地的情形一樣，依照雙方在該地的人數爲比例。這個提議倘若實現，則亞剌伯人便可壓倒猶太人，或竟可制當地猶太的輯安運動之死命，亦未可知。

亞剌伯人還有一個國民黨 (National Party)。以耶路撒冷現任市長那希西皮氏 (Nashihibi) 爲領袖。該市的望族加爾地 (Khaldi)

爲其後援。他們也非常反對猶太人在當地的運動。但對於回耶教徒聯合會帶些競爭好勝的態度。他們不像回耶教徒聯合會對於該地政府採不合作主義，惟對於當地的政府，奢望頗大。

比較上主張更緩和的團體便是民主黨(Democratic Party)。這黨是由亞特爾柴透 (Adel Zeitor) 在那白路斯 (Nablus) 地方發起的。他們不但願意與政府合作，并且願與該地猶太人合作。不過對猶太人主張限制其移民；不使猶民移來的人數，超過該地經濟上所能容納的限度。這黨的勢力限於那白路斯地方及其附近。所以勢力是很薄弱的。

主張比較上最緩和的團體要算是農民黨 (Peasants' Party)。該黨的目的在發展農村，以亞斐甫(Afif Abd-el-Hadi) 爲領袖。亞氏以爲亞剌伯人與猶太人要合作；代議制度須建設，農業上之大借款，以及輕減地租，均須求其實現。農民的組織要獎勵。這黨的勢力目前最爲薄弱。據回耶教徒聯合會的領袖說，該黨的黨員限於幾個受猶太輯安會津貼的亞剌伯人而已。據美國勒伊脫氏的觀察，亞剌伯的農民很守舊而有愛鄉心。他們願意保存古文明與舊習慣。喜歡吸吸土產的煙，看看鄉人牽了駱駝，乘了驢子，悄悄地往來，過他們安閒的日子。對於外來的猶民以經營工商業及新式的農業，改變舊習慣，駸駸乎有壓倒他們的氣勢，非常害怕。

從上面所講的幾個團體的情形看來，我們可以曉得目下亞剌伯人中反對猶太人，而不滿於現實的政治者實居多數。不過我們還須注意到該地的亞剌伯人却有許多吃虧的地方。從外面的情形看來，英國政府與國際聯盟沒有積極援助亞剌伯人，這種吃虧的地方是很顯而易見的。至其內部呢，多數的民衆不很識字，尊重出身於望族的領袖，而缺乏組織力。團體與團體間的意見不同，往往是由於爲團體中堅的望族間起了紛爭的緣故。像英美那樣有紀律有傳統的政見的黨，在該地是沒有的。這也是他們很吃虧的地方。回教徒與亞剌伯人當然自有許多可以稱贊的民族性，然而該地的亞剌伯人對於以上所說的吃虧的地方，若使沒有積極補救的方法，那麼該地亞剌伯人的前途，恐怕未必很可樂觀呢！

五　猶太人的民族思想與運動

猶太人雖能在外到處發展，其中雖於工商業，於政治上，學問上，都有許多優秀的分子，但是他們沒有自己民族的國家，沒有足以保障他們固有的文化的根據地。往往在別國雖能發展，總免不了受人排擠，遭人仇視。精神上很有許多隱痛。所以他們組織了輯安會，共同幫助自己本族裏的人，回到巴力斯坦去開闢一個新天地。

他們的回到巴力斯坦，依大體而論，是抱着兩大目的：一個目的是政治的；一個是文化的。政治的目的便是在那個地方建設一個猶太民族的國家。輯安會的主席韋芝孟博士(Dr. Weizmann) 嘗於一九一九

年的和會席上發表意見說輯安主義的目的是在使猶太人之於巴力斯坦如同英國人之於英格蘭美國人之於美洲一個樣子。這話很足以表示他們政治的目的，幷且我們可以看出他們志不在小。

他們文化的目的是在使巴力斯坦爲保存並發展猶太固有的特性的中心。使那地方變成猶太人可以安身立命，徐圖發揚的文化區域。所以輯安主義者主張在當地的猶民應當常常保持他們固有的獨特的文化，不要漸漸同化於亞剌伯人。他們相信猶太的文化程度高於亞剌伯人。如果漸漸同化於亞剌伯人，結果便有放棄輯安主義原來的精神的危險。因此在該地的猶太人，自己建立學校，教育他們的子弟。住在各區的猶民相率聚在一起，結成小組，發揮其固有的精神。

輯安會的政策，不是僅僅由該地猶民決定的，乃是由全世界一千五百萬猶太人中，在開大會時，派遣代表赴會，共同商決的。所有在那裏移民開墾的浩大的經費，也是大部分由散處於各國各地的猶民募集的。現在他們爲欲緩和亞剌伯人反對的緣故，僅僅依照了文化的目的進行。英國政府於一九二二年六月發表的白皮書，對於以前貝爾福氏宣言的解釋，亦說英國扶助猶人在那地方的裏面建設一個猶太民族的家鄉，並不是說那地方的全體就是猶太民族的家鄉。(This has been said to mean a Jewish national home in Palestine, not of Palestine) 近代輯安主義的發起人海爾紫爾 (Hertzl) 亦以爲他們最後的目的是在那裏建設一個猶太的國家。但在目前所趨的目的，僅能限於建設一個民族的，文化的家鄉，以待將來再擴充發展。

既然猶太人目下僅依其文化的目的在那裏悉心經營，英國政府對於以前貝爾福氏的宣言，亦有相當的解釋，所以亞剌伯人比較上可以減少一些恐怖了。但是有些主張激進的猶太人，責備輯安會裏的重要人物，對於該地的亞剌伯人未免太膽小了，未免太讓步了。這種議論，不但仍足以使亞剌伯人發生恐慌，幷且足以提起他們的反感。

現在猶太人在巴力斯坦有五種重要的報紙：二種是英文的；三種是希伯來文的。這幾種報紙於經濟上都受輯安會的援助。所以都鼓吹輯安會決定的政策。此外主張偏於極右與極左者也發行幾種週刊，對於輯安會的政策是取批評的態度的。

至於輯安會的政策，舉其要者而言，約有以下四端：

一、他們雖然主張保存猶太固有的文化，不要同化於亞剌伯人，然而同時以爲該地工業農業的發展，有賴於猶太人與亞剌伯人的合作很大。猶太人應該將西方經營農工業的良法介紹進來；亞剌伯人應該提供他們對於該地特別情形的智識與經驗。雙方如能互相扶助合作，則該地的實業，必可發達。該地實業發達了，則衛生教育的程度亦俱得由漸提高。這是於雙方都有很大的利益的。

二、發展該地農工業是他們經濟上重要的目的。爲改良農業起見，他們主張促進（一）築路，（二）開河，（三）造林，（四）放水等必要的事業。前二事有待於政府發起，故他們促當局去積極進行。後二事可

由民間經營，故他們自動的去辦理。至工業方面，他們希望利用翹墩(Jordan)地方的水力來發電。因他們雖已經有幾個煤力發電的電氣廠，再想進一步，利用水力來發電。

三、他們現在要設法使多數的猶太移民，來該地工作，以圖積極速進的發展。因為現在既有國際聯盟規定的條件為護身符，又有英國政府予以精神上的援助，他們認為千載一時的機會。照統計看來，在一九二〇年，當地約加一萬猶民，在一九二一，一九二二，一九二三三年之中，每年增加之數少些。但於一九二四年，一年中增加了一萬三千；一九二五年中則更增加了三萬四千人。依一九二五年的統計，該地的猶民，較諸大戰以前，共增了七萬五千人。但據輯安會的報告而論，他們對於猶太移民的入境，事前均加以嚴密的審查。請求入境的猶民很多，但審查之後，准其入境者，差不多祇有十分之一。換言之，即因不及格，或及格而在該地一時沒有適宜於他的工作機會，不得入境者，什有八九。請求入境者，必先經輯安會審查，再請英領事簽字，手續頗繁。從這一點看來，他們的政策，雖是在促進該地猶民的增加，然亦詳察請求者之能力，並斟酌該地的經濟狀況，寧缺毋濫，異常鄭重。

四、他們一方面促進移民人數的增加，一方面盡量多購田地，以備分配於經營農業的移民。巴力斯坦地方，約有全面積半數的土地，即一萬英方里，適宜於耕種的土地，在大戰以前，猶太人所有的土地不過一百七十七英方里。到了戰後增加一倍。依一九二五年的統計，猶民所有的田地計共三百十九英方里。政府撥荒地與公地於猶民之議，尚未實行。現在猶民所有的土地，都是輯安會向亞剌伯人收買的。現在該地的猶民，約有四分之一是業農的。這種業農的猶民，可以算是猶民中的中堅分子。當地的工業尚未十分發展，有時卻也要鬧失業問題。輯安會對於失業的預防與救濟是很注意的。

以上四端都是輯安會比較重要的政策。其他則未遑一一枚舉。然則猶太人用平和的方法，將其勢力侵入於巴力斯坦，對於亞剌伯人有何藉詞呢？他們除了根據貝氏宣言及歷史上的關係，主張在該地自由發展的權利外，還說世界上的人口，太擁擠了。土地不容當地沒有能力去盡量開發利源者所獨占。他們自信開闢地利的能力較大，而亞剌伯人尚未能盡量開發該地的利源。故又說，像巴力斯坦這個地方，如果有人能夠盡量去開發他天然的利源，足足可以容三百萬的居民，如何能夠單單讓八十萬的人口蟠據了去呢？像英國人因善於經營的緣故，從前去占領美洲土人的土地。巴力斯坦這個地方，若無猶太人去填補，則意大利人也必定就近乘虛而入云云。

現輯安會對於英國以及當地的政府甚表好感。從前主持該地行政者為塞繆爾氏(Sir Herbert Samuel)。他本是猶太人，當然為該地一般猶民所歡迎。現在換了伯羅末(Lord Plumer)繼任，他是個耶教徒，不是猶太人。然輯安會對他仍表好感，和衷共濟，做他的後援。輯安會每年有報告與請願書，由英政府轉致於國際聯盟。請願書的內容，不像亞

剌伯人的回耶教徒聯合會所遞的帶有牢騷抑鬱批判當局的態度。他們所請願之重要事項，如要求國際聯盟將地方上的荒地撥歸猶民開墾，并請求設法補助猶民教育經費之不足，頗能從大處落墨。總之，他們對付國際聯盟與英國的態度與方法是很巧妙的。

以上所述，是關於巴力斯坦猶太民族運動的大概情形。猶太民族的運動，固然因爲託庇於國際聯盟與英國，目前進行順利。然而猶太人倘於大戰前沒有相當的努力，組織與基礎，則恐他人亦愛莫能助，何能在那地有欣欣向榮的今日，以及將來發揚光昌的希望？輯安會是很有組織的。猶太人大半識字讀書，明白大勢，知道本身的利害關係。他們雖儘有政見之不同，然對於比較上重大的問題，大都不分畛域，團結一氣，共同奮鬥。他們又在斯考坡斯山（Mount Scopus）上建設了一個大學，以發揚他們的文化。散居在各國各地的猶太人大都對於該地的經濟與文化事業，踴躍輸將，熱心援助。足見猶太人是很能自助，并且是很能互助的。自助與互助都是民族運動中所以致勝的要素，這是我們從猶太的民族運動中可以看得很分明的。

六　今後的趨勢

亞剌伯人說，猶太人在該地經濟上的設施，不是能夠生利的，却是靠輯安會貼錢維持的。在一八八〇年勞司加爾特（Baron Rothschild）氏出資在巴力斯坦開闢的猶太農村，後來雖有餘利，以付當初投資的利息，然其他各處的猶太農村都是靠輯安會所收的捐款維持的。這是事實。毫無成見的人，去考察後，亦說猶太人在該處的經濟事業，依大體而論，現在的確尚未到生利時代。然則將來如何呢？據普通對於猶太人懷恨的亞剌伯人的推測，猶太人經營的經濟事業，很難生利。他們說回到巴力斯坦去發展的猶太人，大都不習農務。而且農村的維持要靠外來的補助金，尤足使猶太農人的責任心鬆懈。所以他們農業上成功的前途是很無把握的。至於工業，該地因缺乏原料品，故不容易發展。出於當地的東方名產，如繡件，銅皿等藝術品，都是由當地婦女在家內，不計時間的多寡，慢慢地製成的。工廠工人，按時計酬，故工廠方面費用浩大，難與家內工業競爭。因此自從猶太人到那裏的移民增加之後，該地反發生貧困的恐慌。他們又說，有些猶太人看見在該地無利可圖，已拒絕投資。有些已經去工作的猶太人，不免因失望而很想出境。亞剌伯人這種議論，雖未必是完全揑造的；然而按照曾去考察過的人說，殊未免言之過甚。輯安會的目光遠大，決不是專爲目前的利益而去經營各種事業的。即以目前而論，輯安會裏有許多專家肯去指導，各種事業正在進行，前途未必悲觀。假如猶太人在該地的經濟事業，日後必定失敗，則亞剌伯人又何必對於該地的猶太運動，很覺張皇恐懼呢？

該地的猶太人雖屬少數，要是能够本原來的目的，鍥而不舍，切實進行，則因既得國際聯盟與英國相當的保障，又有代表全世界一千五百萬猶太人的輯安會積極援助，故不但前途有望，并且亞剌伯人也沒有

排除他們勢力的可能。所以今後的趨勢，恐怕巴力斯坦的猶民依舊要一天一天的增加。

猶太人在那裏的勢力，若使一天一天的膨脹，是否於亞剌伯人亦有若干好處？這卻不是可以簡單答覆的問題。目前所可斷言的，猶太人的農工業若逐漸發達，則在亞剌伯一般封建式的不勞而獲的地主，必定大受打擊。那是無疑的。

然則猶太人所希望在那裏建設一個猶太的國家，是不是可能的呢？依目前而論，恐亦未必。何以呢？回教徒重要的聖地（雖非最重要的，卻是次重要的。）是在那裏。如果猶太人眞要在那裏建設一個獨立國，恐不但要激起當地亞剌伯人的反抗，幷且全世界的回教徒，亦未必肯坐視。國際聯盟與英國安肯爲猶太人建國的緣故，完全犧牲亞剌伯人對英的感情，悍然爲一般回教徒的怨府？況且觀於英國政府於一九二二年六月間發表的白皮書，對於以前貝爾福氏宣言的解釋，說英國扶助猶人在那地方裏面建設一個猶太民族的家鄉，並不是說那地方的全體就是猶太民族的家鄉。更可以證明英國並無意思幫助猶太人完全達他們政治的目的了。

因爲這個緣故，猶太人中有一個知名之士，亦說如果直捷了當公認巴力斯坦爲猶、回、耶、三教教徒共同的家鄉，則該地少數的猶耶兩教教徒，一定可以大大的增加，而亞剌伯人亦無所用其反對了。瑞士是德法意語並用，而且是民族複雜的國家。猶太人中亦有人想將巴力斯坦造成一個瑞士式的國家。但是國家與制度的造成，有種種地理上歷史上的特別關係，不是可以隨便模倣的。假使巴力斯坦將來成爲回、猶、耶、三教教徒共同的國家，則其立國的精神和制度，一定與瑞士不同。

關於其他方面的趨勢，美國勒伊脫氏有幾種深刻的觀察，現在不妨節其要點，介紹於後：

他說：『在美國獨立以前，在美洲的殖民地，如柏勒茅茨(Plymouth)，占姆斯城(Jamestown)等地，起初實行土地及物資之共有制。輯安會在那裏經營的農村，對人共有制及私有制，亦均有實地試驗。此兩制之得失繫於人之性質與地方之環境。在巴力斯坦施行共有制的地方，有一種像美洲那樣的傾向，即俟居民財產增積了，各人想到對於家庭的責任，老年時的慰安，則那時便有拋棄共有制的傾向了。當一個殖民地，由一般無產的，有爲的工人去開闢，則在起初的時候，共有制有發生利益的可能。這是該地猶太人從經驗得來的感想。』這是勒氏對於該地實行共有制地方的一種觀察與推測。

其次他說：『農業上果有進步的組織，應用進步的技術，同時不去損害各人進取的努力，則該地經濟上的成功，大概是可以做到的。至於該地工商業的前途如何，那就難說了。不過如能利用水力，改良交通，則或能開發種種新的機會。因此該地將來的利源未必不能給養二三倍於今日的人口。該地經濟上的大利，即使不能獲得，然該地猶太人總相信他們輯安會會員，非常熱心。外間經濟的援助，必能源源不絕而來該地

猶民平常節儉的生活，無虞無安全的保障，足使外面的猶太人仍樂於來當地發展。』這是他對於該地實業前途的推測以及猶太人普通心理的觀察。

復次他說：『亞剌伯人的反對猶太人較前已稍緩和了。其原因是由於行政進步，資本增加，技術改良的結果，回、猶、兩種居民，都能得到經濟生產增進的幸福了。又該地為了商業及軍事上的關係，大有趨於由國際間共同保存的傾向。該地的由國際間共同保存，將與歐洲的丹齊市(Danzig)薩而區域 (Saar Valley) 永久中立的瑞士以及國際間共用之河流等一樣。這種情形，在該地不但沒有，並且好像還特別的適於該地。』這是他對於回、猶、兩種居民間的關係，以及國際間對於該地的關係，所見到的趨勢。

至於英國的輔治，是不是將來一定可以取消的？如果有取消的可能，到了什麼時期纔取消？取消了之後，當地的情形怎樣？這都是不易隨便推想的問題。我們只能留意以後的情形與變遷。因為這些問題的答案，只有以後事實上的變化可以告訴我們。

七　結論

述竟，本來用不到畫蛇添足的再有什麼結論，不過述者不免有若干關於本題的聯想，想附記於篇末，與讀者商榷，所以再免強贅幾句話。

我們常看見有些西洋的社會學家的著作裏說，民族的接觸，是一種進步的原動力。這話固然是不差。不過民族互相接觸之後，有的是勝，有的是一蹶不振的敗了。勝者未必盡優，敗者未必盡劣，我們可以從古來民族興亡史上找到許多實例。一個民族要是與其他民族接觸之後，不幸而敗了，以後要想恢復，便非常費力，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像目下猶太人的輯安運動，積有歲月，到了戰後，進行上方纔比較順利，然而去建國的理想，還很遼遠。這種眼前的事實，我們似乎應得記取。

猶太的民族運動的終極的理想與目的是在建國。但欲完全達此理想與目的，尚是遙遙無期，已如前述。所以猶太人決不是帝國主義者。但是有些猶太人說，世界上的人口太擁擠了。土地不容該地沒有能力去盡量開發利源者所獨占。又說巴力斯坦這個地方，若無猶太人去填補，則意大利人必定就近乘虛而入。想到中國的地大物博，我們一般黃帝的子孫尚沒有能夠盡量整頓開發本國的天然利源。我們似乎應該朝乾夕惕，念念猶太人這種說話，當作藥石之言。

「門戶開放」這個名詞，說來似乎好聽，不覺得討厭。但是這恐怕是強者對於弱者用的名詞，是有經營實業能力的民族對於缺乏經營實業能力的民族的要求。這個名詞裏的骨子，大概就是與上面所述猶太人的說話相彷彿。試看英美法德意日等國，他們那裏容外族去殖民，去開發他們本國的利源？美國與日本尤其一面將自己的門戶牢牢關閉，一面要想洞闢他人的門戶。

猶太人的民族運動在巴力斯坦所以有相當的成績，舉其成功之要

點而言：（一）人民大半識字讀書；（二）能够自助並彼此互助；（三）能够爲有組織的運動；（四）有忍耐力；（五）各種事業有專家的指導；（六）該地的居民有公共目的，能按着公定的方策一致進行。這都是我們從他們民族運運動中所發見而似乎應得表揚的。總之，一個民族立於大地之上，必定要能够自強不息，方能源遠流長，永久立於不敗之地。

（附記）這篇是我於去年所草的舊作。據今年春間所得該地的消息，該地現在除了農村中的猶民外，於工業區域內有二萬一千名的猶太工人，皆有工作。惟在工界失業的猶太工人約有一萬人之譜。輯安會會長韋芝孟博士近對倫敦電訊社訪員說，該地政府對於失業問題卽將以有效的方法，加以補救云。由此看來，可見該地政府對於猶太人實在是很幫忙的了。

該地亞剌伯人的民族運動雖然好像有些偏於消極的，但在該地以外的亞剌伯人的各族，對於民族運動頗有積極的努力。據本年五月初世界新聞社的消息。「特蘭斯朱爾丹尼亞係阿剌伯小國，其國土極爲狹小，種族人數亦不多。就其位置言，在紅海沿岸。北有著名的約翰江，東接巴力斯坦，南連漢志王國。考之古代史，有華哈璧族之名，亦爲東方文明民族之一。民族性強悍，多信回教。該族人口共有二十四萬，好勇善鬬，向來不爲他族所征服。至大戰後該地爲英國委任統治區域。該族因受壓迫，乃羣起反抗英國統治，宣言獨立。並於本年三月起事，一舉而擊破柯威特地方之英國駐軍。同時一般在英國委任統治下臥薪嘗膽的亞剌伯地方各族，互相呼應，紛紛高舉義旗。華哈璧族在柯威特擊破英軍之後，乘勝長驅，向紅海方面前進，同時宣言亞剌伯的統一。在耶路撒冷之土克曼地方集中大軍，圍攻當地英國駐軍。英國援軍到該地後，卽轉守爲攻。華哈璧族當此民族千鈞一髮之際，奮勇倍常。英軍卒不能獲勝，遂於三月二十六日承認特蘭斯朱爾丹尼亞之自主獨立。阿剌伯戰事乃告終熄」云。附誌於此，以見亞剌伯人民族主義的發達。

羅素論原子新說校後補記

——原文見本卷第六號——

張崧年

電子之波動說，最近已得到實驗的證明，益頗哄動於世。實驗者爲美國達維孫 (C. J. Davisson) 日瑪 (L. H. Germer) 兩博士。去冬報告之實驗道理在拿一條電子射線衝擊鎳的結晶體，而觀察

碰迴來的電子的行爲。見其與由電磁波而成的X光線爲結晶體碰散生出來的散射線相同。由此可知，電子於此也行爲得像極微的碎波，而不像固體的微小粒子。所觀察的電子射線的波長，且恰即是照德卜羅格利與釋爾丁格等所闡發的量子論所豫言者，在數目上即等於蒲蘭克常量h除以電子的動量（質量乘速率）；是即電子波長，電子越速越減。唯據達維孫去年底在美利堅科學促進協會年會所講，有些現象上，電子完全是行爲得像波一樣，別的現象上，則仍像粒子。這種兩歧，就像光射一樣，有的果效上像由波而成，有的果效上，由蒲蘭克，安斯坦，以及分得一九二七的諾貝爾物理學獎金的美國物理家康普頓(A. H. Compton)所證明，則也像是一種粒子性的東西（即前已述及之所謂量子論。）如何取此兩端而融洽之，實是現代理論物理學最重要的問題之一。（當美國物理評論，科學周報，及科學月刊五月號。）

又關於這兩年的原子新說，最近出有巴提維素(C. Birtwistle)的一本要著新量子力學（"The New Quantum Mechanics"），倫敦劍橋大學出版部出版。價十六先令。是一部比較大的專門著作。所謂「新量子力學」，如前所說，本特指海森巴格的學說，此說亦名「模胎式力學」（'Matrix Mechanics'）以應用數學中的模胎式論的緣故。（參看羅素的傑作物之解析第四章「量子論」章。）巴提維素前年（一九二六）已由同版者出有一本原子的量子論（"The Quantum Theory of the Atom"），甚爲此推重。這本新量子力學不但重要，也是一本佳構。

述者





東方與西方

德國之中國文化研究機關——中國學社——之情況

德國人是注重文化生活的。他們很看重本國的「文化」(Kultur)。同時也很注意吸求他國的「文化」。大戰以後,他們對於別國的文化,尤其對於東方的文化,很加注意。現在德國一部分注意研究中國文化的人,在富蘭克福特(Frankfurt a/m)城,已組織了一個中國學社(China Institut)。社中發行社報,專載關於討論中國文化的論文。關於這社的目的與組織,他們社裏所出的中德年刊(Chinesisch Deutscher Almanach),載過一篇文字,把牠披露出來。那篇文章對於東西最近的文化問題,亦詳加討論。現在先將他們關於文化問題的見解,以及這社的目的與工作,略述於後,再將他們於社務上最近的施設與進行,報告於讀者。

頌寧識

有許多德人以為技術是現代西方文化的產物。『但歐洲人用了技術去征服世界的時候,引起他們內在的心靈方面漸趨空虛匱乏。并且歐洲人用了機器去克制自然,他們自己也變成了機器的奴隸。所以怎樣喚起精神,回復到主人翁的地位,便是歐洲人今日眼前的一個大問題。而人類的繼續生存,或即繫於這個問題的解決,亦未可知。』

對於中國文化,他們以為『中國的舊文化,到了今日,已經是不根牢固實了。百年來對於亞洲取攻勢的歐洲的強權,已經使中國的青年,消失了自由和諧的理想。即使機器於民族的命運有關係,然而今日的中國,未必再願意單單運用了機器就算完事。因為中國已由覺悟而發生了一種力量。這種力量,足以阻止這種單單運用機器就算完事的傾向。中國人也不是要將歐洲所用克制自然的工具排斥,不過是要想不受制於這種工具,致變成這種工

具的奴隸罷了。其原因不外大家不願意再蹈歷史上的輪迴，卻願意從純粹自己有機的生活中并且從西方所感受的刺激中得到一種新的效果。』

東西文化今日所處的境遇，在他們看來，是很相像而且是很有關係的。他們說：『無論東方文化，西方文化，舊時的形式，都是快要倒了。因此雙方都有新文化發生的必要。但這新文化的根本仍須培植在各自本身的立場上面。不過不要像從前閉關自守時代，限於方隅，不超出地域的範圍罷了。要使歐洲文化復蘇，完全要靠歐洲方面的自己培養，發生新的文化。東方文化的復蘇，亦須在東亞本地產生新的文化。所以際此雙方新文化醞釀的時候，彼此實有攜手的必要。』

至於這個中國學社的目的，據他們說：『歌德(Goethe)從前所懷的世界文學的理想，以及賴白尼芝(Leibniz)所想到的世界文化，都應當放在這個學社的工作範圍以內發揚實現。因此，除了做一番介紹過去情形的工作之外，還要設法使東西雙方研究文化的人彼此接觸。因為中國的文化是在世界上唯一最古的，而至今尚是生存的文化。』又云：中國學社雖想使東西文化互相接近；然而社員因為深知文化是有個性的，不能隨便製造的。若不深知別國的文化，不能澈底了解別國的情形。所以社員們並不想把中國的風尚，強其在德國流行，亦不想把德國的風尚，強其流行於中國。現在德國與中國一樣的需要從心靈的深處，有機的本質，自己發生的一種文化。因為單把各方的文化混合起來，新的文化是產生不出來的。即如中國的文化，近數十年來，因經過了這種的試驗（單把東西文化混合起來的試驗）差不都已要衰滅。這是應當引為炯戒的。但是研究中國的文化，還是有價值的，因為非此不能得到彼此的一種比較，以促進相互的了解。

以上是他們中國學社對於文化上見解的一斑。至其重要的工作，可分以下二種：

（甲）工作的範圍

1. **文學與哲學**　關於這方面的工作便是翻譯說明，並研究一切關於中國精神生活之重要的記載；同時也要將德國這一方面的重要記載，翻成中文。

2. **文化的形態**　關於文化形態的探討，他們設一文庫，搜集下列的資料以資研究。

（a）搜集圖畫與幻燈影片，以便將風景藝術文化上之圖畫寫真公諸衆覽。

（b）搜集中國歷史上的資料，以便考察中國的文化形態。

（c）搜集中國的格言，寓言，民間的歌謠，以便了解中國文化中關於深入人心的生活原則。

3. **藝術**　關於藝術則做以下二種工作。

（a）搜集中國藝術上的真蹟。

（b）翻印中國藝術的作品，以供歷史上的研究。

4. **圖書**　搜集關於以上種種資料的中

文及歐洲文字圖書，以擴充研究探討的範圍。

（乙）關於工作上對外的表示

1. 定期演講　演講關於東方之文化及生活問題。

2. 展覽會　將所搜集的各種資料，分別整理，舉行展覽會，以供衆覽。

3. 發表研究的結果　搜集各種特別或有專門性質的資料，以供科學家的研究。研究所得的結果，擇其關係重要者，分別發刊。

4. 消息的傳達　出定期報告消息的刊物，專載關於平常不易得到的，而於學社工作有關係的各種消息，傳達於各社員。此外還出一種中國報(Chinesischen Blätter) 作爲學社的機關報，分配於各社員，俾社員時時知道各種關於社內外凡於學社工作有關係的消息。（東方雜誌社所收到中國學社的出版品，除中德年報外還有德人尉禮賢博士所辦的 Sinica 報。這報發行以來，已有二年餘了。也專載關於中國文化的論文與消息，幷且還出過中國音樂專號。）

5. 中德青年的聯絡　集合中德青年學子，定期聚會，以便交換智識，聯絡感情，增進東西親善的關係。

6. 國外通訊　與在中國研究中國學術的代表，時時通訊，並與中國交換出版物，以結中德雙方學術方面的密切關係。又關於歷史上重要之事實，凡與文化有關係者，亦設法彼此報告，並爲發表，以期彼此誤會，得以解除，而雙方對於時事表現之精神，彼此亦可了解。

以上所述的是關於他們學社所做的重要工作。至於社員入會的手續，那是很簡單的，因爲凡願入社者只須用書面表示願意加入的意思，經總幹部承認之後，便可爲社員。社員所享的權利，簡單說來，便是（一）於舉行定期講演時，社員得到會自由聽講，概不取費；（二）關於社員利用社中所集之種種資料的時候，學社予社員以特別的便利；（三）社員可得社中消息的報告，不另繳費；（四）社員定閱社中機關報，報價從廉。至於社員所盡的義務，便是年納會費五十馬克。社員中如有願多納會費者，那是該社所很歡迎的。若所納的會費少於五十馬克，亦是不妨的。學生入社，只須年納五馬克的會費。社員如有於一次繳納一千馬克會費者，便得爲該社終身社員。這是關於社員入社手續以及所盡的義務，所享的權利的大概情形。

據我們得到的消息，中國學社於今年正月十七日起，在富蘭克福特城開中國書籍展覽會一個月。展覽會中陳列各種中國的書籍，以及關於討論或敍述中國各種問題的西文書籍。會中所陳列的中國書，分兩大部分：一部分是中國的古書；還有一部分是中國最近出版的圖書。會中所陳列的各種書籍，一部分是該社自己蒐藏的，一部分是普魯士圖書館的藏書。故展覽會中所陳列的書籍是很多的。該社

於展覽會開會期中還請下列幾位教授演講關於中國的問題：如 Prof. Dr. Hüller (Berlin); Prof. Dr. Pelliot (Paris)（華名伯希和曾在我國搜羅很多燉煌石器藏書而去）Prof. Emil Preetorius (München)（演講時加映關於中國的幻燈）Prof. Dr. R. Wilhelm (Franfurt)（他是社中的一個極有力的分子，華名尉禮賢，曾在我國著有中文康德人心論行世。）我們逆料在富城開會期中，必定有一番盛況，足以引起彼邦人士對於中國文化之注意。

又中國學社在開中國書籍展覽會之前，曾在德國幾個大城市用傳單散布通告，促德國人士對於中國的注意。那通告上的大意是說，德國是歐洲列國中最先與中國締結平等條約的國家，所以德國人已得到別國人所享受不到的自由居留於中國內地的權利了。目前中國雖然有南北的內戰，以致中德兩國不容易在平穩的基礎上結學術的關係。但在最近的將來，五年或十年之中，中國必定能夠頓改舊觀面目一新。所以在今日，應於事前有準備，則誰於最近之將來得對於中國有適宜的應付。凡事預則立，今日正是德國人對於中國事前準備的時期。德國人今日正須與中國的人士聯絡，並與中國的學術結些關係。今日有了這種聯絡與關係，則種瓜得瓜，種荳得荳，他日自必有良好的效果。這便是那通告上所發表的要旨。

從上面所述的種種情形看來，我們不難想見德國的中國學社對於中國的注意和研究是怎樣的熱心了。我們再看二月二十二日中央日報所發表的世界新聞社的柏林電訊，說德國『漢堡』(Hamburg) 及不萊梅 (Bremen) 遠東協會開晚餐會，外部遠東局長聲稱以嚴正中立為德國對遠東諸國之基本政策。除文化通商之擴張外，該局長力言並無其他用意。』我們更可以明白戰後的德國對於東方及中國的態度與注意，確與戰前不同。故記者敍述了中國學社的情況，稱謂我們中國的智識階級，最好也有一部分人去仔細研究德國及西方一般的文化。吾國國民，歡迎與以平等待我的民族互相聯絡。這種意思，似乎也須設法使注意中國的西方人士完全了解。中國學社於一九二七至一九二八年間所發行的中德年刊上發表他們對於文化問題的見解，那種見解已經在上面介紹過了。語云，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吾國從事文化運動者對於那種見解似乎也可作為一種參考的資料。

王陽明與斐希脫

高瀨武次郎

此文為日本有名之陽明學研究者高瀨武次郎所著陸象山書中之一節，由蔣徑三君譯為漢文，刊登於本年二月份出版之廣州國立中山大學語言歷史學研究所週刊，第二集，第一六期，昨承寄贈一冊，讀頗有趣味，因特轉錄於此。年來國人對於國學研究熱忱，因時局與生活關係，遠不能如日人之孟晉，吾人觀於此文

後面所附錄之「日本研究陽明學說書目介紹」良令吾人感愧不已。言國學而須取材於異邦，幾已成爲今日之通象，又豈僅「陽明學」一項而已哉！可嘅已。

記者

哲學者不一定是哲人，而哲人亦不一定是哲學者，惟王陽明與斐希脫(Fichte)於此二者兼而有之。

學者不一定是偉人，而偉人亦不一定是學者，惟王陽明與斐希脫於此二者兼而有之。

古今中外可稱爲哲學者，哲人，或學者，偉人的，不知有多少，但對於諸點極少有像王陽明與斐希脫二人的酷似。本論文祇想對於這二人的類似點，與以極簡單地敍述，至於他們的人物學說等的優劣，暫缺不論。評論人物學說的優劣，不但是件至難的事，而且全屬無謂的。因爲他們在東西學術史上早佔有顯著而重要的地位，用不到我們的詞費。

我前以王陽明爲中國的斐希脫，斐希脫爲西洋的王陽明，近來漸次研究，愈能確信我的主張。

二氏於學風上以實學實行爲主旨這一點，可說全然同一。古來學者頗多以博覽多識爲能事，但二氏卻不以此爲滿足。陽明不惟深得孔孟的眞傳，且以能使人澈悟斯道，實行於世，增進社會的福利爲目的。故其講學的要目爲「知行合一。」又以事實的磨練爲必要的修養法。因其重實行，故不取繁瑣的學風，而以簡易直截爲主。愈簡易而愈眞切，愈眞切而其說愈簡明易懂。所以陽明對於詩文及古書的註解不大注意，祇是於人我的實行上做工夫。

斐希脫亦頗注力於實行，由此以奏其偉功，決不以閟坐斗室，耽於深邃的思索爲滿足。他的哲學出發於「實行，」即以此支配他的終身的行動。其初研究斯賓挪沙(Spinoza)的必然說，其後一七九〇年寓居德國賴意埔希，繙閱康德的哲學，始得新的思想。尤其對於康德道德的思想爲最快意，其結果遂以康德的倫理說定爲己之哲學思想的根據，富於實行性的斐希脫，不僅理解康德的倫理說，且躬親實踐，以盡自己的職分爲勉，且不僅以自己的實行爲勉，并宣傳於衆，希望他人亦能實行。故他把康德的思想加上一番平易通俗的說明，使個個人都能了解。

世間頗多以爲理論是理論，與實際畢竟是不同的，但不知那不立脚於實際上的理論，其實祇是夢想的空論，沒有何等的價值。王陽明與斐希脫二人同以理論爲能實行的東西，極力排斥空理空論。無論研究何種學術思想，都以爲應抱着有裨益於人類的觀念，雖然其間有直接間接之差。所謂「學術的實用化，」即二氏思想的共同點。

陽明唱良知，以致良知爲要旨。故其學說亦得名爲「良知學。」良知即爲良心，或名本心。而此良知，良心，本心三個術語，本爲孟子所言，全爲異語同意。惟陽明特提出良知二字以爲學說的根據。他說我們的良知，不但具有知善知惡，判斷日常言動的能力，遠溯宇宙的本體亦爲良知。其意即說通大宇宙與小宇宙無不以良知爲本體，良知即一切，一切即良知。但陽明的學說，爲反抗當時盛極一世的程朱學說

而起，故受對方的攻擊也甚烈。陽明死後，禮部尙書桂萼爲洩私怨起見，竟以陽明唱言邪說，詆毀先儒爲辭，奏請禁止他的學說幷褫削他的贈謚。他的門人黃綰雖曾上疏駁擊，亦終於無效。

斐希脫提倡「自我」(Ich) 以與自我以外的「非我」(Nichtich) 對立，做他的哲學的根柢。其說恰與陽明的良知相類似。斐希脫在他的天啓的批判中，曾經說過宗教與道德爲同一，離道德而無宗教，道德以我們的實踐理性爲根據，宗教以自我爲根據。這論文頗爲當時一般宗教家所不喜，至遷延其出版。從全體的傾向看來，斐希脫的學說，因以自我爲出發，此外一切都不承認，其間總不免帶有侵犯耶穌的教義的意味，所以當時一般人頗多誤解他爲無神論者或個人主義者。當時不但宗教家大施攻擊，卽哲學者亦頗多乘機起而反抗，遂引起思想界絕大的問題。所謂「一貫」或「統一」之理，爲哲學上必要的條件，陽明的所謂良知，斐希脫的所謂自我，正如孔子的所謂「仁」，子思的所謂「誠，」孟子的所謂「仁義」一樣，不過以此總括各自的學說而已。因非此，只是斷片的思想，不能構成一家的學說。

王陽明與斐希脫爲同以天下國家自任的偉人。陽明對於文武兩道都曾立過偉大的功蹟，斐希脫亦當其國步艱難時曾想挺身救國。陽明在中年以後，屢建武功，其中最著名的偉勳，爲討平寧王宸濠之叛。此皆爲陽明平生所抱忠愛的精神的發露，又是他的實行主義的表現。斐希脫當在四十三歲時，拿破崙一世侵略德意志兵及柏林，斐希脫本其愛國的熱忱，上書普魯士王，力言理論與實行應合而爲一，區別學者與戰士的任務爲時代的缺點，因直請從軍；王亦以其忠愛之誠而嘉納之。四十六歲時草告德意志國民一文，登載報端，幷親臨各地演說，藉以激起一般民衆。一八〇七年創立柏林大學，爲第一次大學學長，以他的高潔的道德爲學生的表率，以增進國民的道德與福利爲期望。

陸王學派因其頗致力於「心」的說明，所以有特稱爲心學者。象山說：『天下無心外的事理，心卽是理。吾心卽宇宙，宇宙卽吾心，宇宙內的事，卽自己分內的事，自己分內的事，卽宇宙內的事。』陽明繼承象山之學，亦以吾人與宇宙爲同一之物，更有精微之概。故陽明人多評爲唯心論者。但有許多的地方，亦以道德的意味來說明心外無理。心卽理，爲象山以來緊要的術語，所謂心外無物一語，亦得解爲心外無事，因物卽事也。但此總不免有唯心的傾向，其結果遂超出倫理學的範域，傾向於哲學的方面。今試舉一例，卽可明白。

陽明錄說中記陽明嘗遊南鎭，（浙江紹興縣之南，離城約七八里，）一友指岩中的花樹對他說：『天下雖云無心外之物，但此花樹生長在深山中，自開自落，與我心亦有什麽相干呢？』陽明答說：『你未看到此花時，此花與你的心同歸靜寂，你來看此花時，則此花的顏色，一時明白起來，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這可說便是一種主觀的唯心論。物理學上有所

謂遠心與求心二語，若借此來說陽明的講學法，全屬於求心的，從心的根本上尋求萬事，故這種傾向，亦可說是主觀唯心論的認識法。能够想到心外無別法的意味，當可了解其人格了。又陽明說自我與宇宙的森羅萬象（即非我）的關係，亦與上面述的同樣。要之，陸象山與王陽明二人的思想，不論於哲學方面或倫理學方面，都有唯心的傾向，這是無可置疑的。

斐希脫以主觀來說明認識，其說亦可稱為主觀的唯心論，但斐希脫是以極明瞭的組織的三原理來說明他的，祇是限於篇幅，說來話長，不能逐一詳細說明耳。惟其與陽明相類似的地方不得不略說一說。斐希脫不但說個人的自我，更說及普遍的自我，以為認識非由外界的刺激而生，乃由自我的活動而成立，自我的活動，即為認識的根柢。我們從常識方面說，存在自我以外的事物，總以為是實在，原來存在的。若是進一步一想，一切的事物，必先映在我心，方纔有其存在，若無自我，簡直可說無存在的東西，因失其所以存在之物也。詳言之，我們直接地所能知道的，祇有自己，他人的心，不過本諸自己去推測罷了。又所謂物質的存在，祇有映在我心而始存在，則我以外的所謂實在，亦不過是一種比論。

以自我為哲學的思想的出發點的，尚有笛卡兒（Descartes）。他最初對於一切萬物皆根本懷疑，不承認他存在，及後想到自己的本身問題，如果也以為可疑，則我既不能存在，還有什麼懷疑的可能呢？遂決定「我思故我在，」祇有自我是不能懷疑的本了這點，才建設他的哲學。所謂「自我」一語，他的內容雖沒有差異，但以自我為根元的思想卻有種種。王陽明的所謂眞我或眞己，是良知而良知，又有個人的與普遍的之分，這點與斐希脫完全同一。澈底地說明自我的結果，主觀的唯心論的傾向自不能避免。

所謂良知為固有的，人性為善，道德的基礎為心，這三者皆能歸着同樣的意味。若從斐希脫的學說言，道德是從我們的本性上必然地發生，而這我們的本性，可稱人性的道德的性能。且這本性是求道德的自由獨立的東西。而這自由獨立之境，恐即孔子的所謂『從心所欲，不踰距』的境界。觀了這點，則王陽明與斐希脫的思想的符合，更可以明白了。

陽明說良知頗為詳密，他的所謂知行合一並進之說，為陽明學三綱領之一。斐希脫亦說，對於這世界的道德秩序為我們本務的基礎，實現這秩序的人，為接近神意實行正當生活的人，反之，即為違反神意誤認人生的目的者。又所謂德，為實現這秩序的自由之知行完全的調和，我們若沒有倫理上知行完全的調和，德即不能發生。從所謂先知後行，或先行後知等語，在實際上雖然有這情形，若是說到知行之完全的調和，那非知行合一不可。而這知行合一並進，如果即以為是知行之完全的調和，那末，斐希脫所說的與陽明所說的自然可說是同一旨趣。

凡為偉人的，其幼時即與普通兒童不同，王陽明與斐希脫在幼年的時候，即具有非常的記憶力，人皆目為神童的，陽明在八九歲時，嘗

暗誦他的祖父讀過的書，至使其祖父驚嘆不置。斐希脫十歲時，一日過其近傍的教會，暗誦牧師的說教，至爲某富豪所稱許，資助其享受高等教育。二氏又富正義敬愛之念，更能熱心物事的研究，有時因研究一事，突進恍惚之境，至全然忘卻他事的，習以爲常。陽明在他的結婚這一天晚上外出，遊鐵柱宮，聽道士說神仙養生之法，遂忘其歸。斐希脫幼時酷嗜某英雄傳記，至受他的父親的痛責，也爲有名的逸話。二氏因具有這樣的聰明熱烈的特性，所以能表彰其偉大的事業，終成偉人。此外關於二氏的學說及事業酷似之點尚多，茲皆從略。

附日本研究陽明學說書目介紹

1 標註傳習錄　共有二種，一爲和文本，即日人所稱爲執齋本是也，一爲漢文本，即近時博文館發行之漢文大系中所收集者是也。

2 傳習錄欄外書　一齋本。

3 傳習錄國字解　爲三極執齋門人河田雄琴筆記，後早稻田大學出版部根據谷地泰明氏珍藏之抄本，收在漢籍國字解中出版，此書頗爲日人所重視。

4 傳習錄講義　原東敬治講述其門人大塚豐筆記，內分摘解，通釋，文派，發明等幾項，亦不失爲好書。

5 傳習錄　爲有明堂書店發行之漢文叢書本，與近思錄合訂成冊，內有小柳司氣太解題。

6 傳習錄　爲支那哲學叢書本，由小野譯成日語。

7 王文成公全書　明治十年和刻本。

8 陽明全書及全集

9 王學提要　吉村秋陽著。

10 王陽明奏議選　桑原忱選抄。

11 王陽明文粹　村瀨海輔編。

12 王陽明先生詩鈔　塚原苔園輯。

13 陽明學名義　三輪執齋著。

14 四言教講義　三輪執齋著。

15 拔本塞源論抄　三輪執齋輯。

16 王學名義　三重松菴著。

17 陽明學要義　東敬治著。

18 王陽明　三宅雄次郎著。

19 王學指掌　宮內默藏著。

20 陽明學眞髓　春日昇一郎著。

21 陽明學階梯　高瀨武次郎著。

22 日本之王陽明學　同上。

23 王陽明詳傳　同上。

24 陽明學新論　同上。

25 陸象山　同上。

26 日本陽明學派之哲學　井上哲次郎著。

27 王陽明　直理辛二郎著。

28 王陽明研究　安岡著。

29 陽明學　東京陽明學會編。

30 陽明主義

31 陽明學派之人物　石的東圖著。

32 王陽明人物養成譚　木村寬太郎著。

33 陽明與禪　星見常次郎著。

34 達磨與王陽明　忽滑谷著。

35 藤樹全書

36 東里遺稿

37 洗心洞劄記

38 王陽明之哲學　高森良人著。

39 陽明學雜志　共有二種，一爲吉本襄所發行者；一爲東敬治所發行者。

——蔣徑三編——

英屬新嘉坡歷屆人口統計中之華僑地位

姚蔚生

近來華僑問題頗為一般人所注意。本館印行的MacNair君所著華僑通誌（The Chinese Abroad）經又由岑得彰君譯為漢文行世。而外人之新著關於華僑問題的，最近有日本東亞經濟調查所出版的經濟資料專號華僑，及長野朗所著的華僑二書。「華僑問題」眞可算是目前最引起中外人士注意的一個問題了。本篇所登姚君之作，據云係根據於英文“One Hundred Years of Singapore”一書，內中完全以統計事實為依歸，頗足供有志研究華僑問題者之參攷。原文刊登於最近出版的南洋研究月刊第一卷第二號，該誌為上海國立暨南大學「南洋文化教育事業部」所編輯，內容頗注重於華僑與南洋之關係，現所轉錄之一篇，即可概見一斑，爰誌數語以當介紹。

記者

我國與南洋交通最早，晉時法顯至天竺，尋佛經，及其附商船回中國時，嘗經過錫蘭麻剌甲海峽及爪哇等地，當時之有商船，則南洋之與我國通商，遠在二千年前可知；南朝宋孝武帝時，——西曆四五四年至四六四年——三佛齊（註一）來朝，幷貢方物，此殆為我國與南洋諸邦發生直接關係之始；迨後接觸漸多，國人之至南洋者亦日衆而代有增加，但發達之時期，當在元明以後，元世祖嘗遠征南洋，開南進之路，明成祖時，鄭和下西洋，帶大船六十二，將士卒二萬七千八百餘人，經歷三十餘國，自此以後，不但國人對於各該地之情形稍為熟悉，南移漸衆，而出征戰士之遺留各地者，亦必不少也，明史西洋朝貢典錄中關於爪哇國人種之記載，有回回人唐人土人三種，則當時之情形從可知矣。

華人之移殖於新嘉坡（Singapore）也，始於何時，無從考證；然從一千八百二十七年在新嘉坡古時馬來殖民地遺跡所掘出之中國古錢觀之，則距今幾及千年，因該錢等之朝號，最早者適合西曆九百六十七年故也，但古時南洋諸邦時貢方物於我國，而歷代帝王對於來朝藩屬，時有賜物賜錢之事，則該錢是否為當時華僑所遺物，殊屬疑問；且即或為華僑所遺物，而我國習慣對於錢之使用，素無時間限制，明朝所鑄之錢，清朝尚能使用，則該錢所鑄之年，是否即為華人僑居該地之始，亦難指證也。

當葡人 Albuquergno 佔麻剌甲（Malacca）時，見有中國沙船泊於停泊所，而登尼士（Deuneys）則因巴羅氏（Barros）之枚舉麻剌甲各國僑民，幷無說及華人，遂以為無如此其早；然三保公（註二）嘗謂麻剌甲之華人，嘗造成一殖民地至六世紀之久，則前說信而有徵，可無致疑。接葡人之後者為荷蘭人，當荷人到南洋時，華僑已在爪哇，巴利（Bali），麻剌甲，亞齊（Acheen）及馬來半島（Malay Penisula）等地，有極堅固之基礎，如丁噶奴

(Tunggann)之有一種土生華僑——爲當地華僑與新客通婚所生者——由來已久，而在廖(Rhio)及檳榔嶼(Peneng)因華人娶馬來婦故，亦發生同一之結果，從可知英人未伸足馬來半島以前，我國人在馬來半島之移住繁殖，爲數極夥，而新嘉坡亦必不少，特無確數耳。

新嘉坡於一八一九年初創時，人口約計一百五十，居於極卑陋之小屋，爲柔佛酋長(Sullau of Johore)名丁明俄(Demengong)者所管；此百五十人中三十人爲中國人，餘則爲馬來人，而與丁明俄同於一千八百十一年遷來者。開埠不久，發展極速，是年六月，來富士(Roffles)嘗於致 Duehess of Somerset 書中，謂：『彼之殖民地發展極速，雖創立只四閱月，而人口增加已過五千，尤以華人爲多，且其數目日有增加』蓋因當時之新嘉坡，物價貴，工薪高，至其地者，獲利倍蓰，故雖有海賊之危險與荷人之禁止移殖，而麻剌甲之移住者接踵而至，發展之速，自不期然而然矣；而就來富氏之言觀之，則當時之移來者多爲華人，當無疑也。後因各族人數漸多，故有 Kampong 之分，(註三)馬來人及屬於丁明俄者之 Kompong，在現時愛爾近橋(Elgin Bridge)之上流，而華僑之 Kompong，則在該橋之下遊。

一八二〇年二月，全市人口約多萬昆崙(Bencoolen)三倍。一千八百二十一年約四千七百二十一人，此中歐洲人二十九，馬來人二千八百五十一，中國人一千一百五十九，後者佔百分之二十六。是年十一月來富士於致友人書中謂：『此埠創立只三年有零，已從一荒涼之漁村，變爲一不下一萬人之繁大城市，尤以華人爲多。』此數與上數相差甚遠，顯爲不確。一千八百二十四年正月第一次之戶口調查，總數爲一萬零六百八十三人，歐人七十四，馬來人四千五百八十，華僑三千三百一十七，佔全市人口百分之三十三與一八二一年相較，增加二千一百五十八人，換言之，即增加百分之百八十五。照克羅華(Crawfund)報告，此時之華僑，以福建人及廣州人爲多，至男女之比例，則以華僑之差數爲最多，至少有八與一之比。

一八二五年，一八二六年及一八二七年，皆有戶籍調查，除浮住及軍人犯罪者外，計一八二五年全市人口爲一萬一千八百五十一人，華僑三千八百二十八人，約佔百分之三十二；一八二六年爲一萬二千九百零五人，華僑四千二百七十九人，佔百分之三十三；一二八七年爲一三、七三二人，華僑六千零八十八，佔百分之四十四。此時最可注意者，即素佔全市人數最多之馬來人已減爲四千七百九十人，而讓華僑佔第一位矣。據克羅華氏稱：『自新嘉坡創立後，人口之增加，以此時期爲最速，而各種僑民之增加最多者，則以華人爲最。』新嘉坡人口一有增加，大部份即爲華人，近百年來，幾皆如是也。克氏又依華僑之籍貫而分爲五種：(1)土生華僑，(2)澳門人及其附近，(3)廣州人，(4)福建人，(5)亞野人，(註四)并據其意見：『以土生華僑爲最聰明，

多嫻馬來語及英文，雖勤勉少差，而最宜爲掮客，及普通商人，其次則爲福建人及廣州人，稍差而人數最多者則爲亞野人』其觀察雖不無多少理由，然未可爲當也。

一八二九，一八三〇，一八三二，一八三三，一八三四，一八三六等年，又年各舉行調査戶口一次，此數年中，全市人口由一萬三千七百三十二人，增至二萬九千九百八十四人，約增百分之一百十八；華僑人數則由六千零八十八人，而至一萬三千七百四十九人，約增百分之百三十，在全市人口地位中，則由百分之四十四，增至百分之四十六，Bonham 關於一八二九年人口調査之報告，謂比較前屆統計增加最多者，厥爲華僑，且雖當時農業大衰，而華人受僱於此島之內地者，較之一八二七年，尙增加不下八百八十三人。據彼之意，此等過剩華僑，係從廖地遷來者。

在一八三六年之統計，紐波的 (Newbold) 嘗謂構成富者階級皆屬歐人及華人，前者多爲商家及爲歐洲商店之代理人，而業工者，業農者，店主，則以後者爲最多，關於華僑男女差數之大，紐氏亦有論及，幷歸罪於中國之禁止婦女出口，此言殊失實，因中國對於婦女之移民，從未嘗有何種干涉也。特以華人家族觀念甚深，婦人爲家庭基礎，雅不願其遠離異地，而禮教亦不無關係，且大抵出洋者，多希望於兩三年後得利榮歸，敍樂天倫，故含有暫時性質，而無須攜帶家眷，以爲累贅也。同年（註五）新嘉坡分爲城村二區，城區男一萬二千七百四十八人，女三千四百，照國別論，華僑八千二百三十三人，馬來人三千六百十七，其他則爲吉寧人(Klings)及茳加人(Bengais)等；村區更分新嘉坡城 (Singapore Town) 及格能姆村 (Kompong Glam) 二部，前者計四千一百八十四人，內華僑二千三百五十八人，後者合德公島 (Tulo Lekong) 澳濱島 (Pulo Obin) 共九千六百五十二人，華僑三千一百七十八，幾佔三分之一。

迨至一八四〇年之人口統計，增至三萬九千六百八十一人，若浮住及犯罪軍人除外，則較之一八三六年約增加四千人，而此四千人中四分之三，即爲我華僑也。福建人，潮州人，及廣州人，皆此時華僑中之主要份子。

一八四〇年至一八五〇年，華人之移往新嘉坡者數目極大。一八四三年爲七千人，一八四四年爲一千六百人，至一八四五年又到六千八百三十三人，其中一千一百六十八人。係由四方帆船運來者，其餘則由沙艇；一八四八年又由沙艇運到九千一百四十五人，四方帆船一千三百三十八人，共一萬零四百七十五人。沙艇之南下，係在東北信風之末，故沙艇在海港內之數目，以三四月時爲最多。

華僑南進先鋒之一薛佑臣(?)(Se-oh Eu Chin) 於一八四八年嘗發表一文，敍述華僑之職業及年年匯回之款額，中有關於華僑之統計，據稱當時約四萬人，此說或有不確，因一八四九年新嘉坡警廳之統計，只二萬四千七百人也；薛先生又分華僑爲六種：（1）福建人，（2）麻剌甲土生華僑，（3）潮州人，（4）廣州人，（5）客人，（6）海南人；至

華工階級，彼又有下列之敍述『此等人多極窮困，初來時皆希望於三四年後，稍有積蓄榮歸故里，然十八人中只一二人能如所願，且所得亦極有限，此外有五六年，七八年，以及九年，十年始能回歸者；甚至有至十年二十年，當羈旅他鄉，而至窀穸其地者，此種人抱萬種熱望而至空成泡影，誠為可憐。然其原因則由於吸煙之風盛行也；工人來此不久，即染其習，久而久之，習慣性成，難於醫改，稍獲蠅頭之利，即消費於鴉片賭博中，積蓄既無，回家當難望矣。』視此則可知華僑之至新嘉坡者，百不能回其一二，華僑人數增加之速，不為無因也。

一八五〇年華僑之由四方帆船及沙嘮移往者，共一萬零九百二十八人，一八二五年至五三年則為一萬一千四百三十四人，至一八五三年末之往該地者，多從廈門，因當時廈門發一變故也。迨一八六〇年全市人口為八萬一千七百三十四，華僑五萬零四十三，佔全市人口百分之六十一。

一八七一年以後，戶口調查改為每十年舉行一次，從是年至一九二一年，全市人口由九萬七千一百十一人，增至四十二萬五千九百十二人，約增三倍半，而華僑人數則由五萬四千五百七十二人，增至三十一萬七千四百九十一人，幾及五倍，在全市人口地位中，由佔百分之五六，增至百分之七十四，其增加之速，殊可驚人！茲為求易於明瞭起見，特將歷年來新嘉坡人口總數，華僑人數及其百分率，製表如下：

年份	新嘉坡人口總數	華僑人數	華僑在全市人口中之百分率
一八二一	四·七二七	一·一五九	二六
一八二四	一〇·六八三	三·三一七	三一
一八二五	一一·八五一	三·八二八	三二
一八二六	一三·九〇五	四·二七九	三一
一八二七	一三·七三二	六·〇八八	四五
一八二八	一四·八八五	六·二一〇	四二
一八二九	一五·八一九	七·五七五	四〇
一八三〇	一六·六三四	六·五五五	四〇
一八三二	一九·七一五	七·七六二	四〇
一八三三	二〇·九七八	八·五一七	四〇
一八三四	二六·三二九	一〇·七六七	四一
一八三六	二九·九八四	一三·七四九	四六
一八四〇	三五·三八九	一七·七〇四	五〇
一八四九	五九·〇四三	二七·九八八	四八
一八六〇	八一·九三四	五〇·〇四三	六一
一八七一	九七·一一一	五四·五七二	五六
一八八一	一三九·二〇八	八六·七六六	六二
一八九一	一八四·五五四	一二一·九〇八	六九
一九〇一	二二八·五五五	一六四·〇四一	七二
一九一一	三〇三·三二一	二一九·五七七	七二
一九二一	四二五·九一二	三一七·四九一	七四

讀上表所當注意者：（一）華僑散居南洋各地，為時甚久，間有土生者，語言習俗，每與土人同化，故調查上難免有遺漏之處，而實際上或不止此數；（二）華僑人數年有增加，而一九三〇年則由七千五百七十五人減至六千五百五十五人，然在全市人口中，尚能保持原有之百分率者，此殆因一九二九年農業衰敗之影響各國僑民皆行減少之故也；（三）華僑現已佔全市人口四分之三，故實際上新嘉

坡之繁榮，幾皆賴華人以維持。茲更將華僑男女之比例及數目，列表如下，因此亦與華僑增減有絕大之關係也：

年份	男	%	女	%
一八二四	二、九五六	八九	三六一	一一
一八二五	三、五六一	九三	二六七	七
一八二六	三、八三三	九一	三九六	九
一八二七	五、七四七	九四	三四一	六
一八二九	七、一六三	九四	四一二	六
一八三〇	六、〇二一	九二	五三四	八
一八三二	七、一四九	九二	六一三	八
一八三三	七、六五〇	九〇	八六七	一〇
一八三四	九、九四四	九二	八二三	八
一八三六	一二、八七〇	九四	八七九	六
一八四九	二五、七四九	八〇	五、五九四	二〇
一八六〇	四六、七九五	九四	三、二四八	六
一八七一	四六、一〇四	八六	七、四六八	一四
一八八一	七二、五七一	八四	一四、一九五	一六
一八九一	一〇、四四六	八二	二一、四六二	一八
一九〇一	一三〇、三六七	七九	三三、六七四	二一
一九二一	一六一、六四八	七四	五七、九九九	二六

由上表觀之，可知從前出洋之婦女甚少，自一八二四年至一八三六年，婦女之比例數皆不過百分之十，甚至有只及男數二十分之一者；一八四九年則一躍而佔百分之二十，殆或有特別原因在；自一八七一年以後，逐有增加，至一九一一年已佔全體華僑人數四分之一有餘，此雖有其他原因，而國內頻年變亂，華僑中之稍有能力者，多舉家以避之，則其主要也。由華僑之籍貫分別之更可製如下表：

籍貫	一八九一年	一八八一年	一九〇一年	一九一一年
福建	二四、九八一	四五、八五六	五九、一一七	九〇、七四八
廣州	一四、八五三	二三、三九七	三、七二九	四七、五〇〇
海峽土生華僑	九、五二七	一二、八〇五	一五、四九八	四三、五六二
潮州	二二、六四四	二三、七三七	三〇、五六四	三七、四一三
客籍	六、一七〇	七、四〇二	八、五一四	一一、九四七
海南	八、三一九	八、七一二	九、四五一	一〇、五〇四
福州	—	—	一二、八八八	三、六五三
福清	—	—	—	三、六四〇
興化	—	—	—	一、九二五
其他	—	—	—	四一八
未詳	二七二	—	二八〇	—
總數	八六、七六六	一二一、九〇八	一六四、〇四一	二一六、五七七

華僑種類中發展最速者爲海峽土生華僑，在一八八一年只有九千五百二十七人，至一九一一年卽增至四萬三千五百六十二人。同時福建人之增加率，亦差不多，從二萬四千九

百八十一增至九萬零二百四十八人其他廣州人，潮州人客人亦皆有增加而海南人則比較增加有限。最可注意者則為福州人在一九〇一年之統計，忽有一萬二千八百八十八人之鉅數發現，迨至一九一一年減至三千六百五十三人，而代以興化人一九二五及福清人三六四〇焉。

關於新嘉坡其他人種之增加率，亦有一較之價值，列表如下：

國別	一八七一年	一八八一年	一八九一年	一九〇一年	一九一一年	一九二一年
華僑	五四、五七二	八六、七六六	一二一、九〇八	一六四、〇四一	二一九、五七七	三一七、四九一
歐美人	一、九四六	二、七六九	五、二五四	一二、八二四	五、七一一	六、三三一
馬來人	二六、一六八	三三、一〇二	三五、九九二	三六、〇八〇	四一、九三三	五八、五二〇
混血種	三、一六四	三、〇九四	三、五八九	四、一二〇	四、六七一	—
印度人	一〇、七五四	一二、一三八	一六、〇三五	一七、八二三	二七、七七〇	三二、四五六
其他	一、五二七	一、三三九	一、七七六	二、六六七	三、六六〇	五、七六三

若更以百分數表之則其增加之趨勢更易於明悉：——一八七一年為基年——

國別	一八七一年	一八八一年	一八九一年	一九〇一年	一九一一年	一九二一年
華僑	一〇〇	一五八	二二三	三〇〇	四〇三	五八〇
歐美人	一〇〇	一八六	二七〇	二〇〇	二六七	三二九
馬來人	一〇〇	一二七	一三八	一三八	一六一	二二四
混血種	一〇〇	一四四	一六六	一九一	二六一	—
印度人	一〇〇	一二〇	一五八	一六五	二五七	三〇〇
其他	一〇〇	八七	一一六	一八一	二三九	三七六

新嘉坡華僑自一八七一年至一九二一年，約增加百分之四百八十，換言之，即增加幾及五倍，此其速率，誠可驚人，考其原因，主要者不外：（一）歷史上之關係，華人之經營其地者，由來甚久，而勢力亦日厚，故人數之增加，自為自然之趨勢；（二）我國通商口岸之開闢及交通機關之發達；（三）南洋屬地初闢，各殖民地政府，常招募華工以之闢草昧，斬荊棘，而新嘉坡為南洋首府，故華僑人數直接間接因而增加；（四）國內多故；（五）婦女出洋日多，男女比例漸趨平衡。雖然其他人種之增加亦不為不多，如歐美人印度人皆在二倍以上，近來新嘉坡及馬來半島各地，獎勵印度人之移人，以謀排斥華僑，又聞輓近華僑失業者正多，則是否為印人競爭之結果，抑或人數過剩之故，此關於華僑之前途甚大，而為我人所不能忽視者也。（註六）

（註一）三佛齊古干陀利今為 Palemba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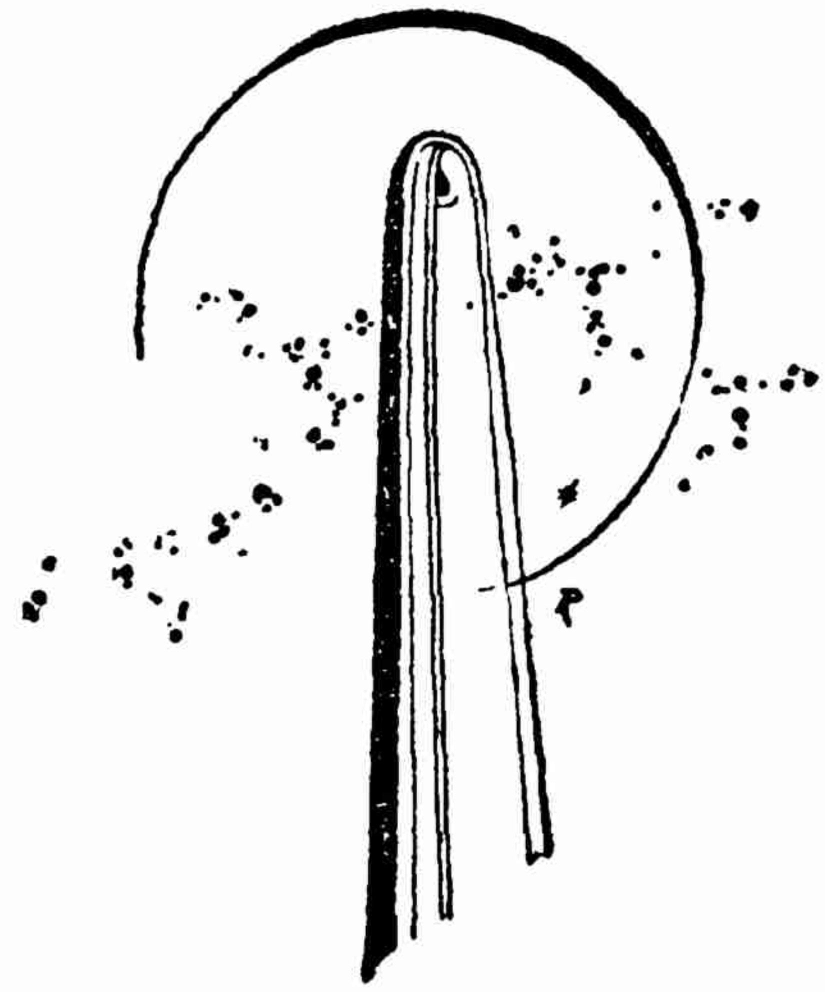
（註二）三保公即鄭和南洋華僑多以此呼之。

（註三）Kampong 即村落。

（註四）亞人 Aya 此名不可考，疑即為潮州人。

（註五）或較此為早，因在一八二九年已分為新嘉坡，中國村，格能姆村，及海島四區域。

（註六）本書大半取材於 One Hundred Years of Singapore。



宇宙觀與人生觀（續）

——我所獻議的一種——

張東蓀

六

現在人們歡喜高譚人生觀，然而其實人生觀決離不了宇宙觀。因為人生觀的目的固然是重在闡明人生在世應當怎樣，換言之，即應該作甚麼；但要明白這一層又必須先闡明人生是甚麼。這便是沒有一種規範科學而不先以說明科學為基礎的道理了。而所謂人生是甚麼又包含兩種：即一是人生的本義；二是人生在宇宙中的地位。人生無論是一件自然的事實，抑或是由自然的事實而生出來的，總之一講到人生便不能不講到自然界，而一講到自然的本質便又不能不講到自然的系統。所以人生觀是離不了宇宙觀的。因為人生的意義是依靠於人生在宇宙中的地位。詳言之，即人生若有價值，便是人生在宇宙中有較實在較進步的地位。否則若其在宇宙中所處的地位是很飄忽的，很不足重輕的，則便可推定人生是無價值了。明白了這個道理方足與言人生觀。

人生觀有許多種，在近來出版的人生哲學上已列舉而敍述了，現在無再述的必要。我所要說的只是根據上述的宇宙觀而出的一種人生觀。

人是自然之一，這是近來科學思想發達了纔認出來的。所謂人是自然之一就是說人是萬物之一；萬物是由自然法則來支配的，則人必亦然。人被自然法所支配是很顯明的。人們走在街上一不留心為汽車所碰，必定要死，因為骨頭折斷了，腦髓震散了。兩個硬物相撞，其中稍弱的必定要粉碎，這乃是自然法則。人們吃了酒，臉上就要紅；石灰拋入眼睛就要瞎。這些亦都是自然法。誰說我們的生活能一秒鐘離開自然法則呢！我們的生活既完全為自然法所支配，我們既然是自然之一，則人生問題豈不很容易解決麼？就是照着研究自然的方法去研究，依着觀察自然的性質去觀察。這種純自然主義的人生觀勢必把我們的一舉一

動一飲一啄都視爲和一架機器相同：其中的一個小輪盤動了一動，他種輪盤亦必跟着動一動。完全是一副機器內中包含有許多的機括。我們人類果眞是一副機器則眞可說是一個造糞機器：吃了白米飯進去而拉出糞來，這眞是天字第一號的自然法則。但就主觀的心願來說，無如我們總是不甘心作這樣機器；總想於此以外尋覓一些生活價值與生存意義。不但有學問有思想的人自己覺得確有些異於禽獸，卽是那蠢笨如牛的鄉愚亦必自命天地間不可缺少了他。然則人生的價值與意義還是人們自己騙自己的妄覺呢，還是眞有其事呢？

我以爲對於上述的這些話須加以分析。分析機器與價值是否衝突；分析意義與希望是否一致。而尤其須將「價值」一語弄淸楚。通常以爲對於主觀有益處謂之曰有價值。例如皮衣所以有價值是因爲能使我穿了以後身體煖和。但這種價值都是以主觀爲轉移的。到了夏天，皮衣的價值就減至零度了。所以這一類的價值都是相對的。學者對於此相對的價值認爲不滿足，乃於其外又主張有所謂絕對的價值，換言之，卽本身價值(intrinsic value)。甚麼是本身價值，直是一個啞謎。老實說，「價值」的訓義是謂『其物有所值；』而有所值必是於其物本身以外有可衡替。若說其所值卽在本身不能不說是一件費解的事。無如哲學於此都想下種種的解釋。我的意思雖非不承認有本身價值，但以爲若不另立確解，勢必等於一句費話。所以我的解釋是就一件事一件事來講，都是相對的價值，唯對宇宙全體來講，對進化歷程來講，方始有絕對價值。所以我們說某事物有自身的價值，其實單講他的本身，却不能說是有無價值，乃只是對於宇宙的進化全程上他是有價值的。這就是說，就自身而言，只有「事實」而不成爲價值；若說到價值必是對於其外的而言。明白了這個道理，則我們便知道人生是否有價值了。

我們從進化的大流來看可以說人生是有價值，因爲人生在這個進化的宇宙中確有他的眞正的地位。我說這句話豈不是主張人生非機器麼？不然。我說人生是一個機器。這樣論法好像是矛盾，而其實不然。有人說一個人吃了三杯老酒，臉上就紅了，你能說是意志自由麼？我要代意志自由論者來回答曰：我們所要的自由不是吃了酒不紅臉的自由。我們不能因爲吃了酒就紅臉便推而至於說殺了人可以不負責任。我們不能因爲身體上沒有左右酒的能力便推而至於說我們亦沒有左右一切的能力。所以我以爲機械論的基礎原沒有錯誤，而只是他推論太過，便陷於弊病。若果只說到吃酒就臉紅而止，不就此再下推論，當然沒有甚麼。這種機械的現象，老實說，與價值絲毫沒有抵觸。因爲我們並不要求吃了酒不紅臉的自由；吃了酒就紅臉並沒有使我們大減價值，大不自由，大損威嚴。猶如我們不能飛到太陽上去，但我們却不因此而失其所以爲人。所以機器與價值並沒有十分矛盾。我們一方面可以安於機械，而他方面却饒有價值，意義與自由。更詳言之，我們雖是機器，但我們有時却能左右這個機器。如吃了酒則臉就紅，但我們却可以不吃酒。酒吃了下肚，我們不能禁止他不使得臉紅，但我們却可以禁止酒使

他不下肚裏去。這是極淺顯的事例。何以機械論者與自由論者都看不清楚，而來作些無謂的爭論呢？可見機械論與自由論全沒有搔到癢處。我們有價值而無妨於是機器，我們是機器而無害於有價值。所以有人問：科學能解決人生麼？我則很乾脆地答曰：亦能亦不能。須知科學解決人生決不是以科學為主動者而以人生為被動者，只作科學與人生兩項的關係。其外必須還加上一個「我們」，就是『我們用了科學以解決人生。』可見科學是工具，我們是主動，而人生是被動（即客體。）好像『我以刀殺你，』則我是主而你是客，刀只是方法而已。若說『刀殺·人』便誤以刀為主動的主體了，這乃是大錯。刀自己決不能殺人，必須另外有一個人來拿他用。科學亦然。科學決不能解決人生，必須另有一個應用科學者。所以我說不能，即是指此。但『我們以科學解決人生，』在這句話中的「我們」即與「人生」卻又是同一的東西。於是便應得改為『人生以科學解決人生』或『我們以科學解決我們』了。在這種句子中，第一個人生或我們與第二個人生或我們卻不盡相同。猶如『我以刀殺我自己。』第一個我是能殺者，第二個我是被殺者。我所殺的只是被殺的我，而能殺的我卻是在外。科學與人生亦然。科學所解決的只是被科學所解決的人生而不是用科學的人生。就被解決的人生與科學的關係來說，可以說科學能解決人生。然而就用科學的人生與科學的關係來說，可以說科學不能解決人生。所以主張科學解決人·生，這句話實在沒有甚麼可怕。而況說科學能解決人生還未必即包含有主張人生是機械的意思。我說人生直是機器，豈非更進一步麼？不然。照我在上文所說，凡是低的無不為高的所左右，凡是高的無不以低的為基本。所以我們這個人生，從其所包有「低的」而言，自是一架機器，而從其為高的，則又是一個機器的指揮者。

機器與價值不相衝突既如上言，而人生煩悶與悲觀的根源則尚未破除。須知人生所以有不滿足並不是起於機械觀與價值觀的不相倖，乃只是由於我們的願望與妄想太多。我們有許多不能實現的奢望。例如我們怕死，總想活到一千年。我們怕老，總想是翩翩年少。有時我們仰頭看月，就想飛到瓊樓玉宇高處去徘徊一下。諸如此類的心願真不勝枚舉。願望不能達以至於失望。失望即咀咒人生，把人生視如糞土。須知人生於此是本不負責任的；只是你的心願太越了人生所能及的限度了。我以為一切煩悶與悲觀其根源皆在於此。而尤以中國現代的青年為甚。他們於無意識中受了誇大狂的暗示，對於古時及現時沒有一些瞧得起的。當其初是不可一世，迨後來忽而失望，便大悲觀，大煩悶，甚而至於自殺。於是覺得人生太無意味。其實不必如此。人生亦不是不許有奢望。有了心願宜切實努力以求實現。如我們希望長生，苟作此心願，不妨埋頭於生理學實驗室數十年研究長生是否可能，或有可能性，亦未可知。如我們希望不老，亦可以如此研究以求之。雖不能說完全達到，然總可見得幾分端倪。這方是正軌。若是一失望即頹喪，則顯然是求現成的飯來吃。便是不識人生真詮的人。中國輓近的教育似有這種流弊：一

方面刺激人們的慾望，使其增高而他方面又獎勵速成。於是凡受了新風氣所鼓盪的人們總是不安分，不知足，但同時卻又不知何由以改進之。社會遂呈杌臬不安的現象。這並不關於人生觀因爲完全是一種迷惑，只須用理解的力量可以袪之。

七

上述的話恐怕還不足以折服另外一部分人，這些人對於人生有無目的提出討論，而以爲人生苟無目的，實是不值得活着。所以我現在又要討論人生的目的了。古代人歡喜主張一切皆有目的。如說天生草木是爲畜牲吃的，而天生畜牲是爲人類吃的。近代人卻歡喜主張無目的。如說你看水在那里流，何嘗有甚麼目的；風在那里吹，何嘗有甚麼目的。我覺得於此兩說以外尚有第三說。原來「目的」這個概念在普通總是指在其外的而言。如牀的目的是人去臥在上頭；刀的目的是拿了切東西。所以目的總是在其物本身以外。所謂無目的就是說這個東西於其本身以外別無所爲。照這樣說，我們可以說人生無目的，因爲人生於其本身以外是別無所爲的。不過如此，豈不是人的活着即等於水流風吹麽？這卻又不盡然。

我於此則主張人生是有目的。不過他的目的是「內在的」（immanent）即在於其本身中的。所謂內在的即是反對在外而言。這樣豈非即爲了生活而生活麽？豈非是一句費話麽？不然。我所謂內在的乃是說在其本身內，並非說即是其本身。換一句話來說的明顯些，就是人生的目的即在把自己弄得圓滿完成。我名此曰人格的自己構成（self-making of personality）。於此請先對於「人格」解釋一番。甚麽是人格？人格學者迄今沒有滿足的定義。最近過登（R. G. Gordon）以層創的進化論來說明之，頗有可取。所以我以爲人格是一個進化的突創品，在全宇宙的進化級梯上可算是比較的最高一級。因爲他的統一最強，他的攝括最廣，他的交倚最密，他的支配最活。換言之，即從囫圇與自由來看，他是最進化的。因此我們認其爲最高的突創品。其中所含的要素而爲其下一級所無的乃是周詳的思辨力與親切的責任感。這兩件合起來遂成所謂「自覺」就是自己曉得自己處於宇宙中的眞正地位。詳言之，即對於自己的存在以及自己以外的存在都有充分的認識，並且知道自己應當如何。用舊式的術語來說，就是具有「良心」。我以爲良心是人格的要素之一。於是我們的討論又將移到良心了。

有許多人把良心即等於道德的判斷。道德判斷的起源有許多的學說。我的意思以爲直覺論的主張亦有理由。例如一個農夫，他看見一個人落水，他當時會奮不顧身地去救他。而一個上等社會的人反是躊躇不前。這其間的緣故就是當其時的道德判斷不由於計較利害。他只覺得非如此做去則心不安。並沒有想到有是非利害的關係。這種道德判斷究竟從那里來呢？我以爲最可取的學說當然還是進化說。就是我們可以主張「良心」是一個心理進化上的突創品。這個意思就是說道

德的判斷可以遺傳的。本來後天遺傳與心理遺傳在學者間尙多爭論。不過近來的研究卻都傾向承認於後天遺傳，即關於後天遺傳的證據又搜得了不少。而尤其可注意的是俄人包烏洛夫（J. P. Pavlov 所著 conditioned Reflexes 已由 G. V. Anrep 譯爲英文，本年在倫敦出版）的關於白鼠的實驗。他把白鼠餧食，而每於食時必鳴電鈴。久之，白鼠便有了聯想，一聞鈴聲即望得食，雖則食物不在其面前。這種聯想的造成在初試的白鼠須三百次以上方可，而在這個已經有此聯想的白鼠的兒子，則只須一百次就造成了，且在其孫子，則只須三十次，其重孫只須五次。這顯足證經驗是可遺傳的。我們無論作甚麽事，最初總是「亂試」(trial and error) 即俗話所謂「碰一碰看」，在最初必是碰的次數很多，於許多的碰中忽爾一碰得巧，竟爾成功。迨後來必是碰的次數逐漸減少。這其中的緣故即以包烏洛夫的實驗來說明，就是把經驗由遺傳而深印於有機體中了。於有機體中添造成許多的通路可以使其自由聯接，而不專待於外鑠。關於道德的行爲亦是如此。我們的祖先對於道德行爲的決斷必亦是在那里亂試。他們碰試的結果知道說謊的總是吃虧；忠實的總是得益；利己害公的總是反害自己；拿人當人來看總是無損。諸如此類，所以我敢說凡現在人類社會所存的道德規律無一不是由經驗而得來的。這些經驗歷了五千年，而代代遺傳，以迄於今天的我們，直是在我們的機體上鑄了深刻不磨的痕迹。平時我們對於道德好像一呼一吸，一點兒亦不覺得有甚麽異樣。所以良心亦就不發現。這種用不着喚出良心來的生活是最平坦最安逸的生活。我們大概都是如此。惟有於所謂「天人交戰」時方把良心喚出來。在那時無論是人欲戰勝天理，抑或是天理征服人欲，而總之這時的良知作用決不是情意的判斷，而依然是知的判斷。所以有人把良心認爲是情意上的東西而不涉於理智，這乃是大錯。須知道德觀念的造成是以理智而利導情意。情意好像是水，而理智是抉河者，只須不是堵塞，而要他瀉就瀉，要他直就直，原不必依着水的固有流勢。所以良心是理智的有機化，並不是甚麽另外一種情意。我因此不把良心改爲「良知」，乃是因爲照良知的正解爲「不慮而知」，而良心的作用則絕非一無所慮。良心中有知的要素爲重要的成分，恐怕無人不承認罷。照我於上文所說，人生的目的是在人格的完成，而良心只是人格內的一個要素，不可把良心與人格混而爲一。

人格的自己構成不僅在理智的有機化，且亦在當下的理智。理智的有機化是我們祖先的理智傳到我們身上。而當下的理智即是我們自己的理智。我們必須合這兩種方得有善良的人生。於是我們的討論又輪到理智了。著者相信把人生完全托付於理智乃是最適宜的人生觀。所謂完付託付於理智就是凡事必以理智爲指導。理智以爲可則可之，以爲不可則不做。這種以理智爲依憑的生活，在近世的科學昌明時代，恐怕反對的人已不多了。老實說，我們現在一切生活已是大部分建築於理智上了。雖則這樣是出於不自覺。例如我們覺得渴而思飲水，則必

須挖井。但挖井是理智的事，因為須對於水源有研究，對於鑿法有研究。又如我們在夜裏覺得黑暗而想求亮光，則必製造燈。由洋燈以至電燈都是理智的出產品。我們覺得距離太遠而想行路較捷，於是造車，造火車，造飛機等。諸如此類，不勝枚舉。總之我們的生活是一天亦離不了這些。不過我們自己卻沒有十分覺得。所以我說人類的生活是由千百年來於不知不覺中已漸漸走上了創造智慧的長途的首段。可見我的主智的人生觀一半是主張而一半亦是事實。乃是根據歷史與事實而發的，並不是浪漫的空想。須知這種建築於創造智慧的生活是堆積的。所有的理智並不逝去。所以我們的人生不是有固定的範圍，而乃是一天一天廣大起來，一天一天擴張出來。雖則就一個人來講，只不過七八十年，而在古代野蠻時期的七八十年與在近世文明時代的七八十年，其生活實大有廣狹不同。以近世十年可以抵古代一百年。這就是就理智的堆積而言。但有人說人類的理智雖是堆積的而其行為則不是如此，所以可說人類是兩條線，一是知識線，是增高積厚的，一是行為線，是始終反覆而已。這種主張在我卻以為理由不甚充分。須知知識與行為是有密切關係而不能切開。如以日本的大地震為例亦可略窺一斑。地震本是絕對不可抗的。然而人類運用理智尚可求出所以稍稍避免的方法。如耐震的建築與免火的器具以及其他發明，都是想吃了一回大虧以後不再吃第二次大虧。誰說人類的知識是與行為並行而不相關呢？從這個以知識變更行為的實例來說，人類的行為經過知識的修正，從自有歷史以來，可算百分已居八九十了。現在所餘的只是人類的野性。所以我主張有所謂「文化人」是對「素樸人」(naive man)而言。所謂素樸人即是原始人。而文化人則是經過改造後的人。以理智的力把人性完全改造一番，其所得的成績即是文化人。文化人與素樸人完全是兩種人。不過在古代以理智改造人是出於不自覺，而近代則出於自覺。所不同者只此而已，並非改造人性的大業自今日始。因為於上述的有機的遺傳以外尚有社會的遺傳，如言語，風俗，制度等等，而合起這兩種遺傳來，已把素樸人於不覺中推上了自己改造的長途。素樸人一天一天自己改造自己以成文化人，所以再復返於原始是不可能的了。因此我大反對「復返於自然」的思想，認為是不懂人類文化的真價。我們今天只有推進文化，決不能咀咒文化。須知文化的發生原出於不得已。苟素樸人而能生活安適，不感缺憾，當不會自己去改造自己了。既須自己修正，便知其有此需要。所以文化的發生不是隨便的。我們若對於現在的文化感不甚滿足，則我們惟有把文化更推進一步。我說人生有內在的目的就是指此。就是說人生的目的在把自己弄得更文化些。換言之，即在自己改善自己使自己愈變為文化人，其文化愈高其人格愈圓。

以上所說以理智指導生活而改善自己，還是就淺顯的而言。老實說，理智如一把刀，無物不可以斫。我有一天在鐵匠店，看見他們在那裏造刀。他們造刀的工具卻仍是刀。可謂以刀造刀。我頓時覺得以此來比喻

理智再巧不過了。理智既能改善理智，則我們的生活只是純然一個改造的歷程而已。生活上沒有一處不在改造中。正猶肉身的有新陳代謝，時時不斷地在那裏運流。雖則我們的生活是和生理的新陳代謝一樣，無時無處不在自己改造中，而始終跑在前面無法超過的卻又是這個理智。所以理智總是常居於能改造的地位，而一切其他都是被改造。從這一點來講，我們可以借用舊時的名辭而主張唯有理智可稱為「眞我。」於是我們的理想生活就是把這個眞我提出來，使他不斷地從事於改造我們自己。且從宇宙觀上看，理智是進化的最高級，則我們生於宇宙間便應依此程序而充分發揮理智以符其地位。所以我這種主智的人生觀是與上述的宇宙觀相聯的。詳言之，即宇宙的進化上似乎以理智為最晚出的突創品，則人生的精華當然在理智了。若人生而不能充分發揮理智，則從宇宙的進程上說，可說是孤負了人生。可知人在宇宙中之所以為人，即在其有理智，換言之，有人格，因為道德觀念本在智的範圍內。所以人之一生只是一個理智的實現而已。無論學者名為「自我實現」也罷，「人格實現」也罷，而要不能把這個宇宙進化上的特徵（即理智）置諸度外。於是我們不妨下一個小小的結論曰：根據上述的進化論的宇宙觀，人生的特徵即在有能左右萬物並改造自己的理智；且理智之為物是進化上最晚出的，人的可貴亦即在此。依這樣論列，我們亦可以推知我們應得如何做人。讀者若不憚煩，則我不妨再重言以聲明之曰：即我們於認明理智即人生以後應該即順着這樣主智的生活而活着。我所以說人生有目的，亦就是因為有了理智，能把無目的的自然生活改變為有目的的理想生活。

八

我這樣極端主智的人生觀或許引起人們的懷疑，以為太把人生的情慾抹煞了。於是我現在便請討論人慾的問題。第一，我們須得問慾望是否人生的根本。中國人所謂「欲」在心理學上似乎有四種皆與之有若干相當，即衝動，欲望，本能與意志便是。但這四種卻各各不同。四個之中以意志為最難捉摸，所以往往把意志即同於衝動。衝動一半是生理的現象，不純是心理的特徵。所以有人以有機體的平衡來說明欲望。以為有機體無論由外部的刺激抑或由體內的刺激，而使有機體不得平衡安息時，便起欲望，則所欲就是求有以復返於平衡安息。但生物有機體是不斷地受刺激，所以無不是甫得平衡而又不平衡起來。以致欲望如波，一起一伏，是斷續而相連的，永無終止的時候。其實衝動亦可以此說明。衝動是從其後逼而言，欲望是從其前誘而言。實際上卻不能有十分大分別。至於說於我們普通生活上的欲望以外，尚有一種根本衝動。僅僅是漫然一動而已，無所向，不自覺。這便是蕭賓浩（Schopenhauer 舊譯叔本華）的「盲目意志」或柏格森的「生命衝動」。遂涉及玄學的範圍，與心理學無關了。所以我們的討論可分三項曰欲望，衝動與本能。

就欲望而言，只是有機體失了平衡安息時的一種反動。並不足爲人生的根本。至於衝動，若講到根本的漫然一動，則是生命的特徵。但須知生命的特徵並不得即認爲人生的特徵。因爲鳥獸等動物亦是有這樣的根本衝動。人之所以異於禽獸雖是幾希，然決不能說亦是牽着這個根本衝動而自然前進，而必是於此以外還有些增加。所以我們不能把衝動列爲人生的要義。照我在上文所述的宇宙觀來講，凡是高的無不吸收低的，無不包括低的。這就是說人的生命當然包括生命的特徵，然其所以爲人又必須於生命特徵以外另有些別的。所以我決不否認衝動，但只承認衝動是人生的「低的」一層。人生不能專靠這一層。換言之，即衝動亦可以說是人生的根本不過於此處所謂「根本」不是說人生全靠着他，乃只是說不過原料而已。好像我們說明生物，我們決不能離開其體質，但須知生物的生命，其特點不在體質。我們於人生亦應作如是觀，必須知人生於衝動以外另有所增，而此所增乃足以左右衝動。因此我大反對那種主張滿足自然欲望或衝動的人生觀。我以爲人類沒有固定的自然欲望或衝動。論到此又涉入本能的範圍了。

近代心理學家以及社會學家都注重於本能的研究，想於本能中求窺人類的「本性。」其結果即爲列舉了許多本能。在最初以爲是固定的，後來再加研究，知道都是與後天的習慣息息相通。生物適應環境，其行動的樣式是否完全不學而能，亦是很難斷言。所以本能的研究反由確定而變爲不甚確定了。有人主張沒有本能，其言雖不無過甚，然未始無見地。總之在今天，本能的研究尚未足使我們藉窺人類是有固定的本性。

凡此種種皆足爲我的對於人欲的處分法開闢徑塗。我的對於人欲的辦法，並不是把人慾看得很輕。我以爲照上述宇宙觀的原則，凡高的必包涵低的，則我們的人無論如何是理性的，而總脫不了人慾的牽制。所以人生觀上對付人欲是一個大問題。向來的意見可分三種：曰絕慾主義，把人欲從根本上撲滅；曰縱慾主義，聽人欲自然暢流；曰節慾主義，把人欲調節一下，不使其氾濫。這三種見地，在我看來，都不甚妥當。因此我另立一個「化慾主義」或「移慾主義。」我在拙著獸性問題一文中已詳述之了。現在再把大意總括於下。

我在獸性問題上曾說：『近代新心理學雖則告訴我們說，人類的一切高尚行爲與心理都可以窮求到有下等動機潛伏其中而不自覺，然而卻又告訴我們說一切下等動機都可以轉移向高尚的方面來發洩。這種轉移在新心理學家有一個專門的術語，是sublimation，我則譯爲升高或升移或提升。凡本來只是利己的本能都可以設法變爲有益於社會的本能。例如自炫本能是種下等本能，但人類可把這種本能升移爲愛美。』此外把下等衝動移向高尚方面來發展的實例眞是很多很多，似可不必一一盡舉。總之，人類的下等慾念不是沒有法子對付的，乃饒有許多精巧的方法。不過有一點須大大注意：就是我們只能化他，移他，而不能絕他。所以我主張對於人慾從積極方面是必須把他移到

高尙地方去發洩，從消極方面是必須得最小限度的滿足。積極方面的化慾論，我已略說了，現在還須把消極方面的重要來說一說。

英人哈特飛(J. A. Hadfield)說：我們欲想以創造的工作來升移一個人的色慾本能，但其人的這種本能若是已完全壓抑完了，必亦無法進行。我覺得這句話是對的。我們要提升下等本能卻不能打倒下等本能。打倒下等本能要發生種種的病態。所以我們既不打倒他，便須給以最小限度的滿足。須知人生的基礎慾念不外乎是飲食男女。我們能不吃東西麽？不能。我們能不穿衣服不住房子麽？不能。我們能不結婚麽？不能。雖則吃東西但不必吃好東西，穿衣服但不必穿美衣服；住房子但不必住大房子；娶老婆但不必終日跳舞講戀愛。這便是我的最小限度滿足論。若是並此最小限度而不有，則人生殆卽成爲不可能了。否則亦必生病。吃與穿與住非有些不可，比較容易明白。至於男女，雖似可以控制，然亦不是永久的辦法。主張根本絕慾的只有佛教。不但終身不許有男女之事，並且不許動男女之念，並且主張絕食慾。最初雖辦不到絕對不吃，然總是隔若干日一食，而又食得很少。至今內地的深山中尙有這種修道的和尙。我對於這種「無生」的生活法，亦同馮友蘭君一樣，以爲不是多數人所能行，至於若有人去行，我們亦只能表示相當的敬意罷了。

有一種思想把人慾視爲汚穢，又有一種思想把人慾視爲神聖。我則以爲兩種思想皆不對。老實說人慾決不是好東西，不能任其橫流，而處置之法，於許多方法中，似以一方提向高尙，他方最小滿足爲最妥當。於我這個方法以外，馮友蘭君亦有一個方法。大概是：

「假使人之欲皆能滿足而不自相衝突；此人之欲與彼人之欲亦皆能滿足而不相衝突；則美滿人生當下卽是，更無所謂人生問題可以發生。但實際上欲是互相衝突的。不但此人之欲與彼人之欲常互相衝突；卽一人自己之欲亦常互相衝突。所以要個人人格不致分裂，社會統一能以維持，則必須於互相衝突的欲之內求一個「和」。和之目的在使可能的最多數之欲皆得滿足。所謂道德及政治上社會上所有種種制度皆是求和之方法。」

馮君的思想，從表面上看，因爲他主張「和」，似可說是東方思想的精神，而其實則全是從西方思意出來的。他又說：

「至於實際上具體的中和，通則須理智之研究，方能得到。譬如「惟酒無量不及亂」。雖僅有關於個人而若能知如何是亂則亦已牽及過去經驗；牽及過去經驗便有推理作用。至於我之自由究若何方不侵他人之自由，以及社會上政治上諸種制度之孰好孰壞，則更非理智對於各方情形具有切實的研究不能決定。……理智在人生之地位及其功用，卽在引導諸欲，一方面使其能得到滿足；他方面使其不互相衝突。理智無力，欲則無眼。」

照他這說，理智乃是調和諸欲的一個工具。因爲人欲沒有眼睛，必須請理智權作其眼，可以燭見前途，不致亂闖。這顯然是以欲爲本以智爲

附。和我所說卻不相同。我以爲可以商確的地方不在我的欲與你的欲相衝突時如何調停，而在我自己昨天的欲與今天的欲相衝突時如何調停。若說是依着今天的欲，則昨天的欲勢必全被抑壓。所以調和諸欲在事實上幾乎可說是一件絕對不可能的事。因爲一有調和則對於各個的欲必有所節抑或刪削。若說對於各欲都能使其得到滿足，這是事實上永不會有的。一個人既須自己調和自己的欲，即不消說一個人必須自己節制自己的欲。因爲諸欲的調和在人與他人之際或許可以設法辦到，而對於自己則絕對沒有方法使兩個互相衝突的欲皆得滿足。所以這種和欲論，我以爲只能在人與人之間而言。如其自己亦非調和不可，則勢必採用我的方法——即化慾與移慾。總之，欲是無眼，而理智卻非無力。因爲我們不能使「力」全屬於欲。果真欲而有力，則理智亦必無法處置他了。既須把欲完全置於理智的統治之下，則我們便不必說生命的主力是在欲而不在智。於焉君以外，近見英人喬德 (C. E. M. Joad) 撰有常識的倫理 (Common sense Ethics) 一書亦主張欲望的合理化，但其說似尚不及焉君，故不評述。

大凡重視人欲的必還有一個意思就是以爲在人生中快樂是一個重要的條件。此即是所謂快樂論。我以爲快樂論的大弊病即在不明快樂的性質，而誤把快樂認爲實在的。譬如我們吃東西，在快樂論者必以爲美味到口，原是一種求快樂。又如男女相悅，快樂論者亦必以爲這是求快樂。而我看來，皆不然。試問何以吃飽了以後，即使再拿了美食來，不想吃呢？可見美食與快感完全是兩件事。有時滿桌美食尚覺不能下箸。有時素菜薄粥，轉覺美不可言。可見快與不快完全是一個情感的調子的變化，而與外界對象的事物沒有多大關係。我們想吃，並不是求得吃時的快樂，乃是體內有一種不安的刺激——即飢餓——致有機體失其常衡，於是想要恢復其平衡安息，所以非吃不可。我以爲凡這些吃，穿，等等都是因有所不足而逼迫以成，換言之，即都是由後推的，不是由前引的。至於快樂的情調只是這些行動的附帶現象。但這種附帶品的情調卻是如波浪一樣，一起必有一伏。你要想使他只起而不伏，則絕對辦不到。往往看見有人在那裏痛哭，我們必以爲他的心裏十二分悲哀。但有時亦許不然。當他初哭，或許是很難受，但在他哭了一些時以後，雖則還在那裏哭而或許已經不甚難過了。所以『終日以淚洗面』這乃是文人的形容話，事實上決不會有的。有些人在牢獄裏，有些人作乞丐，從外面看去，都是很難受的，而在其本人卻並非時時刻刻皆難受。所以求情調的常住以便永久快樂是不可能的。並且我們的人生大部分是在不苦不樂中過生活。換言之，即於快樂與苦痛兩種情調以外，尚有一種所謂「無差別」(indifference)，就是既不覺得有甚麼快活亦不覺得有甚麼不舒服。快樂論的失敗即在忽視這三點：他不知道衝動是後推的；他不知道快樂是一個情感的調子，決不能維持永久的；他不知道尚有「無差別」的時候，人生卻以在此種時候爲多。

但西方思想所主張的『人生求幸福』這句話中「幸福」一辭並不是指快樂而言，所以於快樂論以外又有所謂幸福論。嚴格講求幸福究竟是甚麼亦很難說。因此我暫時不深涉論。而以為我所主張的推進文化與造成文化人的意思亦或許可稱為幸福論之一種。於是我們的討論又須移到如何造成文化人與推進文化了。老實說，個人無論如何，決不能離開社會。討論人生觀不能專注重個人。現在請一言個人與社會的關係。

社會是甚麼?有人說社會是一個超越的人格；有人說社會只是人與人的團結。我以為兩說中前一說太把社會看得實在了，固定了，而後一說又太把社會看得虛汎了，飄忽了。我以為社會是人生的一部分或許是大部分，雖為人所造，卻有其獨立的存在。所以個人與社會的關係是重要的。自從德人透尼斯(Tönnies)把社會分為兩種以來，學者大概都承認於成文制度的社會以外尚有因利益而自然成立的社會。於是我亦略師其意，從注眼的方面不同而分為「人為的社會」與「自然的社會」(又可稱為基本的社會)自然的社會是以地理與血緣以及歷史等等原因而自然以形成的。人為的社會則出於人類自覺的布置；要何種制度即成何種團體。其實這個分別只是觀察的方面不同；而在實際上則無一自然的社會不是人為的社會。如中國，就其血緣與地勢等而言是一個自然社會；而就其組成國家而言便是人為的社會。不過若就言語與文化來講，又在自然與人為之間。所以這種分別不是截然的，千萬不可誤會。但可以說人為的好像是動脈，而自然的好像是靜脈，其實一個人必須有動靜兩脈方能成形。我們的社會，從其自然的方面來講，是比較上支配個人，而從其人為的方面，卻又是被支配於個人。所以社會與個人是好像一個循環——即若環無端。因此便不能說個人的存在是專為了社會，亦不能說社會的設立是專為了個人。這樣把社會與個人交織為一，便是人的生活。人之相忘於社會正猶魚之相忘於水。不過水卻不能十分變化魚的性質，而社會不然。社會能使人自己變化自己。正猶野獸被馴為家畜一樣。所以人之被馴於文化就無異於猫狗之被馴於人。但野獸被馴是出於不自覺，而人則出於自願與自主。所以人之可貴即在能自己馴自己。我想孟子所說『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這個幾希之點必是指此而言。從自然的社會與個人的關係來說，可說個人是在那裏被社會改造；但從人為的社會與個人的關係來說，則可說個人是在那裏改造社會。這便是我們改造社會，使社會又改造我們。從我們改造社會而言，我們不但必須設立一個想理的社會，最高尚最圓滿的社會，並且我們亦能夠建立起來。至於如何是理想的社會，則不在本篇的範圍，現在請不討論。但總之，希求得着美滿的人生同時必須有極好的社會，因為差不多是一種東西的樣子了。

因為社會是繼續存在，不因個人而斷滅，所以我們又引出「不死」的問題來了。我以為不死可分兩種：一種是社會的不死；一種是個人的不死。所謂個人的不死是人於死後的靈魂不滅。關於此事，近十餘年來，

幽靈學會頗多實驗。我們雖不能卽信以爲眞，卻亦不可遽判爲僞，而有一點是大可注意的：卽近來科學家大多數對於此事已傾向於存疑的態度，不像以前那樣堅絕否認了。我的主張亦是如此：以爲這是一個未決的啞謎。在今天遽然斷定人死以後絕無餘存，似乎未免太早。然卽信以爲靈魂不死，亦無充分理由。所以此事在今天只好懸而不斷。不過有一點可以警戒靈魂不滅論者的：就是假定他日能發見果有死後而永存的靈魂，而對於現在一切科學研究所得的道理亦決不能完全推翻。換言之，卽果有不死的靈魂亦不足以易我們今天根據科學所建立的宇宙觀。所以靈魂問題雖值得研究，而一切人生問題的解決卻不專有待於此。若以爲苟能撥開這個祕篇，宇宙與人生便大大改觀，這則未免過分。因此我不承認靈魂不滅的主張對於眞正的人生問題有多大的貢獻。

然則我們豈不是死了就完了麼？不然。果眞我們的宇宙是多方複雜的活絡架構，則我們一舉一動無不致其影響於遼遠。果眞這個架構把時間收納其中，而時間又不僅是直線的一系，則我們行爲的影響不僅必遠屆於未來，且亦可波及於過去。且照上文宇宙觀中的進化眞義來講，既是一層囫圇一層，一層自由一層，一層主宰一層，則我們在現在所謂的最高層，當然其影響的廣大必較其他爲甚。這就是所謂「不朽」論。馮友蘭君亦是如此說，其言如下：

「不朽是指人之曾經存在而不能磨滅者。若以此義解釋不朽，則世上凡人皆不朽。蓋某人曾經於某時生活於某地乃是宇宙間一件固定的事實，無論如何不能磨滅。中國人所謂人有三不朽：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再次立言。能立德立功立言之人在當時因受知而爲大人物，在死後亦因受知而爲大不朽。大不朽是難能的，若僅僅一個不朽，則人人都能有而且不能不有的。所謂留芳百世與遺臭萬年，其爲不朽，實是一樣。」

在這一段話中，與我的主張卽有不同。我以爲人之不朽，無論是立德立功立言，決不是指曾在宇宙間的地位而言，亦決不是指在時間上存續較長而言，而必是指依着進化而言。照上文宇宙觀中所說，讀者當已知道進化與時間是截然兩事。所以從順流於時間而言，無論餘留若干年而終必消滅，則無所謂不朽。換言之，卽不朽亦朽。從曾在世界上一個地位而言，誠如馮君所謂『不能不有，』則不朽與朽完全同一。換言之，卽既無所謂朽，當然亦無不朽。須知朽若等於不朽，則分別不起，而不朽論便無法成立了。我的意思完全異於此。我以爲留芳百世與遺臭萬年有絕大的不同。只須看立德立功立言的順序便知古人對於這一點亦認爲有分別。雖則古人的意思未必就是我今天的意思，但把立德列爲第一，列爲太上，而不把立言置於前頭，則可見不朽是不以受知（卽被時人及後人知道）爲條件。一個人若其品德高尚，雖無人知而其造福於人類，決不下於那種有口皆碑的大英雄大豪傑。我想古人把立德列爲首圖，亦許卽出於這個意思。所以從這個德功言的次序上看，其中不

可謂無深義。卽就受知而言，留芳與遺臭確有不同，亦可類推了。我以爲人之不朽卽在其人於死後有無眞正的影響被於進化的前途。因爲宇宙是在那里進化的，人生是在那里向上的。苟一個人能順着宇宙進化的本性，依了人生向上的天職，無論是思想也罷，是功業也罷，是品德也罷，只要有所增進，則便可算是不朽。反之，對於宇宙人生的進化，若是滯而不進，逆而不順，則其人其行縱有許多人知道，亦不足稱爲不朽。因爲宇宙是進化的，惟有推進文化是加一分力於進化；惟加一分力於進化始有眞正的影響及乎後世；惟眞能致影響於後世人生方爲不朽。否則若與文化無關，則便與進化不涉。所以留芳與遺臭，其性質不同：一個是眞致有確實的影響於後世人生；一個只是人人口上的一句空話罷了。其分別卽在一實一虛。遺臭是虛的，因其人的姓名雖在人人嘴裏，但其人於文化的增進沒有關係，他遂不能有眞正的影響及於後世人生。我們可以說遺臭不是不朽，而乃是朽。但我主張沒有絕對的不朽，且凡人皆朽。所謂朽與不朽只是指其人對於宇宙人生的進化上所貢獻的影響大小廣狹而言：其影響小而狹的卽是朽；大而廣的便名曰不朽。而實則無論如何大而廣，而終不能波及宇宙進化的全程，所以不朽亦終必變爲朽。可見這原是程度上的等差而已。不過人生於世，總希望自己能內而把自己的人格愈提愈高，外而把所處的環境愈改愈善，則其所爲之影響可謂於可能限度內已屆極遠極廣極大的程度了；如此當然可以尊稱之曰不朽。我說人生有內在的目的卽是指此而言。此種樣子亦可稱爲「自我實現。」

不朽與不死的正解既已講完，尙有一個與不死有關係的，就是自己願意死，普通名曰「自殺。」須知人生觀中原包括有人們對於死的觀念，固不必改爲「人死觀，」我們卽可以討論死與自殺。自殺是不應該的麽？是罪惡麽？我以爲這個問題須分別觀之。近來社會學者用統計法來研究自殺，而發見是一個社會的現象。所謂社會的現象當然是說出於暗示，囿於風氣，傳自歷史；而並不是個人自覺的發動。這種研究有事實爲其根據，我又安敢否認。不過我以爲於此類自殺以外，必還有個人自覺的自殺。這種出於自覺的自殺，我主張決不是罪惡。我這句話並非獎勵自殺。老實說，獎勵自殺是不足畏的，因爲人總是怕死的；縱使你竭力獎勵人們自殺，而終不會羣趨如鶩。至於我所以說自覺的自殺不爲惡乃是因爲根據人生有處分自己的權利而言。一個人在世上對於他自己既然能够要怎樣便怎樣；要吃便吃，要不吃便不吃。只須不侵及他人則這種自己處置自己的自由當然是可尊重的。難道獨不許他要死便死麽？豈非有些矛盾麽？一個人的自己要死，其實卽等於他自己要作學者，要作工程師，要今天一夜不睡覺，等同是自己處置自己的一種自由。反之，一個人自己要作賊，其爲罪惡是由於作賊乃是害他人的事。設若不害他人，便亦不失爲一種自由。所以從這一點上看來，自殺而果出於自覺，實不可認爲罪惡。

有人說不然：我們沒有要死便死的權利，正因爲我們不是要生便生；

我們既是生了，便當安於生。這句話亦有理。不過我們不是要生而始生，是一件事；而要死就死則又是一件事。其間沒有十分關係。譬如生兒子亦不是我們能隨意要生就生的。有許多人求子而竟無子；有許多人怕子女大多而仍有生育。但我對於不許生育（即自禁生育）卻確有這種權利。我們的制育無論從那一方面來說，不但不是罪惡，並且可算是很好的事情。所以人們儘管沒有要生就生的權利而尚不失為有要死就死的權利。我終以為一個人自己願意死比一個人願意生而害人，在道德上是有軒輊之別。

我的人生觀論述至此可謂大體已完。尚餘一點請略聲明。向來人生問題必牽及宗教因為宗教是助長人生的一個要素。我今何以對於宗教竟不置一辭呢？據我看來，汎論宗教，說宗教如何如何有益於人生是無益的，必須講到具體的宗教。而一講到具體的宗教則沒有一個宗教可以令人完全滿意。孔子不消說是宗教性太淡，可以不論。除了佛教，尚可使人敬服以外；耶教到了今天已是沒有甚麼新的精髓可榨出來了。所以宗教的問題還是以不討論為是。我所以如此只是因為沒有一個適當的宗教，並非否認宗教與人生的關係。

十

現在已把我的人生觀敍述完了，請仍仿照敍述宇宙觀時的例，再來作一個總結如下：

第一，這種人生觀是根據層創的進化論的宇宙觀而始成立。所以人生於宇宙進化的層次中，其所處的那一層，其所有的特點是理智與人格。人生的真義即當本此而發揮理智，構成人格。所以這種人生觀是一種主智的人生觀。

第二，這種人生觀既根據層創的進化論的原理，所謂高的包有低的，低的役於高的，則必是人格必包有機器；機器必左右於人格。如此雖為機器而不失有價值。所以此種人生觀從這一點來看，亦可以說是自然的人生觀。

第三，這種人生觀既根據層創的原理，所謂一層突創一層進化開來，則必是向上奮進：由素朴人而自己改造以成文化人；而對於文化又不斷地在那里改造，去其渣滓。所以將來或許更有所謂「超越人」出現亦未可知。其人是智明更切一層，主宰更强一層，圓活更大一層，自由更甚一層。所以這種人生觀又是創造的人生觀。

第四，這種人生觀雖則注重於創造，卻不是把人驅入浪漫之途。並不想越階而飛。依然是按着進化的程序。所以就按照進化的歷程而言，這種人生觀乃是樂天的人生觀。

第五，這種人生觀雖則注重於理智，但亦不忽視人慾。並不把人慾視為無足重要。誠知人慾的處置而一有不當，則人生一切糾紛與悖戾困難等皆由茲而起。所以對於人慾必須有一個最妥善

的法子。於是提議一方移慾一方予以最小滿足。這種人生觀遂成爲化慾的人生觀了。

第六這種人生觀雖則不忽視人慾，卻以爲惟有理智是人生在宇宙全程中的特點。所以理智亦可說是眞我。不過理智決不是小己或個人的事。所以這種人生觀又可稱爲無我的人生觀。

我所呈獻的這種人生觀其要點大概盡於斯了。或者有人對我說：你說得這樣好聽，未免是自己騙自己能？我敢答曰：誠然是自己騙自己。不過一切宇宙觀人生觀都是自己騙自己。主張現世界是樂園，固是自己騙自己；而主張現世界是苦海，亦是自己騙自己。所以樂觀是自騙自；而悲觀亦是自騙自。同一自騙自則不如擇一種以爲最宜的來騙自己。因爲不如此，則生活是不能活下去的。此種宇宙觀與人生觀的討論未免令人覺得沈悶。現在請述一個餘義，藉以弛緩讀者的神經。

此餘義非他，即我覺得對於青年說法，似人生觀不及倫理學。現在關於人生哲學的書籍出版眞不得謂少。我今天來談人生觀未免亦有乘熱鬧的嫌疑。其實我對於這些新出版品卻未曾詳細拜讀，這是我要向當世著述家道歉的。不過以我的粗疏的揣想，似乎近來關於人生哲學的書籍出版較多是與新學制上規定中學科程有「人生哲學」一科相關。因爲新學制的中學必須教授「人生哲學」，於是便有人來編纂這種教科書。這原是依着經濟學上的求與供的原則。但我於此卻有一個大大的疑問：就是難道以前的中學沒有這一科麽？或曰：有之而非人生哲學乃是倫理學。於是我們的問題又變了是：究竟人生哲學與倫理學是一是二呢？如說是一，則又何以近來出版的人生哲學書其編制其內容，都是注重於歷敍哲學家的各種人生觀而不像倫理學書那樣討論德目呢？如說是二，則人生哲學豈是在倫理學以外的一種新學科麽？究竟這種新科目是幾時立的呢？老實說，中國人而講科學與哲學總是跟着外國人走。更老實說中國人在今天的學問界，跟着人家走乃是正辦。於是我們便要問這個新科目在外國是幾時立的呢？其外國文相當的名詞是甚麽？但以我所知，卻從未聞外國於倫理學以外另有人生哲學一門。並且以我的淺見，卻亦從不知「人生哲學」四個大字與英文那一個名詞相當。有人說就是 Philosophy of Life。果爾，我請讀者注重那個 Life 的字樣，而須知並不是 human Life。所以我以爲這句英文只能譯作「生命哲學」，而決不能譯作「人生哲學」。然則就是 philosophy of human Life 麽？但這樣的字句卻亦不甚多見。所以我敢大膽說一句話：就是外國從來沒有人生哲學的名稱。至於人生哲學在倫理學以外不成爲一個獨立的學科更不用說了。

既然如此，何以我們反有了人生哲學呢？以我的朦朧記憶，好像是人生哲學四個字是初發現於胡適之先生的口裏。好像是他不以舊來把 "ethics" 譯作「倫理學」爲然，而創此新譯以代替之。果爾則人生哲學乃只是 ethics 的譯名，當然與所謂倫理學是一了。不過後來的情形恐非胡適之先生所料。這樣以誤傳誤下去，他又無一字聲明，令人未

免可怪。因爲現在人生哲學的教科書與舊日倫理學的教科書其內容確有不同。其不同頗似地理與人文地理的不同，歷史與文化史的不同。若有人主張於中等學校（卽初中與高中等）只教授文化史而不必教授普通歷史，專教授人文地理而不必教授普通地理，則我必出來反對。因爲學生若沒有歷史的知識決不會懂得文化史，沒有地理的知識決不會明白人文地理。這些道理原是很淺近的。所以我今天卽根據這個道理來反對現在的以人生哲學代倫理學。因爲照現在人生哲學的編制，只是側重於各種人生觀的理論，並不像舊來倫理學有各項德目的論列。在青年時代，究竟其反復思考力不甚發達，所以應當注入些道德的規範爲要緊呢，還是授以玄辯爲要緊呢，實是一個問題。我雖是一個蘇格拉底的極忠實的信徒：深知道德就是知識；未有明知不善而肯去躬蹈的；其作惡的都是由於不知其爲惡。所以增加道德的辨認便是提高道德的涵養。但我於此卻以爲增加關於辨認道德的知識不僅在了解人生觀的理論。須知人生觀與實際人生的關係實大足供我們一研究。而現在一班歡喜高譚人生觀的人們總容易犯着一種錯誤。就是他們若不認爲人生觀是一種譚玄說妙毫無實用的東西，便卽認作恰如良藥，立刻能起人們的沈疴。其實這兩個相反的極端論都是錯誤的。我敢說人生觀不是無用的空譚，卻亦不是唯一的靈藥。我的意思是說：人生觀確能左右實際人生，但左右實際人生的卻不只是人生觀。若以爲採取甲種人生觀的人其實際人生必大異於採取乙種人生觀的人。此說亦並不是絕對無理。不過須知實際人生中至少有一部分或許是大部分，是無分別於甲種人生觀與乙種人生觀的；換言之，卽對於人生觀是無間於甲乙丙丁的；再換言之，卽其人無論取那一種人生觀而其實際人生總是沒有多大變化的。例如『不要打謊。』無論其人是抱厭世主義抑是抱樂天主義，都沒有多大的出入。又如『待人接物必出於誠。』無論其人是功利主義或是浪漫主義亦必不能加以變化。須知這一部分的道德對於人生觀是共通的。而青年人必須知道的以這種共通的道德較人生觀爲重要。所以有人主張把倫理學從哲學中抽出來而送到科學裏去，就是這個道理。我雖不信倫理學能完全移到科學範圍而無餘留，然我總相信道德必是一天一天趨向於統一與公共；其受異說的影響必一天一天減少。這便是道德的範疇性。有人主張人生觀是主觀的。果眞人生觀是主觀的，則我敢說道德是客觀的。果眞如此，則中等學校的教科是應該教授道德而不應該教授人生觀。但現在新學制卻竟以人生哲學占領倫理學了，正好像以文化史來代替普通史一樣。這豈非一件大可驚愕的事麼？然而卻從未有人提起疑問。我因爲大家都不說，所以特別來說一說。

原來近日倫理學於舊日專從理論方面作批評的研究以外已別有一種新研究。就是專從事實方面先調查，後統計，再分析，由風俗習慣中求出人類在合羣生活中所必具的若干規律，並且把各種民族的道德習慣的不同與各時代的道德風尚不同來作比較的研究以求明人類

規則生活的進化趨勢。雖則這種研究尙是初步甚爲幼稚；然卻不可說倫理學專是討論關於人生問題的幾種主義，卽對於這幾個主義作玄辯的批判。同時須知我並不是說倫理學應得除去人生觀而專論究德目。我相信這種從社會學風俗學人類學來研究道德的新倫理學決不能把從哲學來研究道德的舊倫理學蠶食了。因爲兩者各有其領域。非但互不相害，且反有時相助。所以，以我的私見，要編人生哲學的教科書不妨大膽卽照着倫理學來編。其內容最好是將這兩部分都包括在內。不過這件事卻非常難了。尤是關於後一部分。因爲雖則社會學發達了，社會心理學亦發達了，更至於還有甚麽所謂風俗學，然道德的原則還很難縮定。所以這件事是眞難如上靑天了。但我相信若從社會學作比較的研究，從心理學作人性的探窺，再加以理論的指導，或許亦可得有些比較上近於客觀的道德規律。於是再把其中最淺的編纂出來，亦未嘗不可成一種嘗試的教科書。例如關於家庭，子女應如何，父母應如何；關於國家，人民應如何，機關應如何；甚至於一個人在世對於世界應如何，對於自己應如何。這些都可以尋出若干規律使人遵循。對於靑年尤宜使其知道，因爲關於這些事項中有許多道德律既是從人類進化上看，從文化發展上看，大體總沒有甚麽很大的翻覆，則其是值得傳授於後人，可以斷言了。所以倫理學在今天雖可說極幼稚，然卻不能說只是散漫的幾個思想家的個人主張。我們放眼以觀世人，究竟有了人生觀而以自己的人生觀來指導自己行爲的人是居少數，大多數人都是囿於社會上的風俗習慣，尤其是在理智力未充足的靑年界。須知我們固是十二分希望人人都能辦到以自己的正確人生觀來指導他自己，不盡作習俗的奴隸，恢復其合理生活的自由，然我們卻亦同時十二分希望得使習俗而能理性化，於是便可辦到薰染於習俗的直無異於沐化於理性的了。所以我們不能專靠人生觀，亦猶不能專靠道德的訓條一樣。因此我勸要從事於編纂人生哲學的人們不要有上述兩極端的謬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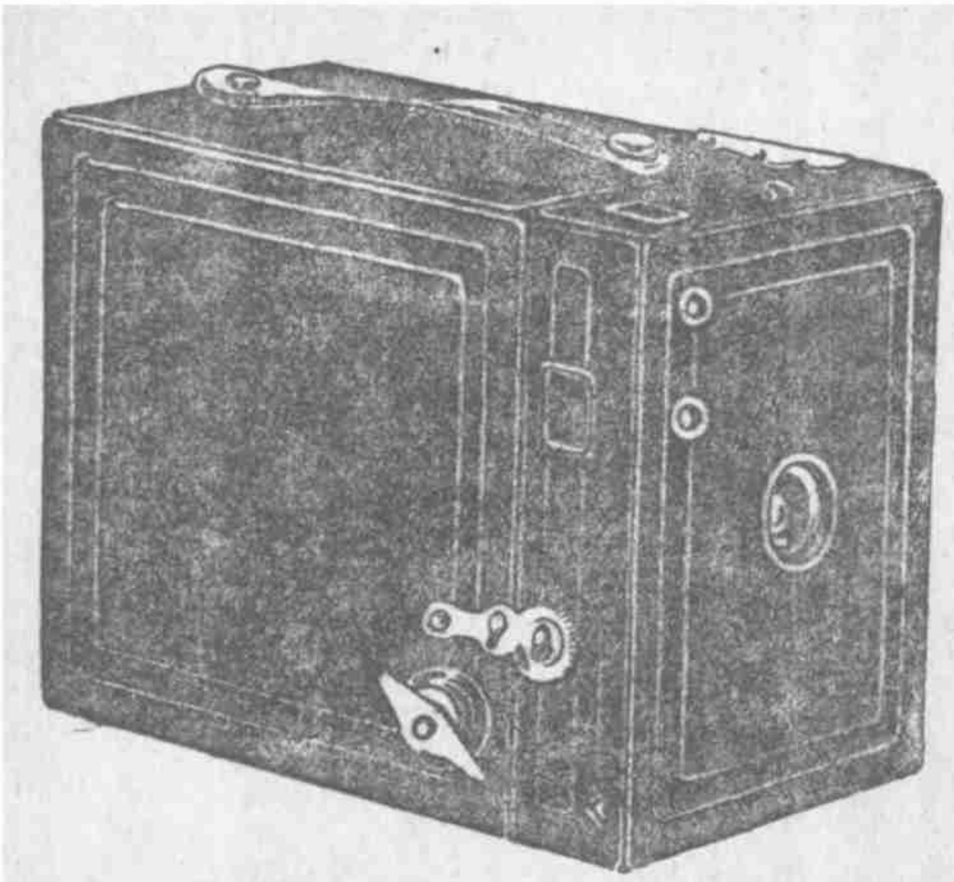
這雖是一個餘義，但其中卻含有一種主張：就是我們對於靑年與其授以哲學玄辯上的人生觀，不如教以社會科學上的倫理概念。所以我這篇宇宙觀與人生觀不是專給靑年人們看的。自信這個意見對於當世賢哲可略貢參考，因附述於篇末。

西曆一九二七，一一，二九，脫稿。



贈送 柯達照相機

不費分文可得柯達照相機



敝公司今運到柯達第二號鷹眼牌鏡箱一批形式與白郎尼彷彿用法極其簡便鏡頭精巧成績優美茲爲推廣銷路起見不顧血本奉贈各界

凡向敝公司直接購買一百二十號柯達軟片十八捲者奉送第二號鷹眼牌鏡箱一只軟片每捲售洋六角共計十元八角

鷹眼牌鏡箱用此號柯達軟片最宜此種優待辦法祇限于有志攝影者經理人不在此例

外埠函購外加寄費六角請與貨款一併預先滙下卽當妥裝發奉

美商柯達公司啓

上海江西路六十四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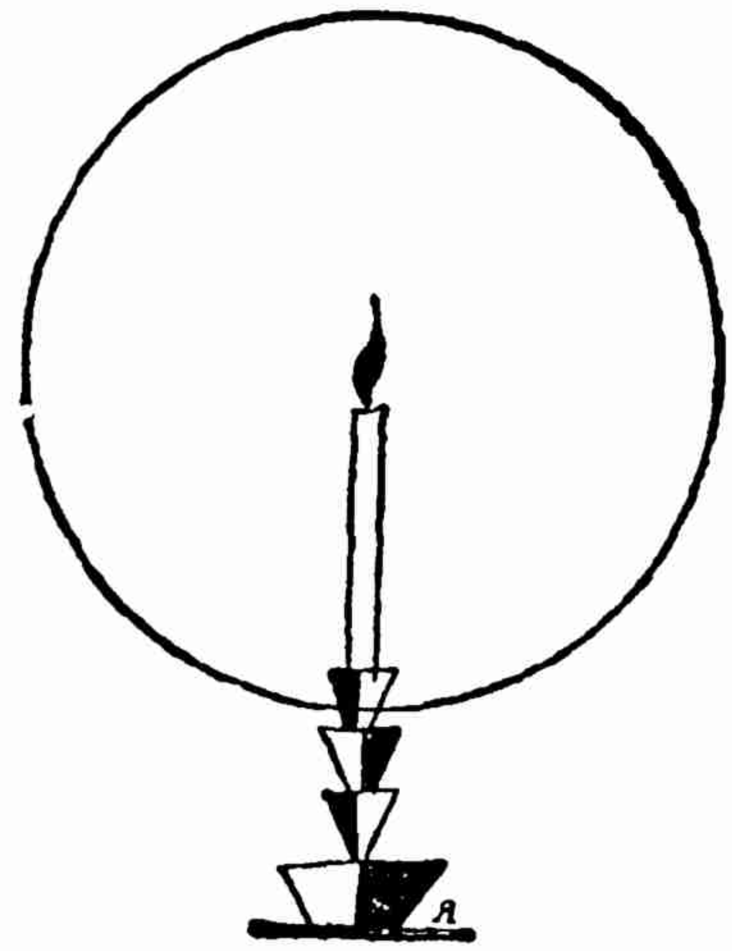
柯達 KODAK

柯達軟片捲捲
精美攝成照片
張張淸楚



(中匣黃裝)

請聲明由東方雜誌介紹 Please mention the EASTERN MISCELLANY.



高爾基

——爲記念他三十五年創作和六十年生辰而作——

濟之

在現今俄國文學家中最受人尊崇，最爲人所愛讀，而且享受世界的盛名的要推瑪克西姆高爾基(M. Gorky)了。

十九世紀的末葉一個出身貧窶孤苦伶仃的青年歷盡人間的艱辛，嘗遍社會的惡毒；從十歲起就到混濁的人羣裏謀生，曾在靴子鋪當學徒，輪船上做幫廚，糖菓工廠裏做工，替人家劈過木柴，在碼頭上做苦工，麵包房裏烤麵包，教堂裏充唱手，還做過零販商，當過律師家的信差和鐵路上的看役，在鐵路工廠裏做過工人。但是他的意志力極強，他的向上心極盛，他的良心在社會的染房裏越染越形潔白。他從未受過一點家庭和學校的教育，——對不住，我說得有點不對，——他確是受過高深的教育的：社會是他的學校，人生是他的教科書，而他天生的聰明智慧卻是他最好的教師呢。他從一個行業轉到別個行業，——那是他從學校的第一年級升到別一年級；他足跡走遍全俄國，從這城遊蕩到那城，——那是他從小學轉到中學，從中學轉到大學去。在這「社會」的學校裏他養成了敏銳的觀察力，在這「人生」的教科書裏他取得了豐富的文學材料，同時他還偷暇讀遍了不少名家的書籍。

這青年就是未來的高爾基。他本姓潘司郭夫，名和父名是阿列克謝、瑪克西瑪維奇。(一八六八年生。)三十五年以前他在克里米亞和高加索一帶一面做工，一面徒步旅行，隨後走到帝夫里司城，(本期所載高氏小說我的旅伴就是敍述這一節的旅行。)借着友人的慫恿，做了一篇小說瑪卡爾、處得拉，在當地報紙發表，得了當時人的讚譽。他的文學事業就從此開起燦爛的鮮花來了。

高爾基初期的小說大半是描寫所謂「游民」的人物。這是容易解釋的，因爲他自己是從那游民階級出來的。他這期的小說裏充滿着反抗的氣息。他還不知道到真理去的路，可是高唱着勇敢的歌調，叫人往

前走去，尋覓那夢裏的「天國」他對人間沉悶的灰色氣和無意志大肆攻擊他看不起帶着「死心」的「小人物」他知道普通的人對於人生常處於被動地位，永遠帶着奴隸的順從性質，在充滿着骯髒氣的小道上行走，所以造出些非社會的人物已被逐出社會界線外的所謂「過去」的人物（高氏著有過去的人小說）以對抗這滿坑滿谷的俗人。如瑪卡爾、處得拉，柴爾卡司，筏上過去的人，淘氣者都是這類的代表作品。這類作品的主要意旨就是「反抗現實」四字。但是高氏並不用寫實的方法去描寫骯髒的現實生活，卻繞着道路走，寫出與現實生活的惡點正相反之點來：如沉寂和灰色氣他用「對人生的奮慾」去表現出來；奴隸性的被動對以極端的自由隨波而流的性質對以傲慢的孤寂；一無表顯的中庸性對以清高得帶着病態的自尊心生活裏一切卑鄙猥屑的現象對以趨向超然非常和不可能的心情；無意志和心靈的軟弱則對以天性的完整和直觀。所以高氏初期的小說自然而然帶了不少浪漫派的精神，不過「浪漫」為手段，「寫實」為歸宿，這是他的特點。也就因為這特點，高氏的小說裏雖描寫的是「非社會」的人物，並不透露出多少個人主義和反社會的性質來。

高氏在婦人的小說裏曾訴敍過他做這類小說時的心情，現在把這一段譯截下來可以證實我上面的話：

「我在各地走着，終日所遇的大多數人都是帶灰色氣的，灰色得和塵埃一樣，那種無用的神氣眞叫人驚奇不置，要執着一個人打開他往他心靈的深頭去窺伺，想找出住在心靈裏為我所不相識的思想，為我所未聽過的言語，——那是無從措手的事情。很想看見美麗和驕傲的全部人生，很想使牠成為那樣，可是那人生祇給我指示出牠尖銳的屋隅，深黑的汚坑和一些可憐的，被壓迫的，無信靠的人。很想把自己內火裏所發的小火星投入別人心靈的黑暗裏去，——可是一投下去——那小火星竟無影無踪的隱滅在靜寂的空虛裏去了。……我不由得創造起一種複雜的人生歷史來，將這人生用自己願念和希望的顏色加以煊染。我知道這是虛誑，並且知道這樣不大好，但是看着現實不穿幻想的衣裳時那樣的醜陋，是何等悲慘呢。」

他早期的作品雖然大多數描寫游民，卻也有不少其他人物，不過多半是屬於下層社會勞動社會的。從高爾基始，纔有眞正的描寫俄國下層階級的作品，纔有從這階級出來的人自己寫自己階級的作品。那時俄國的經濟狀態已在從封建制度向資本主義方面進行之中，因之新階級（無產階級）逐漸的形成，工人立定脚跟預備做歷史舞臺上的主角。俄國人民壓伏在政府的專制政策下面，知識階級雖欲施穩健或激烈的革命，終是屢試屢敗。人民要求憲政，皇帝終捨不得讓出一部分的政權來。當時的俄國社會已處在風雨欲來，飄搖莫定的境界。高氏適於此時獻身文壇，做下層階級人物的唱手，為這階級揚眉，所以一躍而為新時代的文豪。他還很能摸出社會的脈息，傾聽人民心跳的速度，知道革命的不可避免，着帶象徵色彩的報風鳥歌一文，描寫報風鳥在暴

風雷雨（象徵革命）前喜悅悲壯的心情。所以人稱高氏爲俄國文學的「報風鳥」就本着這篇短文。果然一九〇五年日俄戰爭後聖彼得堡人民請願在冬宮前被哥薩克兵槍死數千人隨着各地的騷動發生了。（歷史上稱爲第一次俄國革命）果然不到十幾年工夫俄國革命終告成功而且一轉而變爲現在的工農政治。於是高氏竟成爲革命的「先知」了。（高氏所著正月九日和無用人的一生是描寫一九〇五年革命時的情況的。）

高氏知道自己的任務並不在敍寫非社會性的「游民」，所以在文壇上立住脚，取得一定位置以後，就從「游民」的小說轉到帶社會問題的作品，要根本的描寫俄國當時社會的各方面。他在著了「游民」作品裏最成功的一篇戲劇底層以後，便變換作品的題材。他對於政治的興味愈加增進，作品裏所含社會問題和政治問題的成分便愈見濃厚。一九〇五年他著住別墅者劇本，對於頹喪主義派和神祕主義派的智識階級竭力加以嘲笑，力勸平民派的智識階級起來工作。此外尚有仇敵一劇，是描寫工人的革命工作的。劇本裏高氏用兩種相反的人物相對待：以深信眞理努力進行事業卻毫無大言不慚態度的工人，對待過去的人物耶克夫。從這篇作品裏我們可以看見高氏已與自己愛寫的「游民」人物完全脫離，面對着切實做社會工作的人物方面去了。

一九〇七至一九〇八年間長篇小說母親出版。這本小說是描寫工人革命的工作的，是高氏「政治」小說時期內的代表作品。傳說某次俄國社會民主黨開會，高氏亦列席，有工人代表請他發表對於革命和社會主義的意見。高氏以自己並非演說家婉拒，卻答應用這種問題做一篇長篇作品；後來就發表了這篇母親。這個作品因偏到政論方面，文藝上比高氏其他作品軟弱得多。

其後高氏的筆鋒又轉換方向了。他著自懺和夏天兩篇，其題材已從勞動階級移到全個俄國人民方面。高氏在這些作品裏高樹着人道的旗幟；摯愛智識的心思和對於自國鄉土的戀念常透露在字裏行間。他在這時期裏所描寫的風景顯然不帶多少幻想的色彩，像他初期的作品那樣，卻純露本國鄉土的風味。

從這裏起高爾基已由游民社會和勞動階級的浪漫的唱手，一變而爲俄國人情風土的寫實的作家了。他建造出一座渥古洛夫城，給俄國的「密常寧」社會寫照。（所謂「密常寧」者，是俄國社會內較農人位高，較商人位低的一種階級，居住城內，業手技和小商販的都屬此類。可譯爲「城市普通人民」，但意不顯，故譯音。）他著渥古洛夫城和瑪德魏古傳馬金的一生兩書，有聲有色的敍寫俄國小縣城裏普通居民的狀況。這城裏居民種種殘忍懶惰和惡毒的根性完全在高氏的筆下暴露出來。我們要知道俄國人的民性的一切，應當在高氏這時期的作品裏尋找。

其後高氏又發表童年和人間兩書。這兩書雖含回憶和自傳的性質，但是仍舊續成前兩書的宗旨，描寫俄國「密常寧」社會種種殘酷無

理的舉動。高氏著這類書並不是襲自然派暴露現實的故技；我們在書裏仍能看出他如何摯愛自己民族的意思。他在人間一書裏會敍過所以這般描寫的意思。他說：『我爲什麼要講述這類壞事呢？就爲的是使你們諸位知道——這還沒有過去呢，還沒有過去呢！你們愛聽虛構出來的恐怖事，愛聽說得極美的不好事，那理想上恐怖的東西能使你們驚擾不止。我可知道實際上恐怖的東西平常生活裏可怕的一切，我自有講述給你們聽，使你們不高興的驚擾的一定不移的權利，要使你們記得你們自己怎麼樣生活着，並且在何種情形裏生活着。我們大家的生活都是低卑和骯髒的，這是應該知道的！』

其後高氏的作品漸漸兒變爲回憶和自傳的性質。如我的大學敍寫他周遊各地的生活。此外尙有回憶錄，日記摘錄和一九二二年至一九二四年的短篇小說都是回憶的作品。但是高氏是俄國民族「血統的子孫，」所以他自己的行述和這些書內所寫出的人物完全是眞正俄國的寫照。

俄國革命後高氏移住意大利騷連脫村，但是仍舊努力創作，不變其愛好祖國的心念。近年來他發表阿爾唐莫夫家的事務和克里姆薩姆金的一生（一九二七年）兩本巨著。這兩書純粹是高氏觀察五十年來俄國生活所得的結晶品。其結構的偉大和描寫的精細，我們從這裏可以看出高氏的創作能力愈老愈見強大了。

高氏作品的特色是在他能大刀闊斧的抓住社會的現象，能從零亂的萬千的事象裏獲得主要的一點，用巧妙的手筆發抒出來，造成令人永不忘記的文學範象，並且他的作品裏文化力和道德力令人強烈的感出，帶不少教訓的意思。他的人物和文學範象全是從現實生活裏觀察得來的，而且還用客觀的寫法，所以更見深刻感人。他的書裏並無愛情的題材，並無上流（貴族）社會人物的影子。他三十五年來積成二十巨冊的文集內僅有一個總題目：那題目就是「俄國民族。」別的俄國大文學家所寫出的人物是非常人，是俄國民族內特有的一種人物；高氏所寫出來的却是普通的俄國人，那有罪惡也有優點的俄國人。高氏決不把自己的民族加以虛構的描寫，甚至尊之如「聖」，像托爾斯泰和陀斯妥以夫司基那樣。高氏所寫的人物「適如其分：」既不誇大，也不故意看得低卑。高氏的全集簡直可改稱爲「近代俄國的民族史」要明白俄國的不能不讀高氏的書，不能不研究高爾基。這不是我「過張其詞！」

俄國革命後老文學家完全凋零星散：死的死了，活的不是因自己與現實格格不相入，逃在國外；便是作品不合時流，漸漸被淘汰。惟有高爾基仍能受民衆的歡迎，更加增進他生命和創作的活力。因爲他是深明白俄國民族的，所以他能了解現實，承認現實，他的立脚地仍舊堅固得很，不受絲毫的動搖。

現在新俄的文藝一天天的發展，新進的作家——尤其是工農階級出身的——如雨後的菌在文藝園裏一一的生長出很多。這些作家大

半得過高氏的訓導，受他不少的影響，如著有名的小說水門汀的格拉德闊夫曾自述如何受高氏誘導和獎勵，以致成名。其他文人敍說高氏如何愛後進作家的，也屢在俄國報章雜誌上發見。他今年正月間曾發表致法國文豪羅曼羅蘭的信，論到俄國現在的文學，深致其讚嘆的意思。有人加高氏以俄國無產階級文學始祖的稱號，這是他獎掖後進所得的功績呢。

他今年三月底已整整的六十歲了，已在俄國文壇上服務三十五年了。他在壽辰那天得到俄國全國的歡賀和世界各文豪的稱頌。俄國全國報紙和雜誌都出高氏專號，對高氏致崇拜歡賀的意思。俄政府還下專令推崇高氏。他所應得的偉大的名譽實是他三十五年勞力的結果！

我是愛讀高氏作品的一人；不但愛讀他的書，還景仰他高尙和純潔的人格。所以乘他老人家六十生辰和三十五年創作紀念的機會，願隨在衆人的後面寫這篇短文，聊表我祝賀的意思，並且藉着介紹到很少知道這現代俄國文豪（他的生平和作品）的我國人面前。

祝福這老人，願他再取得二三十年的生命力，更多多產出不朽的作品，充實那世界文學的寶庫！

（附誌）高氏的作品譯成中文的，據我所知，僅有我們二十六個和一個女的一篇，載小說月報十二卷六號。

太陽的壽命

微知

太陽的壽命究有多少？據一般科學家所一致承認的計算爲一千萬年，卽一千萬年後，太陽全體燃燒完竟。但最近法國天文學家諾爾特曼從新近所發見的分子構造關係計算所得，則說今後太陽尙有一千五百萬萬年的壽命云。

電筒宜保持光亮



空電筒。有若無。君其及時裝以新穎有力之永備整體電池。此乃世界最大最久之電筒電池廠所造。光明耐久。非別種所能及。其他用途亦多。

各處電料百貨店
均有出售

EVEREADY

永備整體電池

經久耐用

美國紐約永備電筒電池廠製造

1356

東方(873)(八)銅



墨翟爲印度人辨

胡懷琛

今人於老子之姓名，疑問甚多，人所共知。而於墨子則不然。墨子之國籍，爲魯，爲宋，閃有問題；然墨子之姓名，則自史記以後，讀子卮言以前，皆無異辭，曰：「姓墨，名翟。」直至讀子卮言，始創言墨非名，乃其學派之名，取刻苦自勵，面目黎黑之義，而疑翟爲姓，墨翟，幷其學派與姓名並稱之也。然鄙意猶以爲未盡然。

讀子卮言，謂墨非姓，共有八證。而其最有力者，謂：墨苟爲姓，則不當稱「墨家。」如「儒家」不稱「孔家，」「道家」不稱「李家」也。又謂：不當稱子墨子。如子思子之類，非以「子」加於姓上也。又謂：韓非子謂，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鄧陵氏之墨。孟子謂，墨者夷之，墨苟爲姓，均不當如是云云。又謂，墨子前後，及其同時，均無姓墨者。又謂：墨子弟子，多不稱姓，蓋實行兼愛，無別親疏，已廢棄姓氏不用，何得墨翟獨稱姓。其言大抵如此，今不多錄，讀者可參考原文。（讀子卮言卷二第二十七頁至三十八頁。）其辨墨非姓，可無疑義矣。

然余猶有進者。墨固非姓，翟亦非姓，翟更非名。「翟，」即「狄」也。古多通用。禹貢『羽畎夏翟，』漢書地理志，作「狄。」檀弓注：『是時在翟，』釋文本作「狄。」而「戎狄」尤多作「戎翟。」如國語『自竄於戎翟之間，』是也。

「狄」作「翟，」至魏、晉時猶然。搜神記云：『胡床，貊槃，翟之器也。羌煮，貊炙，翟之食也。自太始以來，中國尚之，貴人富室，必畜其器，吉享嘉賓，皆以爲先。戎翟侵中國之先兆也。』（崇文本搜神記卷七。）

穆天子傳云：『陵翟致貽（郭璞注：陵翟，隗姓國也。音峻。）良馬百駟，歸畢之寶，（郭注：畢，國名，言翟前取此寶也。）以詰其成。陵子詷胡□東牡。』（郭注：夷狄有德者稱子。詷胡，名。）又云：『陵翟來侵，天子使孟念如畢討戎。』（天一閣刊本穆天子傳卷五。）

搜神記「狄」皆作「翟」。穆天子傳原文皆作「翟」，而郭注或作「翟」，或作「狄」。總之，狄字在魏、晉時猶多作「翟」也。

「翟」爲「狄」之異文，「墨」亦疑爲「貊」之轉音，或「蠻」之轉音。「墨狄」卽「貊狄」或「蠻狄」。兩字幷稱，如「蠻貊」「夷狄」，「戎狄」是也。

以「貊狄」或「蠻狄」二字代人名者，對於不知姓名之外國人，遂以此稱之也。如晉、宋時之胡僧，天竺僧人，今日之洋鬼子，外國人，皆是也。如是，墨子爲外國人，可無疑矣。

不然，謂墨翟係指其面目黧黑而言，亦無不可。墨翟者，黑狄也。古有長狄，因其身長而言。明人稱荷蘭人爲紅毛國人，今人稱非洲土人爲黑人，均此例也。又不然，因其所著之衣服爲黑色，而稱黑翟，亦無不可。如古之赤狄，白狄，均因其衣服之色而得此稱也。總之，其爲外國人無疑。

然則墨翟果爲何國人？曰：在彼時，舍印度外，更無他國。故疑墨翟爲印度人。假定因面目黧黑而稱墨翟，則印度人本爲棕色，在當時人視之，宜乎其爲墨也。假定因衣黑而稱墨翟，則僧衣緇衣，緇亦黑色，後世尙有「緇流」之稱，宜乎當時有墨翟之號也。

況墨子書中，亦常言其面目爲黑色。貴義篇云：『子墨子北至齊，遇日者，日者曰：「今日帝殺黑龍於北方，而先生之色黑，不可以北。」墨子不聽，遂北至淄水，不遂而返。』此「黑」字，從來讀者只解作因形容枯槁而黑，不知其膚本作黑色，乃墨子特別形容也。苟因形容枯槁而黑，乃常有之事，未必爲日者所注意；惟其膚作黑色，有異於中國人，故日者特別言之。此尤可證墨翟之爲印度人矣。

再一考墨子之學說，其重要之部份，曰「兼愛，」曰「非攻，」曰「節用，」無一不與佛學相合。

至其「天志，」「明鬼，」則爲佛教。其所謂天，所謂鬼者，卽佛與菩薩也。在當時傳譯至中國，乃變爲天，爲鬼耳。

尤有進者：墨經之名學，卽印度之「因明」也。梁任公墨學微，（附錄第一頁至三十七頁）墨子學案，（九十二頁至一百四十二頁）言之甚詳。梁先生謂墨子之發明，暗與「因明」相合，而不知墨子之「名學，」卽「因明」也。此種學術，爲中國素所未有，孔子雖言正名，老子雖言無名，然方法均與墨子之名學不同，夫素所未有，而墨子突然發明，一蹴卽造此精深之域，疑無是理。其必本於「因明」無疑。

再就孟子斥墨子之言而辨之。孟子曰：『墨氏兼愛，是無父也。』（孟子滕文公下。）朱注云：『墨子愛無差等，而視其至親，無異衆人，故無父。』然猶今視之，無父卽出家。江瑔亦謂無父爲去其宗族姓氏，以符兼愛之義，又與釋氏之法同。而不知卽爲釋氏也。

孟子又斥墨子云：『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孟子盡心上）朱注云：『兼愛，無所不愛也。摩頂，摩突其頂也。放，至也。』而朱注實本於趙注。趙注云：『兼愛他人，摩突其頂，下至於踵，以利天下，己樂爲之也。』焦循疏「突」字云：『莊子說劍篇云：我王所見劍士，皆蓬頭突鬢。

荀子非相篇：孫叔敖突禿。楊倞注云：突，謂短髮可凌突人者。故莊子說趙劍士蓬頭突鬢。，突禿聲轉。突卽禿。楊氏解爲短髮是也。』

按據焦循疏，「突」「禿」聲轉。是「突」卽「禿」也。摩頂者，突頂也，卽禿頂也，亦卽今所謂和尙也。「放，」當解作放任之「放。」放踵者，亦足不著履也。亦足，亦爲佛教儀式之一種。如此，則摩頂放踵，乃釋家之裝。孟子所云，乃謂禿頂，亦足，是犧牲其身體而利天下；非若楊子之一毫不肯犧牲也。若依趙注，朱注，則謂墨子犧牲其自頂至踵之毛與髮；然何故須突其頂，則無事實證明。故不若解爲禿頂亦足之爲佳也。

再從墨子弟子方面辨之。當時墨子弟子甚多。呂氏春秋當染篇云：『孔、墨徒屬彌衆，弟子彌豐，充滿天下，』是也。而其弟子又皆抱捨身救世之志，甘爲教義而犧牲。淮南子云：『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旋踵，』是也此種精神，非宗教家不能有。今人多謂其近於耶教，卻不知其爲佛教也。

墨家又有「鉅子制度。」莊子天下篇云：『以鉅子爲聖人，皆願爲之尸，冀得爲其後世。』是可見「鉅子」地位之尊。梁任公解釋「鉅子，」謂其似天主教之教皇，同時不能有兩。但教皇之制，前皇死後，新皇由教會公舉；而「鉅子」之制，是由前任指定後任，如「禪宗」之衣缽相傳。此言甚是，然仍未知「鉅子」之制度，卽佛教制度也。

墨子弟子之名，多極怪僻。據孫詒讓墨子閒詁所搜，弟子十五人，再傳弟子三人，三傳弟子一人，治墨術而不詳其傳授者十三人，雜家四人。其中如隨巢子、胡非子、我子、纏子，皆曾著書者，而其姓名皆不經見。「隨巢」，或謂是氏，（梁玉繩說，）或謂巢是名。（隋志注說。）「胡非，」或謂複姓，（廣韻說，）或謂非是名。（隋志說。）「我」與「纏，」亦絕不似姓。其他如彭輕生子、腹䵍、索盧參尤奇。索盧參，更似譯音。疑墨子弟子之名，亦如後世僧人之法號；（其弟子中，至少有若干人如此；）或竟有若干人，爲印度人也。

或曰：『在二千餘年前，交通不便，印度之墨子，何以能至中國也？』曰：『是不成問題。二千餘年前，與一千餘年前相比，時間上固相差甚遠，而物質文明之程度，則相若也。晉、南北朝時，有帆船，周時亦有帆船。晉之法顯，能以帆船往；梁之達摩，能以帆船來；周之墨子，獨不能以帆船至耶？』

或曰：『法顯之往，達摩之來，國人知之，典籍載之，何獨於墨子之爲印度人，則未聞言及也？』曰：『此亦不足爲怪。景教之東漸也，國人所知，典籍所載，亦但謂其在元、明時耳；直至最近，始知在唐代已東來矣。墨子亦猶是也。』

或曰：『信如君說，墨學卽佛學，何以今所傳墨子書，與後世佛經文字不相似也。』曰：『此亦無足怪。墨子書之文字，固不如後世之佛經，然亦不如「儒家」「道家」之書，此可見其自成一種文體，而非中國所固有。且同爲心經，鳩摩羅什譯本與玄奘譯本不同，玄奘譯本與法月譯本不同，其他各經，多有如此者，安得就文體不同，而指其不似佛書？此但就，文字之表面言之耳。卽論其實質，東土「十宗，」各不相同，甚至有衝突

之處，而「禪宗」且非印度所有，適成爲震旦之佛學。則墨子學說，亦豈能一一盡合於後世之佛書，但其大意如是耳。』

或曰：『墨子之學出於夏禹，莊子天下篇言之，後世信之，君何得獨有異言？』曰：『墨子之學出於禹，是墨子之託言也。墨子以一外國人，欲傳其學，其教於中國，非借用中國聖人之大名，又誰信之？如淸末李佳白傳基督教於山東，亦常引孔子之言，以此大得聽者之信仰也。墨子託禹，何獨不然。吾人試以墨子與禹一比，除刻苦節儉而外，其他無相同處，可以知矣。况夫黃老、老莊、周孔、孔孟，其一脈相傳之學派，同時人或後人多有並稱其姓名者；而禹墨則不經見並稱，是亦可見禹墨之關係，不如黃老、老莊、周孔、孔孟之深且切也。』

或曰：『「墨翟」卽爲「墨狄」，而單取「墨」字以爲其學派之名，在周、秦時有先例乎？』曰：『此正以其爲外國之學，在當時爲例外，故其學派之命名，亦與「道家」「儒家」等不同耳。』

或曰：『「墨」旣非姓，「翟」又非名，何以墨子書中，嘗自稱其爲翟也？何以其弟子稱之爲子墨子也？』曰：『當時人以墨翟呼之，彼亦以墨翟應之，本非姓名也，而已借用爲姓名矣。故自稱之，其弟子稱之，亦猶太戈爾至中國，中國人名之曰竺震旦；於是此印度詩人亦自稱姓竺而名震旦矣。』

或曰：『然則墨子之東來也，非先至魯，卽先至宋。君以爲孰是？又，嘗爲宋大夫，信乎否乎？』曰：『當先至魯。其一，墨子由海道來，當先至魯。（苟謂由陸道來，則與事實不符。）其二，魯爲當時文化最盛之邦，墨子之東來也，固在傳彼之學，彼之教；而亦欲觀中國之光也。故當先至魯。至於爲宋大夫事或有之，蓋亦客卿之類。如元之馬哥波羅，明之利馬竇、龍華民也。』

或曰：『道書中之瑯環記，謂墨子姓翟，名烏。其母夢日入懷，而生墨子，故以「烏」名。君於此說，以爲如何？』曰：『道書之言，多神仙怪誕之事，固不可信。然稱墨子姓翟，名烏，在當時或有此事。他人忽之，惟賴道家之說以存耳。烏爲黑色，卽墨也。「翟烏」與「墨翟」，不過顚倒其姓名耳。然姓名未有可以顚倒者，以此亦足證明「墨翟」之非眞姓名。至於夢日入懷之說，當然是後人因「烏」字而傅會之也。』

吾於是可得一總結束曰：

一、墨翟者，「墨狄」也。因面黑或衣黑而稱「墨」，因外國人而稱「狄」。

二、墨翟，印度人也。

三、「兼愛」「節用」，佛學也。

四、「天志」「明鬼」，佛教也。

五、「名學」「因明」也。

六、「無父」，出家也。

七、「摩頂放踵」，禿頭赤足之僧裝也。

八、索盧參，印度字之譯音也。

新語林

▲印度之虎……遂初
▲科學的偵探術……徵知
▲星世界……徵知
▲一日是二十四小時嗎……徵知
▲漢流……之振
▲談談各國的旅館……倬漢

印度之虎

遂初

虎，在一般人的心目中是早被認作一種十分兇猛而殘忍的動物，不要說很少人敢攖其鋒，便是談起了牠們竟也有人會色變的。其實，這種心理是錯誤的。虎，特別是印度產的，在普通情形下面，祇要你不去捋虎鬚或驚動牠們，簡直是一種馴良的動物。這幷不是我武斷的話，許多經驗豐富的狩獵家都很贊同這種主張的。

近年來，印度的老虎似乎有增多的傾向，這是完全因許多職業的獵戶丟棄了他們的日常生活參加大戰的緣故。虎之最大者足有十二尺長，但近年所見的都不過在九、十尺左右，很少有能超過十尺以外的。

老虎具有銳敏的目力，這使牠們容易逃避獵人手中發出的無情的槍彈。一到夜裏，牠們的兩顆眸子便分外的張大亮晶晶地好像兩支火炬一樣。老虎的外出尋食大都是擇在晚間舉行的，這便是因在黑夜裏牠們可利用特具的目力，躡步至目的物身旁而不使之覺知。她們也具有靈敏的聽覺，往往有獵人在隱身處發出極輕微的聲音，任他們自己不以為意的，靈警的老虎却早已認作一種警告而知所趨避，因此而失去射擊的機會者頗多。

論到老虎的嗅覺，人們便不一其辭了。一派堅主老虎是有很強的嗅覺，另外一派的主張則剛剛相反。華特洛潑(Wardrop)將軍在他的狩獵研究一書中說：『我絕不容許跣足的人走近待捕的老虎，因為恐怕老虎要嗅到這股氣味而知所趨避。』不消說，華氏的主張是為反對派所竭力攻擊的，我們現在且看此派代表者濮密爾敦的論調。他說：『假使老虎在原來的狩獵必不可少的靈敏的視覺和聽覺外，再具備了重要的嗅覺，即不說她們的高強的狩獵手段，牠們在獵取弱小動物時，將永遠不會失敗了。但這是違反自然律的，因為自然律常給弱小動物以許多逃避的機會，不然，虎的主要食料印度麂和鹿豈不是應早已滅種嗎？』

虎，不像豹和許多貓類，是十分喜歡水的。在炎熱的天氣，牠們常在河畔流連，幷且將身體的一部浸入水中。牠們却也是善於泅水的，在聖德貝斯(Sunderbans)湖裏，我們有時可以看見許多虎在結伴游泳着。因為虎喜歡入水以減却身體的熱度，有人即據以說虎不過是比較的新近從氣候寒冷的西伯利亞和中亞細亞遷入印度的移民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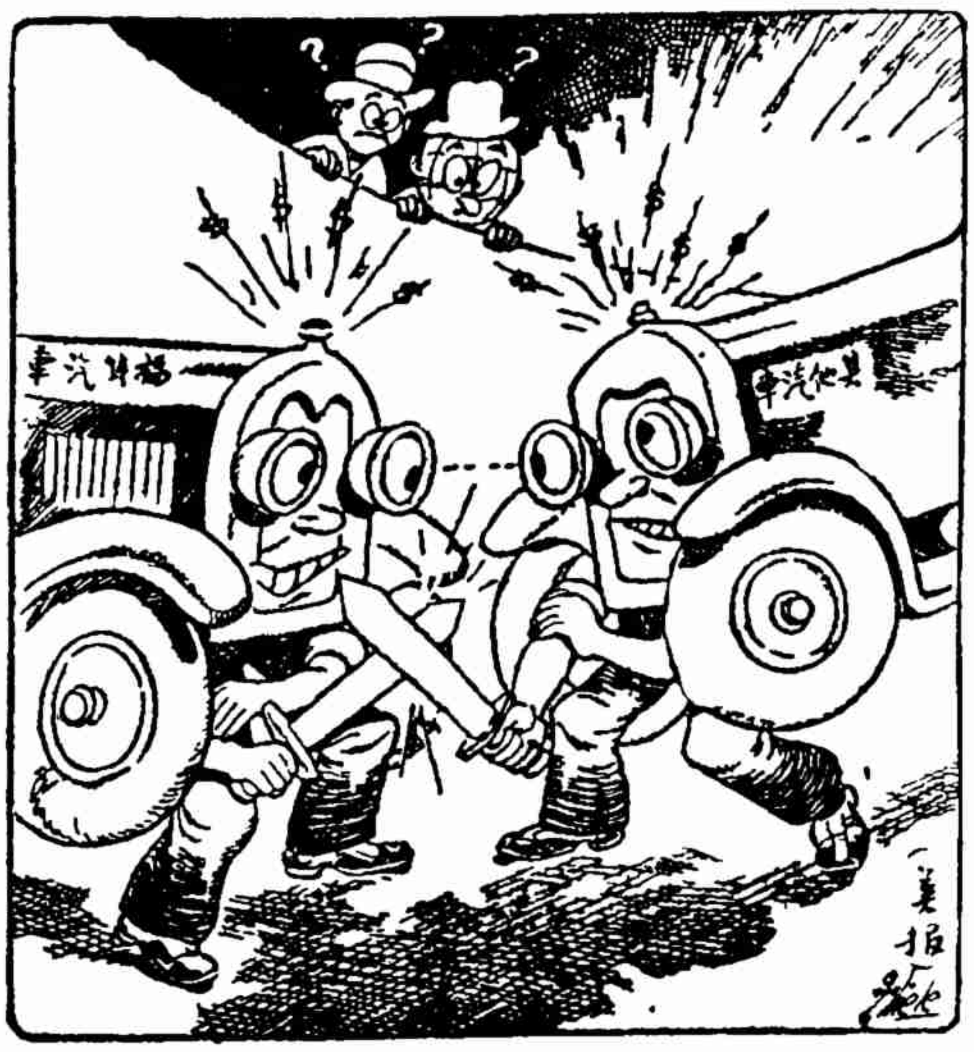
在聯合省(United provinces)及其他數處，就捕獲的老虎計算起來，雌虎的數目比雄虎要大二倍。因為這種緣故，便有人說雌虎是比較的容易獵取。也有人說，雄虎所以較少者是由於牠們間常因忌妒而發生劇烈的爭鬥，結果便造成了這種不平均的現象。至於小虎呢，每回跟隨母虎出游的普通總不過二只或三隻，但實際上一次生產的小虎決不止此數。照華特雅脫的意思，一簇小虎大概總有六隻，於是又有人對於此事加以揣測，說在生產過

多時，母虎爲防備可能的食物的缺乏計，每有將小虎殺食的。

虎的主要食料是印度麞和鹿，牠們大都是在將分娩時被捕殺的。在已拓殖爲耕地的一帶，因爲鹿的縱跡不大發見的緣故，牠們迫得把牛、羊、狗和野豬來充飢，前者的捕殺固然有損於農人的利益，但後者的滅除却足增進農人的收入，因爲野豬對於田地的蹂躪是極有影響於農產物的收穫的。

平均計算起來，老虎每隔四天動殺一次，假使牠是能夠的話。牠們在進食的時候，如果沒有別的東西去驚擾牠們，那麼牠們簡直會把捕得的東西一頓吃完。平心說一句，老虎却不是一種浪費的動物，牠們不像豹一般的專以殘殺爲快樂的。關於這點我們從華特洛潑書裏可以找出一段引證的話。華氏說：「老虎加於其他動物的殺害實爲牠們要求生存而出的一種不得已的手段，這和人類因要維持生命而勞動，在意義上有什麼分別呢？」

美國之汽車競爭



短兵相接

不幸，在聯合省的保護森林和其他地方，自然界的平衡現象被人類破壞無餘了。一方面人類想盡方法保護麞鹿的生存，他方面則竭力捕殺龐大的老虎。結果，因爲麞鹿的敵人日少的緣故，本來麞鹿所恃以爲抵禦武器的頭角也顯著地日趨衰弱了，這種現象從印度麞身上是最容易看出的。最大的壞處是在老虎滅除後，多量的麞鹿和野豕竟肆無忌憚的在森林附近的耕地上騷擾起來，使農產物的收成受着極大的影響。因此各地政府近年對於老虎也稍予以保護，使是限制虎的捕殺，雖然這於獵戶及土人是極不利的。

關於限制捕殺老虎這件事，印度幾個著名狩獵學家都很表同情的，其中尤以倍斯脫(J. W. Best)說得最爲透澈。他說：「在普通人看來，老虎是一種絕對有害的動物，這種害物早一日滅除，人類可早獲安寧一日。但我却十分反對此種膚淺的觀念。依我的經驗，除掉極少數的殘暴者外，在普通情形下面的老虎是不會噬人的。一隻老虎如果不去驚動牠，決不會比野豬有更大的危險。牠們對於農民的利益並不能算怎樣破壞，有很多次却在合理的範圍內做保護的工作。」

我現在再把一件實事來證明這件事是由親歷其境的却賓(Champion)在世界雜誌裏自述的。他說：「一天，在上午八時左右，我們在印度聯合省森林附近突然遇見一隻巨虎，正在把捉得的一只鹿殺吃。這時剛巧大家都沒有帶着槍械，所以祗能屏息着待敵人

的進攻。這隻老虎一見我們到來，便立刻停止吃食，對着我們呼嘯幾聲，但我們仍鎮靜如常。後來又對我們注視了一會，似乎帶着些驚疑的神態，最後看見仍沒有動靜，便決然離去了。假使我們在這一髮千鈞時有一個人驚呼或奔逃，說不定便要發生不幸事件，但所難的也就是在突然遇見老虎時的一番鎮定工夫呀！

『以後，我還碰見過幾次老虎，我都用鎮定的方法擊退牠們。但這是就普通狀態下的老虎而言，若果你所遇見的老虎剛在被擊傷之後，一股怒氣，便要向你身上來發洩了。或者你在碰見時，牠們是在飢腸轆轆的狀態，或生育的時期，或母虎和小虎在一起的辰光，馴良的老虎也要擇人而噬了。』

印度有幾處地方是比較的多生吃人的老虎，就我所知道的有聖德班斯(Sunderbans)，中央省和比哈（Bihar）的一部和庫馬(Kumaon)的高山間。幾處中尤以庫馬為最多，那裏的七八有一種習俗，遇見了虎是不許喚出虎名的。假使有一個隊員發見老虎的影蹤，依照那裏的習慣，他是應當把兩手卷曲着裝出虎爪在地上爬行的狀態，暗示同伴虎是快來了，你們應該躲避或另覓他道。

照古代的傳說，虎豹的吃人是當牠們在老年或傷病的時候，但考之近年因噬人被捕的虎豹中，這句話也未必完全準確的。有人說，這種吃人的傾向是由遺傳得來的，或至少由母獸教習的，倒也是含有至理的。至於庫馬高山間虎豹特別凶殘，完全是受環境的影響，因為那裏食料缺乏，牠們常受到飢餓的壓迫，遂不得不把牛，羊，狗乃至於人來犧牲了。

科學的偵探術

微知

偵探小說，讀者大都都曾讀過的吧。他的內容，千篇一律，總是一處地方，出了一件很大的案情，於是著名的偵探好手，運用他的深思遠慮，去搜尋犯罪的人，終至破獲。這種小說中著名的偵探人物，在英國有歇洛克、福爾摩斯，在法國有阿爾日奴、魯班，此外各國很多很多，不能盡述。不過此種小說的偵探術，也可稱為心理偵探，在現代可謂已漸成過去，現在所行的是科學的偵探術。

世上沒有比科學更正確的東西。能用科學的方法，以搜索罪犯，則無須嚴刑拷問，犯罪者可以一鞫而服。此篇是法國巴黎愛特芒特、貝萊博士關於科學偵探術的介紹，貝萊氏是被尊為巴黎警察界的神明，而為一般犯罪者所畏之如虎的。

貝萊說：犯罪以後，必留紀錄，世上絕無不留紀錄的犯罪的。紀錄如指紋，血痕，以及犯罪方法等，都是要如罪犯偶落一點唾液，也是極重要的紀錄，無異罪犯遺下了自己的名片。血跡染惹於衣服，縱能洗刷冲淡，但藉科學之力，雖淡至二千倍，也能明白分剖。此外足跡，體汗，體臭，毛髮等等……要如罪犯遺留一點於門戶牆壁等上面，便無不成為犯罪的紀錄，無異自白其犯罪行為了。今舉簡單的一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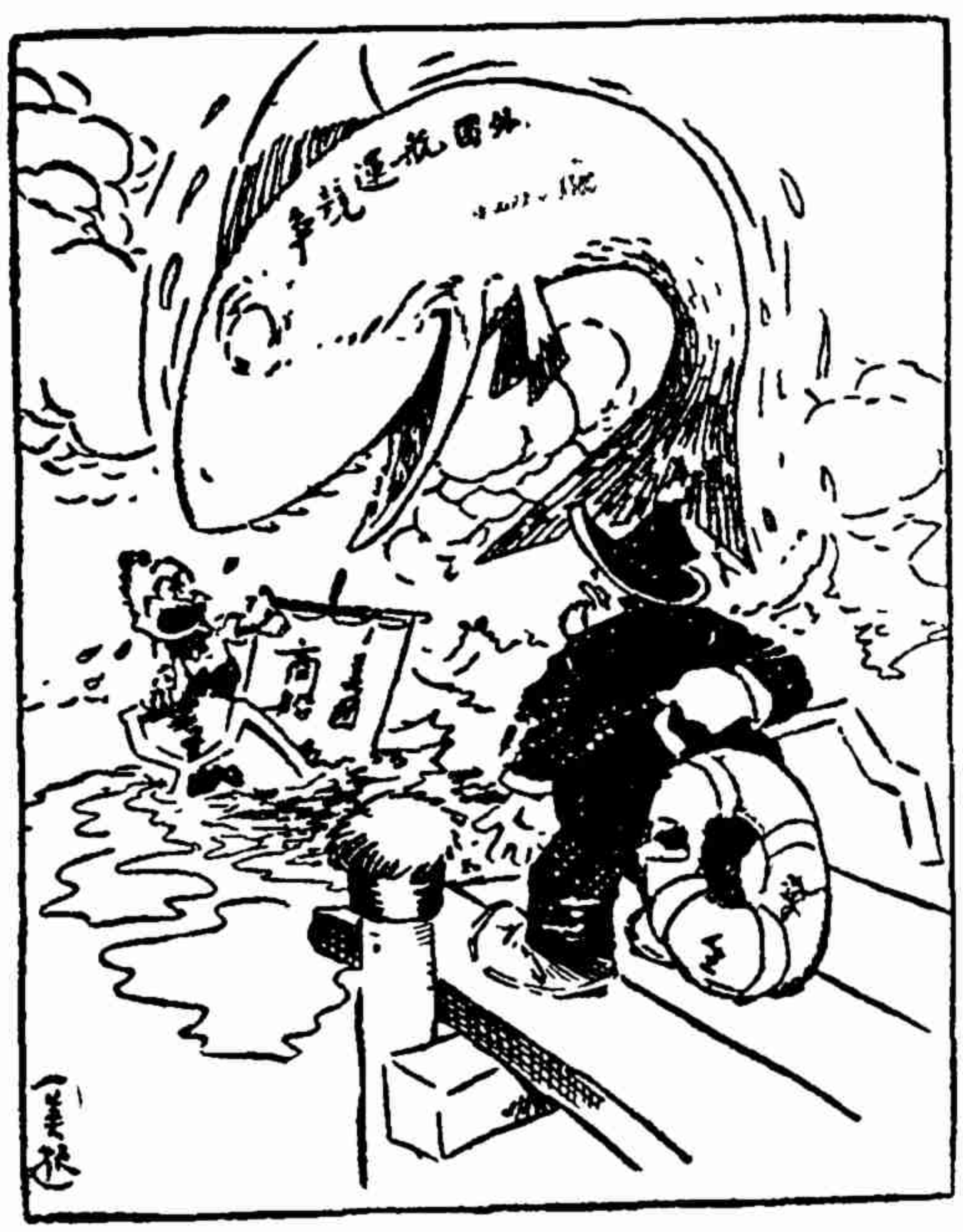
最近法國北部有一個地主，不知為了何種積怨，焚燒別一個地主的家屋。縱火者當場被拘。於是被害者除要求按律懲辦罪犯外，更提出五十萬法郎的損害賠償。他的理由是『在燒毀的家屋之中，藏有一個素燒筒，內存五十萬法郎的銀行鈔票；家屋被燬，同時筒中的鈔票也化為灰燼。』他并且把那素燒筒，和其中灰燼呈驗，更請到了不少的證人。

這時，一般所謂心理偵探大家，便大肆其活動，大都以為此事決不致於虛構，因為被害者本是一個數百萬的富豪，有這一點鈔票藏存於筒中，並不過分。況且證據充足，證人又多，更復何疑？於是損害賠償成立了；要是沒有科學偵探，這損害賠償將永久成立了。

但是後來這個筒中的鈔票灰，終於送到法國警察科學研究所去檢驗，檢驗的結果斷定此筒中之灰，決不是鈔票灰。因為法國銀行的鈔票是都含有某種物質的，而那筒中之灰，經過分析以後，並無該種物質存在，所以不是法國的銀行鈔票。才知這是地主想藉放火為由，希望發一注橫財的勾當。

從這個例，可以知道科學的偵探是比心理學的偵探更為重要。所以現在法國的警察遇有案情發生，便處處留意，防科學偵探的資料為心理學的偵探家所消滅。譬如某處發生了一件重大案件，先由發見的警官報告警察署，召集普通的偵探，即心理偵探，次又報告於鑑識隊，即科學偵探。於是心理偵探先往探查現狀，但不許損害科學偵探的資料。現狀的保護，由警官負責，以待鑑識隊的到來。

美國的商船保護



雖然拿着救生圈，卻不動手救護。

鑑識隊是由攝影師，畫家，科學家（包括醫生，化學家等）所組成。畫家作成出事地點的現狀圖，攝影者於各要處一一攝成像片，科學家參考之，更從事於血液，指紋，血痕，唾液等的分析。

在今數月以前，凡爾賽美術館中所陳列的寶貴毛毯忽然被竊。偵探在窗戶碎玻片上發見了指紋，又於窗外發見一根縛靴鞋的繩子。於是就將這指紋與美術館中所有辦事人的指紋一一比較，一概不對，更以之與法國所有曾經犯罪者的指紋對較，亦歸無效。於是研究鞋繩，知這鞋繩是某街某三家店的出品。偵探乃在這三店四周，時時留意，如日內有人來此配購鞋繩，那一定是於此案有關係的。結果遇到了一位紳士，再把指紋一對，果然是他。到了這個地步，若用從前的偵探方法，那只要把這位紳士

用刑好了。但是事有出奇的，又經過了一次科學的審查以後，發見了指紋所附着的碎玻片，與美術館窗戶的玻璃並非同一。同時，又查見鞋繩上更有另一個指紋及木片的粉屑附着其上。再把新得的指紋和指紋辭典，（在法國犯罪者的指紋，曾加整理，編成如辭典一般）對照，這纔知道是一個彫刻匠，從前也曾犯過案的。他爲隱瞞自己的犯罪，尋到了從前雇主即上述紳士的指紋和鞋繩，特放在犯罪的地方的。假使沒有科學偵探，不就冤曲了那位紳士嗎？

鑑識隊的分析實習，是在法國警察科學研究所行之。其方法大別爲四種：第一，將嫌疑者的毛髮，唾液，以及衣服之布絲等，用顯微鏡擴大，攝成像片；第二，爲化學試驗，是用於毒藥謀救的檢驗的；第三，電氣傳導試驗，這是應用一切物質對於電氣抵抗力，各各不同的原理，雖一芥塵垢，可以明知其爲何種碎片；第四，分光試驗，一切物質及其混合物，各能放射其有特徵的光線，以此辨別物質的性質與種類。

距今三年以前，有名爲波奇者，因反逆罪下獄，突然暴死。一般人都以爲是被殺害的，因爲在他的鞋繩上，發見了不可思議的汙點，與人類之血極爲相似。但是後來用分光器檢查，纔知這個汙點，只不過是墨水的汙點罷了。而波奇之死，遂確定其爲自縊。也可見分光試驗的效果了。

迴憶世界大戰當時，德國的間諜，成羣來到法國。但他們用何種方法，以與本國人通信，在法國人絲毫不明。僅知道那些可疑爲間諜的人寫信到本國去的非常之多。法國的偵探，屢次祕密拆視，卻又都是些正經的商業文字，和肉麻的戀愛情書。終於無可奈何。後來有一封信，送到科學研究所去，經研究所人員的仔細檢查，纔發見這信中的字裏行間，有一種眼目所不能見的墨水，寫着別種文句。但因墨水的材料不明，故欲研讀此不可見的信件，卒不可能。

俄國之失望



俄國：「噯！資產階級者！他們竟沒有一個注視我。」

在此種被疑爲間諜者之中，有一個女子，她本是德國駐法大使館中一個德國士官的夫人；貌很美，又是一個舞蹈家，在巴黎很爲著名，因希望同她戀愛而喪身的，多至三人。大戰開始以前，她的丈夫，即德國士官奉召回國，她卻做了法國某貴族的夫人，留居巴黎。

據法國偵探的意思，不可見的墨水之謎，必得從她的身上求解，故法國祕密偵探對她很爲注意。他們探索她的行動，檢查她的居屋，拆

視她的信件。果然在她所寫的信紙上面，發見有不可見的墨水所書的文句。同時，又留意她的小手帕，因爲她特別愛用這方手帕。

偵探煞費苦心，纔把她的手帕弄得一方到手，試驗其一角於水，又斷定其有藥品，於是送到科學研究所。科學研究所苦心研究，纔知這方手帕確爲不可見的墨水的貯藏所。於是立卽將她逮捕，處以死刑。她是死了，她被法國人目爲可畏的間諜，同時被德國人却尊爲可敬的愛國者了。她的第二丈夫法國的貴族，爲謀忘却過去時戀愛的痛苦，現在已入西班牙僧院爲僧了。

關於不可見的墨水，因其爲軍事上的祕密，不容詳言。但論其精巧，非分光器決不能發見，由此益可知分光試驗是怎樣重要了。

現在的科學偵探至於分光試驗爲止。但在將來，必可推擴至於香聲，空氣，甚而至於影像。如在密閉的室中而發生犯罪的事件，則由室中空氣的分析，也可以得到種種的證據，因爲這空氣中是混着犯罪者的氣息和體臭的。又進，則犯罪者的聲音——音波，也許其能刻印於周圍的物體，像鑄留聲機片一般。如能從壁面，天井把此種聲音複製出來，則於犯罪必可獲得很大的曙光。影像亦許能由未來科學家之手把犯罪的現狀，收入於照相片呢。

此種研究似乎覺得太虛無漂渺了。但決非不可能的。飛機在過去不過是希臘神話中的謾言，現在不是已實現了嗎？法國的可以誇耀世界的科學研究所，現方繼續他們困難的研究，以求音聲，空氣，影像，能實用於偵探及其他各方面，正如飛機的能夠實現一般呢！

星世界

微知

在無際限的宇宙中，羅列着無量數的星體，構成這星體的，都是原素；原素之中，也有和我們地球同一的，其最重要的則爲氫氣。原素的本質，據最新的學說，是由帶陰電和陽電的極微細的電子和微粒子所組成，不論在地球，在太陽，在別種星體都是一樣的。

但是此種星體，他們的體積，密度，光度，溫度，有怎樣的特質？他們消長時代的經過，有怎樣的不同？都不容易明白；他們雖有大小，有老幼，但在他們中間，有沒有生物存在？存在的情形怎樣？這都是我們所未知。因爲沒有知道，而我們地球人類，便以爲生物棲息之處只有地球，說人類是萬物之靈，這未免過於誇大了。

於時間爲無限，於廣闊爲無邊，這樣偉大的永存的宇宙，說牠不會有適於生物生存之星球，存在其間，以爲地球以外，沒有已達成熟時代的優秀的星球，那就同幽居一室之中，以爲世上除却自己，沒有偉人一樣的妄想，一樣的誇張，怕不被人笑得齒冷呢！

現在的科學家天文學家是都相信宇宙間必有優秀的星世界，且存在着優秀的生物的。不過牠們的形體怎樣？牠們的活動狀況怎樣？以及牠們的精靈的偉大怎樣？沒有人敢說。這在哲學家，物理學家，宗教家，教育家以至天文

學家，固不必說，凡有思考力的人們都想解決這個有無窮興味又很重大的問題。英國大旅行家 Sir Francis Younghusband 對於這個問題，頗有研究他曾爲文述說他所想像的星世界及其住在人類的大概情形現在介紹於下。

在此種優秀的星體世界之上，因了空氣密度的關係，飛行必極爲自由。生物之飛行於空間者，必較步行於陸上，游泳於水底者更爲健全。而其人類，亦較地球上之文明人更爲高級而智賢。此等人可名之爲「飛行超人。」他們的容貌有人以但底神曲中所說的話來形容——雪白之肌膚，附以黃金色的翅翼，遍體發光，有如盛燃着的火燄——在我們地球上是絕對不會看到的。但這樣想像，過於神秘，我們必須有比較切於實際的形容。

我不以爲此種飛行超人會像天使般的飛走於空間地上，征服其他一切的生物。我推定他們肉體上具備着可怖的武器，其形狀宛如蜂蠆。他們除有比我們人類更銳敏的視力聽力以外，必尙有所謂第六感第七感第八感等。他們於物的方面征服其全世界以後，必更有靈魂淨化的方法。他們不會像我們地球上的人類像惡魔般的殺害了生靈還食其肉而寢其皮。

他們憑藉他們第六感，第七感，第八感的活動，對於獸類，魚類，昆蟲類，都能自由交通意志。

同等發言權



俄報對於全美會議——美國主張各國有同等發言權的批評。

同時他們又有極精巧，極微妙的設備，其精巧微妙，至爲我們智識所斷難理解，藉此以謀尊重所有一切生物的意志而啓導其發達上進。生物無大小無優劣，都是一體同仁的。

至講到此種超人的機械文明，必已超越利用空中電波的範圍，而達到實用光線文明的時代。他們必能藉光線以與同樣進步的星球相交通。其終極必將利用人類最高級的「心波」，即超距離的精神光線，互相感應，互相交通，以使幽玄神秘的科學文明與超乎我人想像外的精神作用互相一致，凡別的星球，與別個世界的光景，均能一一置於眼前隨便觀賞。我們今日已知有所謂電傳照相，而在那裏大概已進步到光傳照相的地步了。

星世界之文明進步如彼，而我們地球上的

文化幼稚則如此，如果我們地球文明的狀態，確能隔幾萬萬里而映射於彼星世界中人文化住宅的「收像鏡」中，則我們能不自慚形穢嗎？但如此云云，究竟還是一種想像，一種推測，沒有事實證明，不敢說言必有中，且也許全然不對，亦未可知呢。

一日是二十四小時嗎

微知

假如你問：『一日的時間多長？』沒有人不說：『那自然是二十四小時。』又問：『一小時多長呢？』答道：『那自然是一日的二十四分之一了。』其實都是不對的。一年的關係也同樣的不甚準確，只看每四年要加一閏日，可知一日之長是不能勻分一年之長了。

我們通常說，一日之長就是地球自轉一周所需的時刻。但這話是不準確的，實際上還要長些。這因「子午面」——即穿過地軸與我們的立足點所成的平面展延至日球者——的迴轉，要比三百六十度約略加多一度。換句話說：由這平面最初穿過日球中心時算起，迴轉過來，至其再穿過日球中心時爲止，所轉的度數，不是三百六十度，而是三百六十一度。這個理由是因爲地球不是停着不動的，牠是沿着牠繞日的軌道，很快的進行。

但是這樣所得到的定義，可以適用於一定不變的短時間（如一秒一分）嗎？又能適用於一年？和一千年嗎？

要如地球繞日的軌道，是圓的，以日爲中心的，那麼牠在全個途程中的圍繞速度，當是一定不變；又假如牠旋轉的速度，是一定不變的，則在全年中各個日子，當是長短一律。但是地球繞日，卻並不是成圓形，乃是成橢圓形的。橢圓有二焦點，日居其一。而兩焦點的距離，又是在極大極小兩者中變動不居。因此即使地球在同一時期中行同一長短的途程，而日子的長短，已將發生周期的變化。何況地球的行動，當其近日時，又比遠日時更較迅速呢？故子午面的旋轉，當地球近日時，其第一次穿過日中心，與第二次穿過日中心所廻轉的度數，必更較大；換句話說：當北半球在冬季時，所謂「二十四小時」的一日是要比較長些。

此種日子短長的變化，在實際上雖頗難觀測，理論上確是應有之事。我們也許能有理想的，最精確的鐘表，以計算時刻，但其所指示的日子的長短，只不過一個平均數值罷了。

現在的問題，是極準確的鐘表經過了數千年以後，還能走得極其準確，保持與目今同一的狀況而不變嗎？

講到鐘，我們又有兩種分別，一種是錘擺的，一種是輪擺的。錘擺的鐘，放在赤道線上要比放在緯度較大的地方行走較慢。因爲在赤道線上，其與地心吸力反對的離心力要比他處爲大。錘擺之鐘是依賴重力的，自然要視所置地點而有不同，至於輪擺之鐘，不依藉重力，故無變化。

假如現在所用以定重力標準的地球質量，以及地球自轉公轉的速度，雖在千年以後，也和目今一樣，那麼現在行走十分「準確」的

鐘，到一千年以後，還是一樣準確。但若少許有一點變化，其變化雖緩慢至不可測度，則無論如何所謂「速」「時」「質」三大要素的關係，決不能一定不變的了。

流星向地球不絕地下墜，故地球質量也在不絕地加增。雖地球上的物質也會有一種損失；但其損失，決不敵質量增加之速。故其結果在一千年以後，地心吸力必將加增，錘擺之鐘，走得愈速。於是在一個日中正午時，到第二個日中正午時擺鐘所指示的時間，不是正巧二十四個鐘頭，而稍多些。只有輪擺之鐘，不會加多。而我們從這個輪擺之鐘與錘擺之鐘所指示的時間差度，可以算出地球質量之加增數量。

此外尚有別一種原因，可以使兩種的鐘發生指示時間的差異。假如地球的質量加增，則地球與太陽間的吸力也必因之增大。太陽將吸引地球使近，直至其能與同時增大的離心力保持平衡為止。若地球行走的直線速度，同前不變，而今令其行於較小較短的軌道之上，卽無異令其旋轉的速度加大，離心力亦因之加大。於是迴轉一周的時間較快，亦卽一年之長減短。必有一時可以取消閏日。

一年之長雖形減短，同時一日之長卻反加長了。這因為地球若以同一自轉速度，在同一時限中，迴轉於彎曲較大的軌道上，（小圓較大圓彎曲度大）則所謂子午面二次穿過日心所需的迴轉度數，自必較前為大了。

更有進者，地球自轉的速度也不是一定不變的。地球的轉動，必須打勝流體——如海水等的——內部摩擦力。因此日子又將增長。（內部摩擦力很容易試驗，試取生鷄蛋與熟鷄蛋各一枚，旋轉於大理石板上，則生的鷄蛋停止旋轉，必較煮熟的為速。）

現在我們為謀將來文化的發展起見，似需要一種裝置能使在任何時間，很準確的指示日子的「分隔」卽現在我們所稱為「一分鐘」的，究有多長。鐘表的計時，似乎太籠統了，我們應該用一種新的不會發銹的鋼鐵類製成一種調音叉，傳之永遠。看他在某氣壓某溫度之下每一分鐘，究能振動若干次？這種裝置，最好在巴黎與那鉑鈦金屬所製成的標桿同樣保存着。我們並且希望那裏不要發生任何災害，以破壞這兩件可貴的東西！

漢流

之振

適纔讀畢了東方雜誌農民狀況調查號，使我感覺到以農立國的中華，農民對於牠的影響是如何的大；卽是農民思想領導得人，對於中國是如何大的福音；反之如為不正當的領袖所利用，那麼佔我們人口百分之八十的農民，造的亂子真不堪設想呢！

自從劉邦以平民革命以來，歷代都找得到農民鬧亂子的痕跡。直到清朝哥老會的組織成立，牠的組織和訓練已具相當的規模。雖然經過一度的摧毀，仍是沒有剗盡除絕。到現在四川湖北一帶，又發現了一種類似的組織，雖然川鄂的新聞紙未見揭載，但川鄂的新聞業

不發達，是盡人皆知的。所以這個組織雖則已經發展到不可輕視的地步，而安居都市中只讀新聞紙的卻不能曉得呢！這個組織一天天地發展起來，外人呼他們為「漢流黨」！

讓我先講漢流黨的組織：據說他們的大本營在四川——那是漢流黨的發源地，也是他們的首領，「玉皇大哥」駐蹕的地方，雖然在四川那一塊我們局外人不很曉得，在四川湖北兩省，他們組織得很完善。除只有一個為首的「玉皇大哥」在四川外，川鄂兩省都有三個執掌政權而屬於「玉皇大哥」統治之下的，他們叫做劉備，關羽，張飛，「三義」。在「三義」之下的又有「天罡頭領」三十六位，「地煞頭領」七十二位，合共一百零八個，分佈在各縣，就為各縣的首領或是大鎮市的首領。有的時候他們的黨員發展到相當的數目時，小鄉村也可以設立一個頭領，而以「十三俠」「三十六鳥」等名義補足之。

每個頭領當然設立一個辦事的機關，那個機關的組織彷彿一個委員制的政府，那頭領就稱為「大哥」以下分「三哥」「五哥」「六哥」「七哥」「么哥」。「大哥」也叫「龍頭大哥」，自然是這機關中的委員長；而三哥卻叫做「當家三哥」，實際上把持一切政務。因為「大哥」雖則是「龍頭」，但是他之所以為大哥卻多由資格老而為衆人精神上所依歸的，所以他不一定能夠辦事，不得不委之於「總務科長」式的「當家三哥」了！「五哥」又叫「紅旗五哥」「六哥」又叫「黑旗六哥」，他們的職任頗難探息。據個中人說：「紅旗」「黑旗」差不多與哥老會中的分幫相似，專以分管賭博，偷盜，搶刧，組織紅槍會（註一）白槍會，大佛廠，萬仙會，扇子會……等與販鴉片，販私鹽等事的。「么哥」雖然稱「么」，而位列第末，他的權柄確實不小，他是「大哥」的親隨，好像舊時官長的二爺；司代傳命令，傳遞消息。

又演一幕「威廉退爾」



希望你射着我頭上的蘋果

會員或黨員（？）的資格，卻不限定。就是什麼人都可以加入，只要他同隨便一個漢流拜把就夠了！不過在初進期內，對於一切都是漠然的；一直要為黨建了功，為大哥所信任了，那麼才脫離了預備會員期間，而進入到正式會員期間，這時就有一本書頒給他，書名叫海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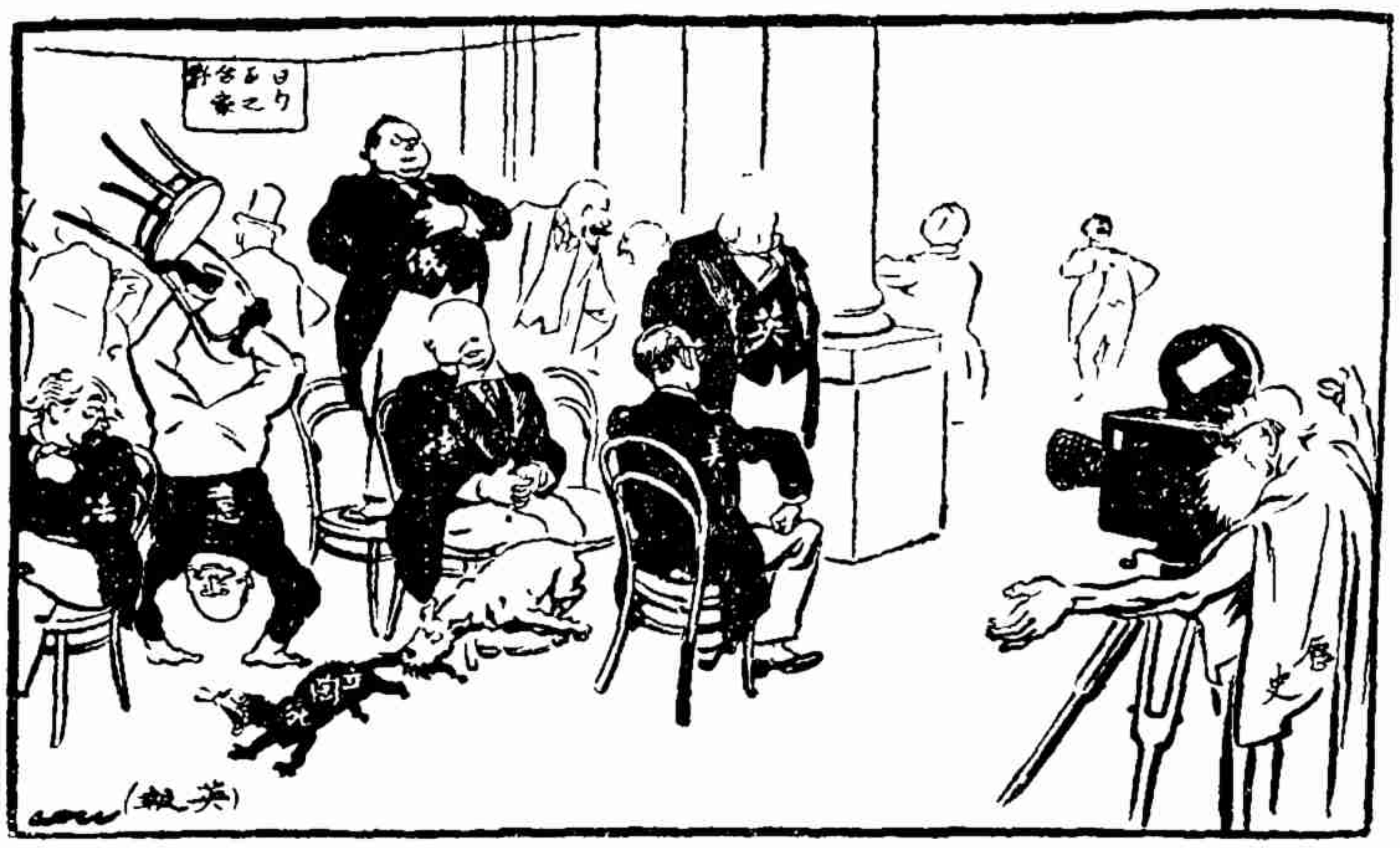
現在我們再講他們的信仰：我們既已曉得農民在我們人口中的成分，自然無疑的可以猜想裏頭最大的成分也不外農民了。最大的成分既是他們，所以他們的思想也就足代表漢流黨的信仰。他們看見年來收成既不好，田賦由徵銅元變為徵銀元，加徵了許多；又有什麼團防捐呀，地畝捐呀，……鬧不清楚。他們又

看見兵也會把他們的馬或牛拉去或者把他的年青力壯的兒子拉去當伕子——終身不回來了！他們覺得這是天意這是人該遭的刦數，他們只得起來趕緊造一個大大的亂子，這個刦數好早早的完結，眞命天子好早早出現，天下好早早的太平，他們也好安居樂業，他們覺得這是死裏求生的唯一的好法子。

但是這種思想是容易惹起人利用的，我們卻早已曉得有些名譽不甚好的鄉紳，在漢流裏面混得「哥」字的尊號，又聽說有些什麼黨人在裏面有了黨團，這兩種利害相衝突的人竟加入了一個團體，也可以想見各派勢力對於漢流黨的勢力的認識了！不過漢流黨一直到現在還是整個的，也是因爲農民的腦筋趨向保守的緣故，他們爲鄉紳利用而替他人殺人放火是可以的，(註二)他們要爲那些鴉片商人私鹽商人保鏢是可以的，(註三)要他們爲那一黨的利益而爭奪是不可能的！——至少在現在是這樣。

雖然「漢流」之爲黨，是並沒有含什麼革命的意義的。但是農民之死心塌地信仰和服

日內瓦之合家歡



照相師說：『請站攏點！諸位！如果要照得一張好像，請站攏點！』

從他們的首領，也許他們相信眞命天子的出現，就在他們的「玉皇大哥」本身。何況在紅槍會，白槍會，大刀會……等裏面，他們已經有了軍事基礎；在鴉片商，私鹽商裏面他們已經有了很大的經濟基礎呢！至於會員們忠的程度，也是到一個可怕的高度，在「漢流」危急的時候，或是大哥有這樣的命令，每個「漢流」都是抱着傾家蕩產或至犧牲性命的決心。有個故事簡直講到「漢流」光爲招待他的「大哥」把衣服賣掉個淨盡。「漢流」卻眞把我們漢族所流傳下來的「忠」的思想保存着呢！

漢流還有他們認識同黨的種種方法。固然，他們是有徽章的，上面寫着「九龍山△△」以及符籙寶印等等，（從徽章上的「九龍山」字樣，又可證明他們與明清的天地會白蓮教徒有很大的關係。）不過這種徽章不是輕易肯給人認看的，所以他們又有種種「手語」及「黑話」。譬如一個「漢流」到人家家裏去，他初次接東西的時候，特別是敬給他的茶煙，他必定屈着一個食指拿着，設若主人不知道這個，他就曉得他不是同黨，而不再有其他的舉動了！若是主人答以相當的手語，他還不

敢深談，必定要主人再與他打幾種手語，譬如吃飯的時候用箸頭向手心裏一剟……等，他們纔開始用「黑話」談心。他們這些手續，統統載在他們的經典海底裏面，當一個「漢流」不想上進則已，若想上進，他必須把這本經典上所指示的做熟，不然，只是坐在家裏藉着組織的權力能不怕組織外的人欺壓罷了！

「漢流」的傳遞消息是非常靈敏而又可靠的，他們不從郵局，只是着人傳遞，如像早前的驛站一樣，在多少地方要比郵局快，又可免檢查的危險，還有一層，可以使上層機關的人員時常同下層機關接近聯絡。至於任何「漢流」都有供給外來「漢流」同志的責任，所以「漢流」無論走到那個有漢流組織的地方，不愁沒有衣、食、住。

讀者諸君：設若你到敝地（鄂北）來一趟，而聽見幾個人相語：『才有鈎子數的人騎着肥馬到圈子裏去了(？)』(註四)你要曉得，他們就是「漢流」黨人！而你的雇的馬夫也要告訴你：『天下不久要大亂，不大亂就不得太平！』他在稱述漢流哲學，而他也是個「漢流」！

(註一)敝地紅槍會的首領，就是「漢流」的五哥！

(註二)譬如敝處的紳士△△△曾利用他們擊殺了許多曾經害過他的國民黨人。但報紙上卻載着，「大刀會慘殺……」等，眞是隔靴搔癢！

(註三)普通商人也有完納一點捐款而得着「漢流」保護的。

(註四)意即九個人帶着駁殼槍到城裏去了！

談談各國的旅館

倬漢

世界中事事誇居第一的美國，盡善盡美的旅館爲數很多，那頂好的，在歐洲也屬少見；不過需費頗不便宜，要經濟一點的人，不能不尋找Boarding-House（寄膳宿舍）去，此等宿舍，雖也不妨帶着女性的同伴，然有了伴侶，還是到第一等的旅館去的好。

我們比方走到紐約，在市街上隨便逛逛時，那百老匯路第二百二十五號郵政局對過的亞司撻好司是最適於商人的；柯司摩頗立坦和斯密士麥克納爾，拉發爾勃萊舞等是適於普通一般人的；又走到麥迪遜斯盌耶時，則有華爾陀夫亞司忒利亞，麥哲斯乞克，印普利爾等不可勝舉，在我們起初總以爲僅止紐約是這樣，殊不知全美國統計起來大旅館已達四萬四千四百所以上，所以這裏也不能一一臚舉了。

美國旅館的宿費，每星期八圓以上的，止是場所較好；如果要房間好，那就非十五圓到二十圓以上不可，這樣的旅館，在紐約從華盛頓司盎耶到列支敦街上，最爲多數。

美國第一等的旅館裏面，自來水和電燈姑不必論，就是廁所，浴室，一切等等，也都在房間裏面置備齊全。至於英國就沒有這般好了。英國旅館中便所浴室不附設在房間裏而在廊下。而電燈的光力更遠遜於美國。英人的節省煤炭，由此可見一斑。假如我們走到廁所，開了電燈之後，任他開着而出，那侍役們一定跟着，前來替你關好，這樣的留意，眞可令人佩服，可

是像這樣大的旅館，如是節電，又不免令人笑他客嗇了。

但是在美國旅館中，到吃飯的時候，頓成紛擾雜沓的光景。假如走到格利兒一些地方，也不知有幾百個客人擠着佇立。這樣的比較起來，那還是英國倫敦的旅館，他的膳堂等處，來得安靜而舒緩。所以英國的旅館就設備以及時候方面而論，雖遠遜於紐約，然其富於家庭的情景，能使人心境舒服，卻是別處所不及的。

在倫敦寄寓，有三種辦法：一，租住樓下；二，居住宿舍；三，寄住人家（或卽私家宿舍）。普通的寄宿舍不及私家宿舍的較爲富於家庭趣味；並且裏面有婦女招待，吃飯時和其他同住的人也在一塊兒，所以並不寂寞。若是租住樓下房間，那就沒有寄膳，或者僅寄早飯。倘有廚房附帶出租的，那末有夫婦的最爲便當。租住樓下的房價最便宜，私家宿舍每一星期英金四鎊，便宜時三鎊，普通的寄宿舍也是三鎊。可是租樓下房間雖不包飯，而每星期三鎊是可以連臥室應接室廚房一概在內的。如果止租一間房間，則不過一鎊也夠。偏僻的地方，更可便宜些。要如租住空房間，不附帶一切器具，那每星期五先令也夠了。

如在倫敦，僅過一二夜的人，那不如就擱在火車站附屬的鐵路旅館較爲便當。如果尋覓上等的旅館，則華麗有名的那就是維多利亞街的威士明斯宮旅館。其餘有貝德福，有植蘭塔，有王爾德，有薩利司不韙，有特文廈好司，有特麥塔好司，有蒙塔牛，有私立霍退爾等都是數一數二的。還有薩佛脫，西齊，聖塔爾，福爾那等也算得很好。

德國柏林的大旅館，最高等的，大都聚在文特爾登林登。那裏面有蒸氣，有熱水裝置的暖房，電燈，升降機，浴室，以及上等食堂，都非常的完備。他們的名稱，如不里斯托，如威斯敏士塔，如薩福伊，如廖諾坡，聖托拉，維多利亞等，不可勝舉。這些都是便於旅人勾留一星期或一個月的。如果要打算久住，那仍以選擇寄宿舍爲佳，這寄宿舍也是多在文特爾登林登和弗利德力斯子拉舍等處。戰後的德意志生活費非常低廉，貧窮的留學生很覺適宜，不過有一件遺憾的事就是風氣很壞，雖良善家庭的子女，亦易溺於淫邪，有錢的外國留學生更易受其誘惑。所以意志薄弱的學生，一住下柏林，便耽於荒樂，不再肯用心研究學問了。

有些眞心求學的學生，到了柏林，便都說現今的柏林地方決不是求學適當的場所，久居之下，品性就要染壞的，便束裝而去。殊不知這種情形在法國恐怕還要厲害呢。

世界中最美術化的大旅館，自然要算巴黎最多。巴黎是有名的歡樂的都市。近代的一切設備，應有盡有，極其美麗。不里斯托旅館，支拉因旅館是最高等的，而且是很貴族的。還有里直之，開陀母，雅典，厄里哲宮一些旅館也都是數一數二的。這些旅館都在厄里哲街和開陀母街。還有他米那舍旅館在聖拉榨爾街，是吸收巴黎遊客的第一個旅館。再列舉起來時就是羅敷爾彌拉波居其最。至於家庭的旅館，以及寄宿舍營業，近來也非常的普通。還有許多歡樂街上的酒食店等等更是紀不勝紀了。凡

做旅客的，自然不是僅住旅館而止，即使留學的學生中，也不是安心住了宿舍便算讀書修時，總不免要涉足這些地方的。

現在再來談談日本的旅館。日本的帝國霍退爾，是賴德氏 (Franck Lloyd Wright) 所設計，自詡為一生最得意之作，在世界中頗有異彩。賴氏自己說過：『這個建築實在是唯一的。叫我自己再來設計建築第二個，恐怕也不行了。』

淡赭色的泥磚上面，帶着不規則的線條，內壁，外壁，又用有粗雜的灰色的大谷石隔分開來。外面非常粗糙，假使盛裝的美人走近，那衣裾衫袖也許會被那粗糙的壁面牽住。然而從全部看來，一種柔和的感覺，決不會使這美人蹙眉不悅。一到裏面，則又有許多迴廊走樓曲折深邃，似乎入了迷宮。然而他決不會惹人厭惡的。

這個旅館在日本恐怕是第一進步而完全的，他的房間的構造，飲食的備辦，也完全歐化。而且可以說更近於美國式。這些房間，每一間總附設有化裝室，裏面也可以洗澡，又有便所。桌上電話機等等物件，不用時，可以推進壁裏面去，非常的靈巧。

近來日本的舊式旅館，多半接觸了新空氣而計畫種種的改良，已有進步的景象了。舊式的下宿屋，給客人用的有兩間，樓下的一間，作為住室，那裏面可以用飲食，可以寫書信；二層樓的一間，作為臥室。下女的招待，也頗周到；祇是小賬賞賜之類，總得多多破費，否則就要招下女的白眼了。近來的舊式旅館，（就連那種席地設牀的宿舍）卻竟貼出了廢去茶錢的字樣，似有想和霍退爾競爭的光景，而且現在一切的佈置，和臥室的樣子，也有變異了。因此旅客們在和洋兩種中多有選擇日本式的。

日本人有一首逆旅歌道：

『勸君稍住！紙屏易新，（日本人室內用推動格子屏做障蔽，每一換新，喜形於色。）浴湯沸騰，且住且住！』

這是他們對於舊旅館的感想了。

更正

本誌第二十四卷第二十四號第一一七頁所載『回教人也吃猪肉了』補白一則，係從美報 New York Times, 8, Jan., 1928 直譯，以其為土耳其政府新設施之一，頗合於世界新聞材料，故採為補白。頃接北京趙文府君函稱『現在土耳其雖係政教劃分，不設國教，該國之奉天主耶穌各教之人均有，並非全體回教人之組織，亦並無令回教人取消禁食猪肉之戒。』云云，囑為更正，用特聲明來源，並希閱者與以諒解為荷。



請聲明由東方雜誌介紹　　Please mention the EASTERN MISCELLANY.



創造

茅盾

一

靠着南窗的小書桌，鋪了墨綠色的桌布，兩朵半開的紅玫瑰從書桌右角的淡青色小瓷瓶口邊探出來，宛然是淘氣的女郎的笑臉，帶了幾分「你奈我何」的神氣，冷笑着對角的一疊正襟危坐的洋裝書，牠們那種道學先生的態度，簡直使你以為一定不是脫不掉男女關係的小說。賽銀墨水盒橫躺在桌子的中上部，和整潔的吸墨紙版倒成了很合式的一對。紙版的一隻皮套角裏含着一封舊信。那邊西窗下也有個小書桌。幾本捲綴了封面的什麼雜誌，亂丟在桌面，把一座茶綠色玻璃三棱形的小寒暑表也推倒了；金桿自來水筆的筆尖吻在一張美術明信片的女子的雪頰上，其處凝結了一大點墨水，像是牠的黑淚，在悲傷牠的筆帽的不知去向；一隻刻鏤得很精緻的象牙的兎子，斜起了紅眼睛，怨艾地瞅着旁邊的展開一半的小紙扇，自然為的是紙扇太無禮，把牠擠倒了，——現在牠撒嬌似的橫躺着，露出白肚皮上的一行細綠字：『嫻嫻三八初度紀念。她的親愛的丈夫君實贈。』然而「丈夫」二字像是用刀刮過的。

織金綢面的沙發榻蹲在東壁正中的一對窗下，左右各有同式的沙發椅做牠的侍衛。更左，直挺挺貼着牆壁的，是一口兩層的木櫥，上半層較狹，有一對玻璃門，但仍舊在玻片後襯了紫色綢。和這木櫥對立的，在右首的沙發椅之右，是一個衣架，擎着雨衣斗篷帽子之類。再過去，便是東壁的右窗；當窗的小方桌擺着茶壺茶杯香煙盒等什物。更過去，到了壁角，便是照例的梳妝台了。這裏有一扇小門，似乎是通到浴室的。橢圓大鏡門的衣櫥，背倚北壁，映出西壁正中一對窗前的大柚木牀，和那珠絡紗帳子，和睡在牀上的兩個人。和衣櫥成西斜角的，是房門，現在嚴密的關着。

沙發榻上亂堆着一些女衣。天藍色沙丁綢的旗袍，玄色綢的旗馬甲，白棉線織的胸褡，還有緋色的褲管口和褲腰都用寬緊帶的短褲：都捲作一團，極像是洗衣作內正待落漂白缸，想見主人脫下時的如何匆忙

了。楊下露出鏤花灰色細羊皮女鞋的發光的尖頭；可是牠的同伴卻遠遠地躲在梳妝台的矮脚邊須得主人耐煩的去找。牀右近門處是一個停火几，琥珀色綢罩的檯燈莊嚴地坐着，旁邊有的是角上繡花的小手帕，香水紙，粉紙，小鏡子，用過的電車票小銀元百貨公司的發票寸半大的皮面金頭懷中記事册，寶石別針，小名片——凡是少婦手袋裏找得出來的小物件，都在這里了。一本展開的雜誌靠了檯燈的支撐又犧牲了燈罩的正確的姿勢，異樣地直立着。擡燈的古銅座上有一對小小的展翅作勢的鴿子，側着頭，似乎在猜詳雜誌封面的一行題字：婦女與政治。

太陽光透過了東窗上的薄紗，曬射到桌上椅上牀上。這些木器本來是漆的奶油色，現在都鍍上了太陽的斑剝的黃金了。突然一輛急馳的汽車的啵啵的聲音——響得作怪，似乎就在樓下——驚醒了牀上人中間的一個。他睜開倦眼，身體微微一動。濃郁的髮香冲入他的鼻孔；他本能的轉過頭去看，見夫人還沒醒，兩頰緋紅，像要噴出血來。身上的夾被，早已撩在一邊，這位少婦現在是側着身子，只穿了一件羊毛織的長及膝彎的貼身背心（vest），所以臂和腿都裸浴在晨氣中了，珠絡紗飾碎了的太陽光落在她的白腿上就像是些跳動的水珠。

——太陽光已經到了牀裏，大概是不早了呵。

君實想，又打了個呵欠。昨晚他睡得很早，夫人回來，他竟完全不知道；

然而此時他還覺得很倦，無非因爲今晨三點鐘醒過來後，忽然不能再睡，直到看見窗上泛出魚肚白色，纔又朦朧的像是睡着了。而且就在這半睡狀態中，他做了許多短短的不連續的夢；其中有一個，此時還記得個大概，似乎不是好兆。他重復閉了眼，回想那些夢，同時輕輕地握住了夫人的一隻手。

夢，有人說是日間的焦慮的再現，又有人說是下意識的活動；但君實以爲都不是。他自說十五歲以後沒有夢。他的夫人就不很相信這句話：「夢是不會沒有的，大概是醒後再睡時遺失了。」她常常這樣說。「你是多夢的；不但睡時有夢，開了眼你還會做夢呵！」君實也常常這麼反駁她。

現在君實居然有了夢，他自覺是意外；並且又證明了往常確是無夢，不是遺忘。所以他努力要回憶起那些夢來，以便對夫人講。即使是這樣的小事情，他也不肯輕輕放過；他不肯讓夫人在心底裏疑惑他的話是撒謊；他是要人時時刻刻信仰他，看着他，聽着他，擁出全靈魂來受他的擁抱。

他輕快地吐了口氣，再睜開眼來，凝視窗紗上跳舞的太陽光；然後，沙發榻上的那團衣服吸引了他的視線，然後迅速的在滿房間掠視一周，終於落在夫人的臉上。不知道爲什麼這位熟睡的少婦現在眉尖半蹙，小嘴唇也閉合得緊緊的，正是昨天和君實嘔氣時的那副面目了。近來他們倆常有意見上的不合；嫺嫺對於丈夫的議論常常提出反駁，而君

實也更多的批評夫人的行動，有許多批評，在嫻嫻看來，簡直是故意立異。嫻嫻的女友李小姐，以爲這是嫻嫻近來思想進步而君實反倒退步之故。這個論斷嫻嫻頗以爲然；君實却絕對不承認，他心裏暗恨李小姐，以爲自己的一個好好的夫人完全被她教唆壞了，昨天便借端發洩，很犀利的把李小姐批評了一番，最使嫻嫻不快的是這幾句：

『……李小姐的行爲，實在太像滑頭的女政客了。她天天忙着所謂政治活動，究竟她明白什麼是政治？嫻嫻，我並不反對女子留心政治；從前我是很熱心勸誘你留心政治的，你現在總算是知道幾分什麼是政治了。但要做實際活動——嚇！主觀上能力不够，客觀上條件未備。況且李小姐還不是把政治活動當作電影跳舞一樣，只是新式少奶奶的時髦玩意罷了。又說女子要獨立，要社會地位，咳，少說些門面話罷！李小姐獨立在什麼地方？有什麼社會地位？我知道她有的地位是在卡爾登，在月宮跳舞場？現在又說不滿於現狀，要革命；咳，革命，這一向看厭了革命，却不道還有翻新花樣的在影戲院跳舞場裏叫革命！……』

君實說話時的那種神氣——看定了別人是永遠沒出息的神氣，比他的保守思想和指桑罵槐，更使嫻嫻難受；她那時的確動了眞氣。雖然君實隨後又溫語撫慰，可是嫻嫻整整有半天納悶。

現在君實看見夫人睡中猶作此態，昨日的事便兜上心頭；他覺得夫人是精神上一天一天的離開他，覺得自己再不能獨佔了夫人的全靈魂。這位長久擁抱在他思想內精神內的少婦現在已經跳了出去，有自己的思想，自己的見解了。這在自負很深的君實，是難受的。他愛他的夫人，現在也還是愛；然而他最愛的是以他的思想爲思想以他的行動爲行動的夫人。不幸這樣的黃金時代已成過去，嫻嫻非復兩年前的嫻嫻了。

想到這里，君實忍不住微微喟了口氣。他又閉了眼，瞑想夫人思想變遷的經過。他記得前年夏天在莫干山避暑的時候，嫻嫻曾就女子在社會中應盡的職務一點發表了獨立的意見；難道這就是今日趨向各異的起點麼？似乎不是的；那時嫻嫻還沒認識李小姐。似乎又像是的；此後嫻嫻確是一天一天的不對了。最近的半年來，她不但思想變化，甚至舉動也失去了優美細膩的常態，衣服什物都到處亂丟，居然是「成大事者不修邊幅」的氣派了。君實本能的開眼向房中一瞥，看見他自己的世界縮小到僅存南窗下的書桌；除了這一片「乾淨土」，全房到處是雜亂的痕跡，是嫻嫻的世界了。

在沉鬱的心緒中，君實又回憶起嫻嫻和他的一切瑣屑的齟齬來。莫干山避暑是兩心最融洽的時代，是幸福的頂點，但命運的黑絲，似乎也便在那時走進了他們的生活；似乎嫻嫻的變態，最初是在趣味方面發動的，她漸漸的厭倦了靜的優雅的，要求強烈的刺戟，因此在起居服用上常和君實意見相反了。買一件衣料，看一次影戲，上一回菜館，都成爲他們倆爭執的題材；常常君實喜歡甲，嫻嫻偏喜歡乙，而又不肯各行

其是，各人要求自己的主張完全勝利。結果總是犧牲了一方面。因爲他們都覺得「各行其是」的辦法徒然使兩人都感不快，倒不如輪替着都有失敗都有勝利，那時，勝利者果然很滿意，失敗者亦未始沒有相當的報償，事過後的求諒解的甜蜜的一吻便是失敗者的愉快。這樣的爭執，當第一二次發生時，兩人的確都曾認眞的煩惱過，但後來發現了和解時的徹骨的美趣，他們又默認這也是愛的生活中不可少的波瀾。所以在習慣了以後，君實常常對嫻嫻說：

『這回又是你得了勝利了。但是漂亮的少奶奶，嬌養的小姐，你不要以爲你的勝利是合理的，是久長的。』

於是在軟顫的笑聲中，嫻嫻偎在君實的懷中，給他一個長時間的吻。這是她的勝利的代價，也是她對於丈夫爲愛而讓步的熱忱的感謝。

但是不久這種愛的戲謔的神秘性也就磨鈍了。當給與者方面成爲機械的照例的動作時，受者方面便覺得嘴唇是冷的，笑是假的，而主張失敗的隱痛卻在心裏跳動了。況且嫻嫻對於自己的主張漸漸更堅持，差不多每次非她勝利不可，於是本不願意的「各行其是」也只好實行了。這便是現在君實在臥室中的勢力範圍只剩了一個書桌的原因之一。

思想上的不同，也慢慢的來了。這是個無聲的痛苦的鬬爭。君實曾經用盡能力企圖恢復他在夫人心窩裏的獨佔的優勢，然而徒然。嫻嫻的心理已經有一道堅固的壁壘，頑抗他的攻擊；並且嫻嫻心裏的新勢力又是一天一天擴張，驅逼舊有者出來。在最近一月中，君實幾次感到了自己的失敗。他承認自己在嫻嫻心中的統治快要推翻，可是他始終不很明白爲什麼兩年前他那樣容易的取得了夫人的心，佔有了她的全靈魂，而現在卻失之於不知不覺，並且恢復又像是無望的。兩年前夫人的心，好比是一塊海綿，他的每一滴思想碰上就被吸收了去；現在這同一的心，卻不知怎的已經變成一塊鐵，雖然他用了熱情的火來鍛鍊，也軟化不了牠。『神秘的女子的心呵！』君實納悶時常常這樣想。他現在唯一的辦法是諷刺；希望諷刺的酸味或者可以溶解了嫻嫻心裏的鐵。於是李小姐成了諷刺的目標。君實認定夫人的心質的變化完全是李小姐從中作怪。有時他也覺得諷刺不是正辦；許會使嫻嫻更離他遠些。但是，除了這條路更沒有別的方法了。『呵，神秘的女子的心！』他只能嘆着氣這麼想。

君實陡然煩躁起來了。他抖開了身上的羊毛毯，向牀沿翻過身去；他竟忘記了自己的左手還握住了夫人的一隻手。嫻嫻也驚醒了。她定了下神，把身子挪近丈夫身邊，又輕輕的翹起頭來，從丈夫的肩頭瞧他的臉。

君實閉了眼不動。他覺得有一隻柔軟的臂膊放到胸口來了。他又覺得耳根邊被毛茸茸的細髮拂着作癢了。他還是閉着眼不動，卻聚集了全身的注意力在暗中伺察。俄而竟有暖烘烘的一個身體壓上來，另一

個心的跳聲也淸晰地聽得；君實再忍不住了，睜開眼來，看見嫻嫻用兩臂支起了上半身面對面的瞧着他的臉，像一匹貓偵伺一隻詐死的老鼠。君實不禁笑了出來。

「我知道你是假睡咧。」

嫻嫻微笑地說，同時兩臂一鬆，全身落在君實的懷中了。女性的肉的活力，從長背心後透出來，淪浹了君實的肌骨；他委實有些搖搖不能自持了。但隨即一個作痛的思想抓住了他的心：這溫軟的胸脯，這可愛的面龐，這善蹙的長眉，這媚眼，這誘人的熟透櫻桃似的嘴唇——一切，這迷人的一切，都是屬於他的，確確實實屬於他的，然而在這一切以內，隱藏得很深的，有一顆心，現在還感得牠的跳動的心，卻不能算是屬於他的了！他能夠接觸這名爲嫻嫻的美麗的形骸，但在這有形嫻嫻之外，還有一個無形的嫻嫻——她的靈魂，已經不是他現在所能接觸了！這便是所謂戀愛的悲劇麽？在戀愛生活中，這也算是失戀麽？

他無法排遣似的忍痛地想着，不理會嫻嫻的疑問的注視。突然一隻手掩在他的眼上；細而長的手指映着陽光，彷彿是幾枝通明的珊瑚梗。而在那柔腴的手腕上，細珍珠穿成的手串很熨貼的圍繞着，凡三匝。這是他們在莫干山消夏的紀念品，前幾天斷了線，新近才換好的。君實輕輕的拉下了嫻嫻的手。細珍珠給他的手指一種冷而滑的感覺。他的心靈突然一震。呵，可紀念的珠串！可紀念的已失的莫干山的快樂！祝福這再不能回來的快樂！

君實的眼光惘惘然在這些細珠上徘徊了半響，然後，像感觸了什麽似的，倏地移到嫻嫻的臉上。這位少婦的微帶惺忪的眼睛卻也正在有所思的對他看着。

「我們過去的生活，那些日子你覺得頂快活？」

君實慢慢的說，像是每個字都經過深長的咀嚼的。

「我覺得現在頂快活。」

嫻嫻笑着回答，把她的身體更貼緊些。

「你不要隨口亂說喲。嫻嫻，想一想罷——仔細的想一想。」

「那麽，我們結婚的第一年——半年，正確的說是第一個月，最快活。」

「爲什麽？」

嫻嫻又笑了。她覺得這樣的考試太古怪。

「爲什麽？不爲什麽。只因爲那時候我的經驗全是新的。我以前的生活，好像是一頁空白，到那時方才塡上了色彩。以前的生活，現在回想起來，並不感到特別興味，而且也很模糊了。只有結婚後的生活——唔，應該說是結婚後第一個月，即使是頂瑣細的一衣一飯，我似乎都記得明明白白。」

君實微笑着點頭；過去的事也再現在他眼前了。然而接踵來了感傷。難道過去的歡樂就這麽永遠過去，永遠喚不回來麽？

「那麽，你呢？你覺得——那些日子頂快活？」

嫻嫻反問了。她把左手撫摩君實前額的頭髮，讓珍珠手串的短尾巴

在君實眉間搖盪。

『我不反對你的話，但是也不能贊成。在我，新結婚的第一年——或照你說，第一月，只是快樂的起點，不是頂點。我想把你造成爲一個理想的女子，那時正是我實現我的理想的開端，有很大的希望鼓舞着，但並未達到眞正的快樂。』

『我聽你說過這些話好幾次了。』

嫺嫺淡淡的插進來說；雖然從前聽得了這些話，也是『有很大的希望鼓舞着，』但現在卻不樂意聽說自己被按照了理想而創造。

『可是你從來沒問過我的理想究竟是成功呢抑是失敗。嫺嫺，我的理想是成功的，但是也失敗了。莫干山避暑的時候，你的創造剛好成功。嫺嫺，你記得我們在銀鈴山瀑布旁邊大光石頭上的事麼？你本來是頗有些拘束的，但那時，我們坐在瀑布旁邊，你只穿了件 Vest，正和你現在一樣。自然這是一件小事，但很可以證明你的創造是完成了，我的理想是實現了。』

君實突然停止，握住了嫺嫺的臂膊，定着眼睛對他瞧。這位少婦現在臉上熱烘烘了；她想起了當時的情形，她轉又自怪爲什麼那時對於此等新奇的刺戟並不感得十分的需要。如果在現今呀……

但是君實早又繼續說下去了：

『我的理想是實現了，但又立卽破碎了！我已經引滿了幸福之杯。以前，我們的生活路上是一片光明，以後是光明和黑暗交織着了。莫干山成了我們生活上的分水嶺。從山裏回來，你就漸漸改變了。嫺嫺，你是從那時起，一點一點的改變了。你變成了你自己，不是我所按照理想創造成的你了。我引導你所讀的書，在你心裏形成了和我各別的見解；我眞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我不相信書裏的眞理會有兩個。嫺嫺，你是在書本子以外——在我所引導的思想以外，又受了別的影響，可是你破壞了你自己也把我的理想破壞了！』

君實的臉色變了，又閉了眼；理想的破滅使他十分痛苦，如夢的往事又加重了他的悒悶。

二

君實在二十歲時，滿腦子裝着未來生活的憧憬。他常常自說，二十歲是他的大紀念日；父親死在這一年，遺給他一份不算小的財產，和全部的生活的自由。雖然只有二十歲，卻沒有半點浪漫的氣味；父親在日的諄諄不倦的「庭訓」，早把他的青春情緒剝完，成爲有計畫的實事求、是的人。在父親的靈牀邊，他就計畫如何安排未來的生活；他含了哭父的眼淚，凝視未來的夢像旅行者計畫明日的行程似的，他詳詳細細的算定了如何實現未來的夢：他要研究各種學問，他要找一個理想的女子做生活中的伴侶，他要遊歷國內外考察風土人情，他要鍛鍊遺大投艱的氣魄，他要動心忍性，他要在三十五六年富力強意志堅定的時候生一子一女，然後，過了四十歲爲祖國爲社會爲人類服務。

這些理想，雖說是君實自己的，但也不能不感謝他父親的啓示。自從戊戌政變那年落職後，老人家就無意仕進，做了「海上寓公」，專心整理產業，管教兒子。他把滿肚子救國強種的經綸，都傳授了兒子，也把這大擔子付託了兒子。他老了，少壯時奔走衣食，不曾定下安身立命的大方針，想起來是很後悔的，所以時常教兒子先須「立身。」他也計畫好了兒子將來的路，他也要照自己的理想來創造他的兒子。他只創造了一半，就放手去了。

君實之稟有父親的創造慾的遺傳，也是顯然的。當他選擇終身的伴侶時，很費了些時間和精神。他本有個「理想的夫人」的圖案，他將這圖案去校對所有碰在他生活路上的具有候補夫人資格的女子，不知怎的，他總覺得不對——社會還沒替他準備好了「理想的夫人。」蹉跎了五六年工夫，親戚們爲他焦慮，朋友們爲他搜尋，但是他總不肯決定。後來他的「苛擇」成了朋友間的譚助，他們見了君實時，總問他有沒有選定，但答案總是搖頭。一天，他的一個舊同學又和他譚起了這件事：

「君實，你選擇夫人，總也有這麽六七年了罷；單就我介紹給你的女子，少說也有兩打以上了，難道竟沒有一個中意麽？」

「中意的是儘有，但合於理想的卻沒有一個。」

「中意不就是合於理想麽？有分別麽？倒要聽聽你的界說了。」

「自然有分別的。」君實微微笑的回答，「中意，不過是，也還過得去而已，和理想的差得很遠哪！如果我僅求中意，何至七年而不成。」

「那麽，你所謂理想的——不妨說出來給我聽聽罷？」

舊同學很有興味的問；他燃着了一枝烟捲，架起了腿，等待着君實的高論。

「我所謂理想的，是指她的性情見解在各方面都和我一樣。」

君實還是微微笑的說。

「沒有別的條件——咳，別的說明了麽？」

「沒有。就是這簡單的一句話。」

舊同學很失望似的看着君實，想不到君實所謂「理想的」竟是如此簡單而且很像不通的。但他轉了話頭又問：

「性情見解相同的，似乎也不至於竟沒有罷；我看來，張女士就和你很配，王女士也不至於和你說不來。爲什麽你都拒絕了呢？」

「在學問方面講，張女士很不錯；在性情方面講，王女士是好的，但卽使他們倆合而爲一，也還不是我的理想。她們都有若干的成見——是的，成見，在學問上，在事物上，都有的。」

舊同學不得要領似的睜大了驚異的眼。

「我所謂成見，是指她們的偏激的頭腦。是的，新女子大都有這毛病。譬如說，行動解放些，也是必要的，但她們就流於輕浮放浪了；心胸原要闊大些，但她們又成爲專門騖外，不屑注意家庭中爲妻爲母的責任；舊

傳統思想自然要不得的，不幸她們大都又新到不知所云。』

『哦——這就難了；但是也不至於竟沒有罷？』

舊同學沉吟地說，他心裏卻想道原來理想的只是這麼一個半新不舊的女子！

『可是你不要誤會我是寧願半新不舊的女子。』君實再加以說明，似乎他看見了舊同學的意思。『不是的。我是要全新的，但是不偏不激，不帶危險性。』

『那就難了。混亂矛盾的社會，決產生不出這樣的女子。』

君實同意地點着頭。

『你不如娶一個外國女子罷。』舊同學像發見了新理論似的高聲說，『英國女子大都是合於你的想像的。得了，君實，你可以留意英國女子。你不是想遊歷歐洲麼，就先到倫敦去找去。』

『這原是一條路，然而也不行。沒有中國民族性做背景，沒有中國五千年文化做遺傳的外國女子，也不是我的理想的夫人。』

『呵！君實！你大概只好終身不娶了！或者是等到十年二十年後，那時中國社會或者會清明些，能夠產生你的理想的夫人。』

舊同學慨歎似的作結論，意要收束了本問題的討論；但君實卻還收不住，他豎起大拇指霍地在空中畫了個半圓形，鄭重的說：

『也不然。我現在有了新計畫了。我打算找一塊璞玉，——是的，一塊璞玉，由我親手雕琢而成器。是的，社會既然不替我準備好了理想的夫人，我就來創造一個！』

君實眼中閃着躊躇滿志的光，但舊同學卻微笑了；創造一個夫人？未免近於笑話罷？然而君實確是這麼下了決心了。他早已盤算過：只要一個混沌未鑿的女子，只要是生長在不新不舊的家庭中，即使不曾讀過書，但得天賦聰明，總該可以造就的，即使有些傳統的性習，也該容易轉化的罷。

又過了一年多，君實居然找得了想像中的璞玉了，就是嫻嫻，原是他的姨表妹；他的理想的第一步果然實現了。

嫻嫻是聰明而豪爽，像她的父親；溫和而精細，像她的母親。她從父親學通了中文，從母親學會了管理家務。她有很大的學習能力；無論什麼事，一上了手，立刻就學會了。她很能感受環境的影響。她實在是君實所見的一塊上好的「璞玉」。在短短的兩年內，她就讀完了君實所指定的書，對於自然科學，歷史，文學，哲學，現代思潮，都有了常識以上的了解。當她和君實遊莫干山的時候，在那些避暑的「高等華人」的太太小姐隊中，她是個出色的人兒：她的優雅的舉止，有教育的譚吐，廣闊的知識，清晰的頭腦，活潑的性情，都證明她是君實的卓絕的創造品。

雖則如此，在創造的過程中，君實也煞費了苦心。

嫻嫻最初不喜歡政治，連報紙也不願意看；自然因為她父親是風流名士，以政治為濁物，所以嫻嫻是沒有政治頭腦的遺傳的。君實卻素來

留心政治，相信人是政治的動物，以爲不懂政治的女子便不是理想的完全無缺的女子。他自己讀過各家的政治理論，從柏拉圖以至浩布士，羅素，甚至於克魯泡特金，馬克思，列寧；然而他的政治觀念是中正健全的，合法的。他要在嫻嫻的頭腦裏也創造出這麼一個政治觀念。他對於女子的政治運動的見解，是美國總統羅斯福的：『如果大多數女子自己來要求參政權，我就給她們。』英國的已頗激烈的「藍襪子」的參政權運動，在君實看來是不足取的。

他抱了嚴父望子成名那樣的熱心，誘導嫻嫻讀各家的政治理論；他要嫻嫻留心國際大勢，用苦心去記人名地名年月日；他要嫻嫻每天批評國內的時事，而他加以糾正。經過了三個月的奮鬬，他果然把嫻嫻引上了政治的路。

第二件事使君實極感困難的，是嫻嫻的樂天達觀的性格；不用說，這是名士的父親的遺傳了。並且也是君實所不及料的，嫻嫻這種性格，直到結婚半年後一個明媚的四月的下午，第一次被君實發見。那一天，他們夫婦倆遊龍華，坐在泥路旁的一簇桃樹下歇息。嫻嫻仰起了面孔，接受那些悠悠然飄下來的桃花瓣。那淺紅的小圓片落在她的眉間，她的嘴唇旁，她的頸際，——又從衣領的微開處直滑下去，黏在她的乳峯的上端。嫻嫻覺得這些花瓣的每一個輕妙的接觸，都像初夜時君實的撫摸，使她心靈震撼，感着甜美的奇趣；似乎大自然的春氣已經電化了她身上的每一個細胞，每一條神經纖微，每一枝極細極細的血管，以至於她能夠感到最輕的拂觸，最弱的聲浪，使她記憶起塵封在腦角的每一件最瑣屑的事。同時一種神祕的活力在她腦海裏翻騰了；有無數的感想滔滔滾滾的湧上來，有一種似甜又似酸的味兒灌滿了她的心；她覺得有無數的話要說，但一個字也沒有。她只抓住了君實的手，緊緊地握着，似乎這便是她的無聲的話語。

從路那邊來了個衣衫襤褸的醉漢來了。映着酡紅的酒臉，耳槽裏橫揷着一小枝桃花。他跟蹌地高歌而來。他楞起了血紅的眼睛，對嫻嫻他們瞥了一眼，然後更提高了嗓子唱着，轉向路的西頭去了。

『哈，哈，哈哈！』

醉漢狂笑着睨視路角的木偶似的挺立着的哨兵。似乎他說了幾句什麼話。然後，他的籧邋的身形沒入桃林裏不見了。

『哈哈，哈哈，哈哈……』

遠遠的還傳來了漸曳漸細的笑聲，像扯細了的糖絲，裊裊地在空中迴旋。嫻嫻鬆了口氣，把遙矚的目光從泥路的轉角收回來，注在君實的臉上。她的嘴角上浮出一個神祕的忘我的笑形。

『醉漢！神游乎六合之外的醉漢！』嫻嫻贊頌似的說，『這就是莊子所說的刖足的王駘，沒有脚指頭的叔山无趾，生大瘤的甕㼜大癭，那一類的人罷！……君實，你看見他的眼光麼？他的對於一切都感得滿足的眼光呀！在他眼前，一切我們所崇拜的，富貴，名譽，威權，美麗，都失了光彩呢。因爲他是藐視這一切的，因爲他是把貧富貴賤，智愚賢不肖，是非，小

大都一律等量齊觀的，所以他對於一切都感得那樣的滿足罷！爸爸常說：醉中始有「全人」，始有「眞人」。今天我纔深切的體認出來了。我們，自以爲聰明美麗，眞是井蛙之見，我們的精神眞是可笑的貧乏而且破碎呵！」

君實驚訝地看着他的夫人，沒有回答。

「記得十八歲的時候，爸爸給我講莊子；我聽到「藐姑射仙子」那一段，我神往了；我想起人家稱贊我的美麗聰明那些話，我慚愧得什麼似的；我是個不堪的濁物罷哩。後來爸爸說，藐姑射仙子不過是莊生的比喻，大概是指「超乎物外」的元神；可是我仍舊覺得我自己是不堪的濁物。我常常設想我們對於一切事物的看法，應該像是站在雲端裏俯矚下面的景物，一切都是平的，分不出高下來。我曾經試着要持續這個心情，有時竟覺得我確已超出了人間世，夷然忘了我的存在，也忘了人的存在。」

嫻嫻凝眸望着天空，似乎她看見那象徵的藐姑射仙子冷冷然御風而行就在天的那一頭。

君實此時正也忙亂地思索着。他此時方才知道嫻嫻的思想裏竟隱伏着樂天達觀出世主義的毒。他回想不久以前，嫻嫻看了西洋哲學上的一元二元的辯論，曾在書眉上寫了這麼幾句：「自其異者視之，肝膽楚越也。自其同者視之，萬物皆一也。萬物畢同畢異。」這不是莊子的話麼？他又記得嫻嫻看了各派政論家對於「國家機能」的駁難時，曾經笑着對他說：「此一是非，彼亦一是非；都是的，也都不是的。」當時以爲她是說笑，現在看來，她是有莊子思想作了底子的；她是以站在雲端看「蠻觸之爭」的心情來看世界的哲學問題政治爭論的。君實認定非先掃除嫻嫻的達觀思想不可了。

從那一天起，君實就苦心的誘導嫻嫻看進化論，看尼采，看唯物派各大家的理論。他鑑於從前把兩方面的學說給她看所得的不好的結果，所以只把一方面給她了。雖然唯物主義應用在社會學上是君實自己所反對的，可是爲的要醫治嫻嫻的唯心的虛無主義的病，他竟不顧一切的投了唯物論的猛劑了。

這一度改造，君實終於又奏了凱旋。

然而還有一點小節須得君實去完工。不知道爲什麼，嫻嫻雖則落落有名士氣，然而羞於流露熱情。當他們第一次在街上走，嫻嫻總是離開君實的身體有半尺光景；當在許多人前她的手被君實握着，她總是一陣面紅，於是在幾分鐘之後便藉故洒脫了君實的手。她這種舊式女子的嬌羞的態度，常常爲君實所笑。經過了多方的陶冶，後來嫻嫻膽大些了，然而君實總還嫌她的舉動不甚活潑。並且在閨房之內，她常常是被動的，也使君實感到平淡無味。他是信仰遺傳學的，他深恐嫻嫻的腼腆的性格將來會在子女身上種下了怯弱的根性，所以也用了十二分的熱心在嫻嫻身上做工夫。自然也是有志者竟成呵，當他們遊莫干山時，

嫻嫻已經出落得又活潑又大方，知道了如何在人前對丈夫表示細膩的昵愛了。

現在嫻嫻是「靑出於藍」有時反使君實不好意思，以爲未免太肉感些，以爲她太需要強烈的刺戟了。

三

這麼着在刹那間追溯了兩年來的往事，君實悵悵地倚在牀欄上，悶悶的趕不去那兩句可悲的話：「你破壞了你自己，也把我的理想破壞了！」二十歲時的美妙的憧憬，現在是隔了濃霧似的愈看愈模糊了。嫻嫻卻先已起身，像小雀兒似的在滿房間跳來跳去，嘴裏哼着一些什麼歌曲。

太陽光已經退到沙發榻的靠背上。和風送來了遠遠的市囂聲，說明此時至少有九點鐘了。兩杯牛奶靜靜的候在方桌上，幽幽然噴出微笑似的熱汽。衣櫥門的大鏡子，精神飽滿地照出女主人的活潑的倩影。梳粧台的三連鏡卻似乎有妒意；牠以爲照映女主人的雲鬢應該是屬於牠的職權範圍的。

房內的一切什物，浸浴在五月的晨氣中，都是活力瀰滿的，一排一排的肅靜地站着，等候主人的命令。牠們似乎也暗暗納罕着今天男主人的例外的晏起。

牀發出低低的嘆聲，抱怨牠的服務時間已經太長久。

然而墜入了幻滅的君實卻依舊惘惘然望着帳頂，毫無起身的表示。

「君實，你很倦罷？你想什麼？」

嫻嫻很溫柔的問；此時她已經坐在靠左的一隻沙發椅裏，拉一隻長統絲襪到她腿上，羊毛的貼身長背心的下端微微張開，盪漾出肉的熱香。

君實苦笑着搖頭，沒有回答。

「你還在咀嚼我剛才說的話麼？是不是我的一句『是你自己的手破壞了你的理想』使你不高興麼？是不是我的一句『你召來了魔鬼，但是不能降服他』使你傷心麼？我只隨便說了這兩句話，想不到更使你煩悶了。喂，傻孩子，不用胡思亂想了！你原來是成功的。我並沒走到你的反對方向。我現在走的方向，不就是你所引導的麼？也許我確是比你走先了一步了，但我們還是同一方向。」

沒有回答。

「我是馴順的依着你的指示做的。我的思想行動，全受了你的影響。然而你說我又受了別的影響。我自然知道你是指着李小姐。但是，君實，你何必把一切成績都推在別人身上；你應該驕傲你自己的引導是不錯的呀！你剝落了我的樂天達觀思想，你引起了我的政治熱，我成了現在的我了，但是你倒自己又看出不對來了。哈，君實，傻孩子，你眞眞的玩了黃道士召鬼的把戲了。黃道士燒符念咒的時候，惟恐鬼不來，等到鬼當眞來了，他又怕得什麼似的，心裏抱怨那鬼太獰惡，不是他的理想的

鬼了。』

嫻嫻撲嗤地笑了；雖然看見君實縐起了眉頭，已經像是很生氣，但她只顧格格地笑着。她把第二隻絲襪的長統也拉上了大腿，隨卽走到牀前，捧住了君實的面孔，很嫵媚的說：

『那些話都不用再提了。誰知道明天又會變出什麽來呀！君實，明天——不，我應該說下一點鐘，下一分鐘，下一刹那，也許你變了思想，也許我變了思想也許你和我都變了；也許我們更離遠些，但也許我們倒又接近了。誰知道呢！昨天是那麽一會事，今天是另一會事，明天又是一會事，後天怎樣？自己還不曾夢到；這就是現在光榮的流行病了。只有，君實，你，還抱住了二十歲時的理想，以爲推之四海而皆準，俟之百世而不惑；君實，你簡直的有些傻氣了。好了，再不要獃頭獃腦的痴想罷。過去的，讓牠過去，永遠不要回顧；未來的，等來了時再說，不要空想；我們只抓住了現在，用我們現在的理解，做我們所應該做。君實，好孩子，嫻嫻和你親熱，和你玩玩罷！』

用了緊急處置的手腕，嫻嫻又壓在君實的身上了。她的綿軟而健壯的肉體在他身上揉研，笑聲從她的喉間汩汩地泛出來，散在滿房，似乎南窗前書桌角的那一疊正襟危坐的書籍也忍不住有些心跳了。

君實却覺得那笑聲裏含着勉强——含着隱痛，是嗥，是歎，是咒詛。可不是麽？一對淚珠忽然從嫻嫻的美目裏迸出來，落在君實的鼻凹邊，又順勢淌下，鑽進他的口吻。君實像觸電似的全身一震，緊緊的抱住了嫻嫻的腰支，把嘴巴埋在剛剛側過去的嫻嫻的頸窩裏了。他感得了又甜又酸又辣的奇味，又愛又恨又憐惜的混合的心情，那只有嚴父看見敗子回頭來投到他脚下時的心情，有些相像。

然而這個情緒只現了一刹那，隨卽另一感想抓住了君實的心：

——這便是女子的所以爲神祕麽？這便是女子的靈魂所以畢竟成其爲脆弱的麽？這便是女子之所以成其爲 Sentimentalist 麽？這便是女子的所以不能發展中正健全的思想而往往流於過或不及麽？這便是近代思想給與的所謂興奮緊張和徬徨苦悶麽？這便是現代人的迷亂和矛盾麽？這便是動的熱的刺戟的現代人生下面所隱伏的疲倦，驚悸，和沉悶麽？

於是君實更加確信自己的思想是健全正確，而嫻嫻毀壞了她自己了！爲了愛護自己的理想，爲了愛嫻嫻，他必須繼續奮鬭，在嫻嫻心靈中奮鬭，和那些危險思想，那些徒然給社會以騷動給個人以苦悶的思想爭最後之勝利。希望的火花，突又在幻滅的冷灰裏爆出來。君實又覺得勇氣百倍，如同十年前站在父親靈牀前的時候了。

他本能的斜過眼去看嫻嫻的臉，嫻嫻也正在偸偸的看他。

『嘻嘻……嘻！』

嫻嫻又軟聲的笑起來了。她的頰上泛出淡淡的紅暈，她的半閉的眼皮邊的淡而細媚而含嗔的笑紋，就如攝魂的符籙，她的肉感的熱力簡直要使君實軟化。呵，魅人的怪東西！近代主義的象徵！卽使是君實，也不

免搖搖的有些把握不定了。可是理性逼迫他離開這個嬌冶的誘惑，經驗又告訴他這是嫻嫻躲避他的嘮叨的慣技。要這樣容易的就蒙過了他是不可能的。他在那噴紅的嫩頰上印了個吻，就鎮定地說：

『嫻嫻，你的話，正像你的思想和行動：只知其一，未知其二。我們鼓勵小孩子活潑，但並不希望他們爬到大人的頭髮梢。小孩子玩着一件事，非到哭散場不休；他們是沒有忖量的，不知道什麼叫做適可而止。嫻嫻，可是你的性格近來愈加小孩子化了。我引導你留心政治，但並不以爲當卽可以鑽進實際政治——而況又是不健全不合法的政治運動。比如現在大家都說「全民政治」，但何嘗當眞想把政治立卽全民化呢，無非使大家先知道有這麼一句話而已。聽的人如果認眞就要起來，那便是胡鬧了。嫻嫻，可是你近來就有點近於那樣的胡鬧。你不知道你是多麼的幼稚，你不知道你已經身臨險地了。今天早上我就做了一個可怕的夢——關於你的夢……』

君實不得不停止了；嫻嫻的忍俊不住的連續的小聲的笑，使他說不下去；他疑問地又有幾分不快地，看着嫻嫻的眼睛。

『你講下去哪。』

嫻嫻忍住了笑說；但從她的乳房的細微的顫動，可以知道她還在無聲的笑着。

『我先要曉得你爲什麼笑？』

『沒有什麼喲！關於小孩子的——既然你認眞要聽，說說也不妨。我聽了你的話，就連想到滿足小孩子的慾望的方法了。對八歲大的孩子說：「好孩子，等你到了十歲，一定買那東西來給你。」可是對十歲大的孩子又說是須得到十一歲了。永久是預約，永久是明年，直到孩子大了，不再要了，也就沒有事了。君實——對不對？』

君實不很願意似的點了點頭。他彷彿覺得夫人的話裏有刺。

『你的夢一定是很好聽的，但一定也是很長的，和你的生活一般長。留着罷，今晚上細細講罷。你看，鐘上已經是九點二十分。我還沒洗臉呢。十點鐘又有事。』

不等君實開口，像一陣風似的，這位活潑的少婦從君實的擁抱中滑了出來；她的長背心也倒捲上去了，露出神祕的肉紅色，恰和霍地坐起來的君實打了個照面。嫻嫻來不及扯平衣服，就同影子一般引了開去。君實看見她跑進了梳粧台側的小門，砰的一聲，將門碰上。

君實嗒然走到嫻嫻的書桌前坐下，隨手翻弄那些縱橫斜亂的雜誌。嫻嫻的兀突的舉動，使他十分難受。他猜不透嫻嫻究竟存了什麼心。說她是不顧一切的要實行她目前的主張罷，似乎不很像，她還不能擺脫舊習慣，她究竟還是奢侈嬌貴的少奶奶；說她是心安理得的樂於她的所謂活動罷，也似乎不像，她在動定後的剎那間時常流露了中心的彷徨和焦灼，例如剛才她雖則很灑脫的說：『過去的，讓牠過去罷；未來的，不要空想；我們只抓住了現在，用我們現在的理解，做我們所應該做。』

然而她狂笑時有隱痛，並且無端的滴了眼淚了。他更猜不透嫻嫻對於他的態度。說她的有些異樣罷，她仍舊和他很親熱很溫婉；說她是沒有異樣罷，她至少是已經不願意君實去顧問她的事，並且不耐煩聽君實的批評了。甚至於剛才不願意聽君實講關於她的夢！

——呵，神祕的女子的心！君實不自覺地又這麼想。

神祕？他想來是不錯的，女子是神祕的，而嫻嫻尤甚。她的構成，本來是複雜的。他於是細細分析現在的嫻嫻，再考察嫻嫻被創造的過程。

久被塵封的記憶，一件一件浮現出來，散亂的不連續的觀念，一點一點凝結起來。他終於不得不承認，他的所謂創造，只是破壞。並且他所用以破壞的手段卻就在嫻嫻的腦子裏生了根。他破壞了嫻嫻的樂天達觀思想，可是唯物主義代替着進去了；他破壞了嫻嫻的厭惡政治的名士氣味，可是偏激的政治思想又立即盤踞着不肯出來；他破壞了嫻嫻的嬌羞嫻靜的習慣，可是肉感的要求強烈刺戟的習慣又同時養成了。至於他自己的思想卻似乎始終不曾和嫻嫻的腦筋發生過關係。嫻嫻的確善於感受外來的影響，但是他自己的思想對於嫻嫻卻是一絲一毫的影響都沒有。往常他自以為創造成功，原來只騙了自己！他自始就失敗了，何曾有過成功的一瞬。他還以為莫干山避暑時代是創造嫻嫻的成功期，該簡直是夢話而已！幾年來他的勢力都是白費的！

他又想起剛才嫻嫻說的「你自己的手破壞了自己的理想」那句話來了。他不得不承認這句話是對的。他覺得實在錯怪了李小姐。

他恨自己為什麼那樣糊塗！他自以為有計畫去實現他的憧憬的，而今卻發現出來他實在是有計畫去破壞自己的憧憬；他煞費苦心自以為按照了自己的理想而創造的，而今卻發現出來完全不是那麼一回事！

——迷亂矛盾的社會，斷乎產生不出那樣的人。

舊同學的這句話閃上他的心頭了。他恨這社會！就是這迷亂矛盾的社會破壞了他的理想的！可不是麼？在迷亂矛盾的空氣中什麼事都做不好的。他真真的絕望了！

霍浪霍浪的水聲從梳粧台側的小門後傳出來，說明那漂亮聰明的少婦正在那里洗浴了。

君實下意識地轉過臉去望着那個小門。水聲暫時打斷了他的思緒。忽然衣櫥門的大鏡子裏探出一個人頭來。君實急轉眼看房門時，見那門推開了一條縫，王媽的頭正退出一半；她看見房裏只有君實，不衫不履呆呆地坐着，心下明白現在還不是她進來的時候。

突然一個新理想撞上君實的心了。

為什麼他要絕望呢？雖說是迷亂矛盾的社會產生不出中正健全思想的人，但是他自己，豈不是也住在這社會麼？他為什麼竟產生了呢？可知社會對於個人的勢力，不是絕對的。

為什麼他要喪失自信心呢！雖說是兩年來他的苦心是白費，但反過來看，豈不是因為他一向只在嫻嫻身上做破壞工作，却忽略了把自己的思想灌輸給她，所以嫻嫻成其為現在的嫻嫻麼？只要他從此以後專力於介紹自己所認為健全的思想，難道不能第二次改變嫻嫻，把她贏回來麼？一定的！從前為要掃除嫻嫻的樂天達觀名士氣派的積滯，所以冒險用了破壞性極強的大黃巴豆，弄成了嫻嫻現在的昏瞀邪亂的神氣，目下正好用溫和健全的思想來扶弄她的元氣。希望呀！人生是到處充滿着希望的哪！只要能够認明已往的過誤，「希望」是不騙人的！

現在君實的樂觀，是最近半個月來少有的了；而且這樂觀的心緒，也使他能够平心靜氣地檢查自己近來對於嫻嫻的態度。他覺得自己的冷諷辦法很不對，徒然增加嫻嫻的反感；他又覺得自己近來似乎有激而然的過於保守的思想也不大好，徒然使嫻嫻認為丈夫是當真一天一天退步；他又覺得一向因為負氣，故意拒絕參加嫻嫻所去的地方，也是錯誤的，他應該和她同去，然後冷靜公正地下批評，促起嫻嫻的反省。

愈想愈覺得有把握似的，君實不時望着浴室的小門；新計畫已經審慎周詳，只待嫻嫻出來，立即可以開始實驗了。他像考生等候題紙似的，很焦灼，但又很鼓舞。

房門又輕輕的被推開了。王媽慢慢的探進頭來，烏溜溜的眼睛在房裏打了個圈子。然後，她輕輕地走進來，抱了沙發榻上的一團女衣，又輕輕的去了。

君實還在繼續他的有味的沉思。嫻嫻剛才說過的話，也被他喚起來從新估定價值了。當時被忽略的兩句，現在跳出來要求注意：

——我現在走的方向，不就是你所引導的麼？也許是我走先了一步，但我們還是同一方向。

君實推敲那句「走先了一步。」他以為從這一句看來，似乎嫻嫻自己倒承認確是受過他的影響，跟着他走，僅僅是現在軼出他的範圍罷了。他猛然又記起誰——大概是李小姐罷——也說過同樣意義的話，彷彿說他本是嫻嫻的引導，但現在他覺得乏了，在半路上停息下來，而被引導的嫻嫻便自己上前了。當真是這般的麼？自信很深的君實不肯承認。他絕對自信他不是中道而廢的軟背脊的人兒。他想：如果自己的思想而確可以算作執中之道呢，那也無非因為他曾經到過道的極端，看着覺得有點不對，所以又回來了；然而無論如何，嫻嫻的受過他的影響，卻又像是可信了。她自己和她的密友都承認了。可是他方才的推論，反倒以為全然沒有呢，反倒以為從前是用了別人的虎狼之藥來破壞了固有的嫻嫻，而現在須得他從頭做起了。

他實實在在迷住了：他覺得自己的推論很對，但也沒有理由推翻嫻嫻的自由。雖則剛才的樂觀心緒尚在支撐他，但不免有點彷徨了。他自己策勵自己說：「這個謎，總得先揭破；不然，以後的工作，無從下手。」然

而他的苦思已久的發脹的頭腦已不能給他一些新的煙士披里純了。

房門又開了。王媽第二次進來，怪模怪樣的在房裏張望了一會；後來走到梳粧台邊，抽開一個小抽屜，拏了嫺嫺的一雙黃皮鞋出去了。

君實下意識的看着王媽進來，又看着她出去；他的眼光定定地落在房門上半晌，然後又收回來，在嫺嫺的書桌上徊徘。終於那象牙小兎子邀住了君實的眼光。他隨手拏起那兎子來，發見了「丈夫」二字被刀刮過的祕密了。但是他倒也不以爲奇。他記得嫺嫺發過議論，以爲「丈夫」二字太富於傳統思想的臭味，提到「丈夫」，總不免令人聯想到「夫者天也」等等話頭，所以應該改稱「愛人」——却不料這里的兩個字也在避諱之列！他不禁微笑了，以爲嫺嫺太稚氣。於是他想起嫺嫺爲什麼還不出來。他覺得已經過了不少時候，並且似乎好久不聽得霍浪霍浪的水聲了。他注意聽，果然沒有；異常寂靜。竟像是嫺嫺已經睡着在浴室裏了。

君實走到梳粧台旁的時候，愈加確定嫺嫺準是睡着在浴盆裏了。他剛要旋轉那小門的瓷柄，門忽然自己開了。一個人捧住一大堆毛巾浴衣走出來。

不是嫺嫺，卻是王媽！

「是你……呀！」

君實驚呼了出來。但他立即明白了：浴室通到外房的門也開得直蕩蕩，嫺嫺從這里下樓去了。她，夫人——就是愛人也罷，卻像暴徒逃避了偵探的尾隨一般，竟通過浴室躲開了！他這纔明白王媽兩次進來取嫺嫺的衣服和皮鞋的背景了。他覺得嫺嫺太會和他開玩笑！

「少奶奶早已洗好了。叫我收拾浴盆。」

王媽看着君實的不快意的面孔，加以說明。

君實只覺得耳朶裏的血管轟轟地跳。王媽的話，他是聽而不聞。他想起早晨不祥之夢裏的情形。他嗅得了惡運的氣味。他的泛泡沫的情熱，突然冷了；他的尊嚴的自許受傷了；而他的跳得更快的心，在敲着警鐘。

「少奶奶在樓下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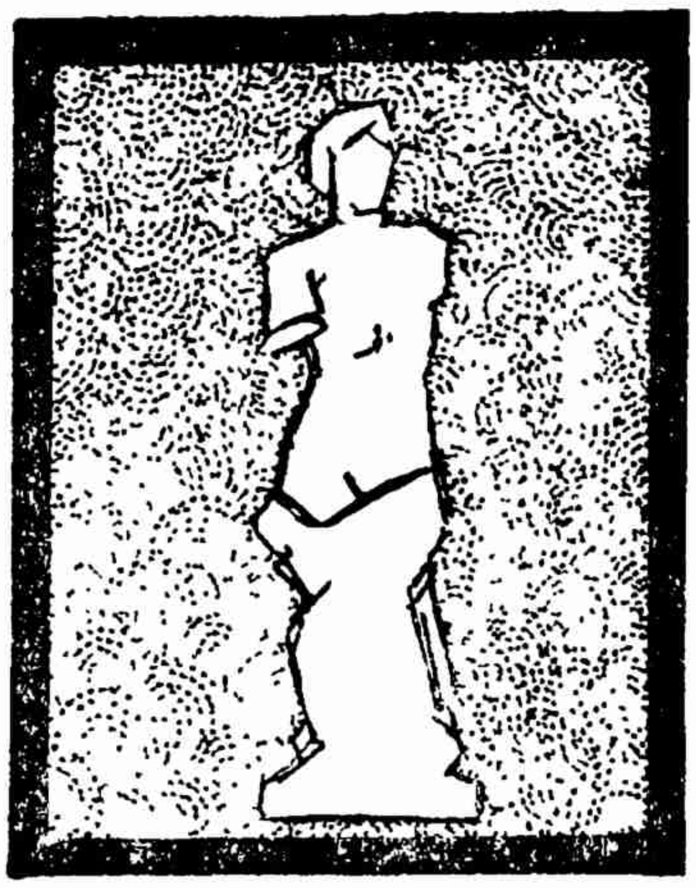
便是王媽也聽得出這問句的不自然的音調了。

「出去了。她叫我對少爺說：她先走了一步了，請少爺趕上去罷。——少奶奶還說，倘使少爺不趕上去，她也不等候了。」

「哦——」

這是一分多鐘後，君實喉間發出來的滯澀的聲浪。小小的象牙兎子又闖入他的意識界，一點一點放大了，直到成爲人形，傲慢地斜起了紅眼睛對他瞧。他恍惚以爲就是嫺嫺。終於連紅眼睛也沒有了，只有白肚皮上「丈夫」的刀刮痕更清晰地在他面前搖搖。

（五）



我的旅伴

俄國高爾基著

濟之譯

在渥台薩的碼頭那裏我遇見了他。他那短小強幹的身材和東方人模型的臉龐，鑲着美麗的鬍鬚連着三天引起我的注意。他常在我面前閃來閃去；我常看見他在碼頭邊上好幾點鐘的站立着，把手杖的頭伸入嘴內兩隻像杏仁般大小的黑眼睛沒精打彩的望着渾濁的水；一天總有十次他跨着那無掛慮人所走的步伐，在我面前經過。他是誰？……我不由得留心偵察他起來了。他卻彷彿故意逗我似的，更常在我眼前轉着。他穿着有格淡色的時髦衣裳，戴着黑帽，走起路來懶洋洋的，眼神遲鈍而且煩悶。他一走過來，我遠遠裏就辨出他來了。在這碼頭上，輪船和機車呼呼的嘯着，鐵鍊錚錚的響着，工人大聲的喧鬧，震人腦筋的忙亂狀態從四面八方包圍過來，在這種地方出現這種人簡直是無從索解。在這裏大家都煩惱而且累乏，大家都跑着，滿身是塵土，滿頭是汗，喊嚷着，對罵着。在這忙亂的工作裏，這奇怪的人物，卻舉起死愁的臉，來回慢慢的走着，對一切都冷淡，看一切都不相干。

在第四天吃飯時候我又遇見了他，決定無論如何打聽出他是什麼人來。離他不遠地方我坐着吃西瓜和麵包，一邊望他，一邊想怎樣和他和和氣氣談一下子。

他靠立在一大堆茶葉包傍邊，毫無目的的向四面看望，手指擊叩着手杖，像吹簫一樣。

我穿着一身苦工的衣裳，背上擊着槓夫用的皮帶，滿身被煤灰所染污，在我要同他穿漂亮衣服的人交談是很難的事。但是使我奇異不止的，我看見他不住的望着我，兩眼裏發着使人難受的貪饞的，獸性的光芒。我纔決定我的觀察物必定十分飢餓，便迅速向四圍望了一下，輕聲問他道：『要吃點嗎？』

他抖索了一下，很貪饞的露出兩排堅硬的牙齒，也遲疑着向四圍望

了一下。

但是誰也沒有來注意我們。我就遞給他半隻西瓜和一塊黑麵包。他抓着這些東西就隱到貨物堆後面坐着去了。他的頭戴着頂在後腦的帽兒，露出發黑而流汗的額角，有時還伸出來望一下子。他的臉含着微笑，光采煥發。他一邊朝我閃着眼睛，一邊一刻不停的嚼着食物。我示意讓他等着我便去買點牛肉，買了來遞給他，自己站在木箱傍邊叫傍人的眼睛完全看不見那穿漂亮衣服的人。以前他吃的時候，總是貪饞的向四面望着，彷彿怕有人來搶似的；現在他卻安心吃起來了，卻總吃得極快，並且露出那種饑相，叫我看着這餓透的人有點心痛，不由得背轉身去了。

『謝謝！多謝！』——他推着我的肩膀，隨後又抓住我的手，握緊着，用力搖起來。

再過五分鐘，他便將他的爲人告訴了我。

他是格魯慈亞人，公爵沙克落、布達冉庫達地方富田主的獨生子，在後高加索鐵路車站上做辦事員，和一個同學同住着。這同學忽然席捲沙克落公爵一切銀錢珍物跑走了，於是公爵就去追他。他偶然打聽出他同學是買票到巴圖姆去的；於是也趕到那裏去。在巴圖姆又知道他同學到渥台薩去了。沙克落公爵便取了萬諾、斯萬尼栄的護照（是理髮匠，和他同年也是同學，可是像貌並不相像）動身到渥台薩來了。他當時向警察廳報告失物情形，警廳答應替他尋找他，等了兩星期，把身邊帶着的錢全都用完了，現在已有兩晝夜一點東西也沒有吃過。

我一面聽他這篇攙着罵聲的談話，一面向他打量，不由得相信他的話，可憐起這孩子來——他纔十九歲，可是瞧那副天眞爛漫的神氣，年歲兒得還要少些。他時常帶着深惡痛疾的神氣，提起他如何同他的賊同學親密要好，現在偷了他這些東西，要是找不回來，他嚴厲的父親一定要用刀子砍死他。——我心想如不援助這孩子，無情的城市必將他吞滅了。我知道有時一點不值注意的偶然事情足使游民階級平添人數；現在在沙克落公爵方面顯然很有投入這高貴而不被尊敬的社會裏去的機會。我極想幫助他一下。我勸沙克落到警察廳長那裏去請發免票，他笑了笑說不肯去。爲什麼呢？原來他住在客棧裏沒有付錢；客棧主人問他要錢，他打了人家一下；後來他就跑走了，心想現在他既沒給錢，又打了人家，警察方面是決不會因此反向他道聲謝的；並且他還不記得他打了一下，兩下，還是三下四下呢。

情形變得複雜起來。我決定讓我做工，掙下錢來，好打發他到巴圖姆去，但是可嘆連這也不容易快快兒辦到，因爲那餓得半死的沙克落要吃去三個人以上吃的食糧。

那時候因爲「飢民」來得極多，碼頭上短工工價給得極少，八角錢一天的工錢我們兩人要吃去六角。而且在未同公爵相遇以前，我決定到克里米亞去，所以不願意在渥台薩留得太久了。我便勸沙克落公爵和我一同步行前去，還提出條件：如果到帝夫里司以前找不到同伴，就

親自送他到家，如果找到，兩人就此分別。

公爵看了看自己漂亮的皮鞋帽子和袴子，又摸了摸衣裳，想了一下，嘆了幾口氣，這纔答應了。於是我同他便從渥台薩到帝夫里司去了。

二

我們到了黑爾遜城的時候，我知道我的旅伴是個童眞而且蠻野的小子，智識十分不發展，飽的時候高興得很，一餓就愁容滿面，確是個心地坦白，頑強有力的動物。

一道上他同我講述高加索的情形，格魯慈亞田主的生活，還有他們玩樂的光景和對農人的關係。他的談話很有趣味，特別的美麗，可是給我對談話的人生出不好的印象來。譬如他曾講過以下的一段故事：

一個有錢的公爵家裏請了許多鄰人聚飲；喝了不少的酒，吃了麵餅和香腸等等高加索特有的食品。後來公爵領衆客到馬廐裏去，備好馬；公爵騎了最好的一匹，便趕到田野裏去。那馬性子是激烈的，衆客稱讚馬的姿勢如何好，跑得如何快，公爵就騎上去跑了，忽然一個農人騎着白馬在田野裏馳騁着，趕過了公爵的馬，一邊趕着，一邊還傲然笑起來。公爵在衆客面前害臊得面子下不過去了！……便皺緊着眉頭，揮手叫農人過來；等那人一走過來，公爵揮起佩刀來一下子把他的頭砍下來了，又用手槍朝那馬的耳傍打去，打死了牠，隨後自己向官廳去自首。後來判決把他流放出去了。……

沙克落講給我聽的時候，帶着憐惜公爵的口氣。我給他反復辯說，這事用不着可憐，可是他用教訓的口氣對我說道：『公爵少，農人多。爲一個農人不能定公爵的罪。農人是什麼東西？就是這個！』——沙克落指着一團泥土，——『公爵——那是天上的星！』

我們辯論起來。他生氣極了。他生氣的時候，露着牙齒，像狼一般，臉兒成爲尖銳的了。

他對我嚷道：『瑪克西姆，住嘴！你不懂得高加索的生活！』

我的理論敵不過他的直觀力；凡事在我是明顯的，在他覺得可笑。等到我用各種證據證明我眼光的正確，把他駁到頂頭的時候，他毫不想一想，還對我說道：『你到高加索住去。你就知道我說的是實話。既然大家這麼辦，那就是應該這樣的。你一個人說這不對，可是好幾千人說這是對的，叫我怎麼能信你呢？』

那時候我不言語了，因爲明白對這類深信現有的生活十分合法和合理的人，是不能用言語，却須用事實去駁倒他的。我一不言語，他却高興起來，吮着嘴唇，又談起充滿着野蠻的美麗，充滿着火燄和別致的高加索生活來。這些談話使我感着興趣，同時那種殘忍的態度，那種崇拜財富和蠻力的心思，又使我生氣。有一次我問他知道不知道基督的教義？

『自然知道，』——他回答我，還聳了聳肩。

可是以後纔曉得，他所知道的祇是有一個基督因爲反抗猶太的法

律，猶太人便把他釘死在十字架上。但是他是上帝，所以在十字架上並沒有死，却升上天去，給了人們新的生活律則。……

我問他：『那樣的生活律則呢？』

他帶着訕笑的疑惑態度看了我一下，問道：『你是基督徒麼？悟！我也是基督徒。世界上人差不多全是基督徒。你問什麼？沒有看見大家都這麼活着麼？……這就是基督的律則。』

我興奮起來，把基督的一生講給他聽。他起初很注意的聽着，後來慢慢兒鬆力，終於打了哈欠纔完。

我看他的心並沒有聽我的話，便重又朝他的智慧方面說去，給他講互助如何有益，智識和有律則如何有益，講的都是如何有益的事……但是我的理論撞在他人生觀的石牆上，不由得碎爲灰塵了。

沙克落公爵懶洋洋的駁我道：『誰有力量，誰自身就是律法！他也不用念書，那怕是瞎眼，也能找得到道路！』

他有自信極深的本事。這使我起恭敬他的心思；但是他的性子又野蠻，又殘忍，我覺得我有時又生出嫉恨他的念頭來了。不過我終未失去找出我們中間的接觸點的希望——找出我們兩人能互相說得來，並且互相了解的立足點。

我們走過了波萊司考伯地方，快到耶意拉了。我幻想着克里米亞南岸的地方，公爵却在齒縫裏哼出奇怪的語調，精神不很痛快。我們的錢全已用完，一時又無處去掙錢。我們直奔到費渥道西地方去，因爲那裏正在動工建築輪船碼頭。

公爵對我說他也要做工，如果掙了錢，可以坐海船到巴圖姆去。在巴圖姆他有不少熟人，可以立刻給我找到掃院人或看門的位置。他拍着我的肩膀，吮着舌頭，帶着照顧人的態度說道：『我要給你好好兒安排一下！嗤，嗤！你要喝酒——喝多少都行，吃羊肉——吃多少都行！娶一個格魯慈亞女人，一個肥胖的格魯慈亞女人。嗤，嗤，嗤！……她要給你煮飯，生孩子，好些個孩子，好些個孩子，嗤，嗤，嗤！』

這個『嗤，嗤，嗤！』的聲音起初使我奇怪，後來叫我討厭，最後簡直惹起我狂怒來了。在俄國是用這種聲音叫喚猪的，在高加索却用來表示高興，憐惜，快樂和悲愁的意思。

沙克落已把自己時式的衣服穿得十分破爛，他的皮鞋破了好幾個洞。手杖和帽子已在黑爾遜賣去了。他買了鐵道上職員用的舊制帽，代替自己的帽子。

他初次戴上這舊制帽的時候，——戴得很歪斜，——曾問我道：『我戴着合式不合式？美不美？』

三

我們已經在克里米亞了，已走過新飛洛波里，動身到耶爾泰去。

我一邊走着，一邊在靜默裏賞覽海邊的美景。公爵嘆着氣，在那裏發愁，用悲慘的眼光向四面看望，採些奇怪的野果充實自己的空腹。他嘗

試這類野果的滋養質時，並不能時常順適的過去他總帶着惡毒的滑稽態度對我說道『要是把我的皮反剝過來叫我怎樣往下走呢？啊你說——怎麽樣？』

我們簡直沒有法子去賺錢；沒有錢買麵包，祇好以水果和對於將來的希望果腹罷了。沙克落直在那裏責備我懶惰。他越來越討人厭了。他不斷的對我說自己食量如何浩大。他說他十二點鐘早飯時吃一大塊小羊肉，喝三瓶子酒，兩點鐘中飯時可以毫無勉強的吃三盆子菜，一大碗湯，一鍋子香腸，無其數的甜東西，並且還要喝無其數的酒。他整天給我講自己關於食物的嗜好和知識，一邊講着，一邊吮着嘴，眼睛發光，露出牙齒，互相碰得很響，嚥着吐沫，還禁不住從他那愛說話的嘴裏濺出許多的沫絲來。

有一次在耶爾泰附近，我被雇到果園去收拾已砍下的樹枝，預先支了一天的工錢，用一半錢買了點麵包和牛肉。等我買好了來的時候，花匠正在叫喚我；我把買的東西交給沙克落，（因爲他托辭頭痛不去同我做工）自己就走了。我過了一點鐘後回來時候，纔知道沙克落誇他食量好，眞是言行相符的：原來我買來的東西他吃得一點也沒有剩。這不是同伴間應有的舉動，可是我一句話也沒有說，——以後纔知道這一著是錯了。

沙克落看我一句話也不說，便利用起一點來了。從那天起竟發生出十分說不下去的情形。我自己做工，他卻多方藉口，不去做工，竟吃着我的，喝着我的，還要督促着我。我看着這年壯力強的小夥子不由得又可笑，又可嘆；等我做完工，累得要命回來的時候，他在陰涼裏等候我，總用眼睛貪饞的釘着我。尤其叫人見着可嘆可氣的：他還要笑我去做工。他所以笑的緣故，因爲他學會了討飯的勾當。起初他行乞的時候，還避着點我，後來等到我們走近韃靼村落的時候，他簡直當我面前預備討飯了。他故意撐着一根棍子，在地上一屈屈的走着，彷彿腿有病似的，因爲韃靼人很嗇吝，決不肯給健康人錢。我同他辯論，同他反復說這種舉動是極可恥的。……

他簡單的駁我說：『我不會做工呢！』

他討來的錢很少。恰巧我那時候常有病。路程一天天的難走，我同沙克落的關係又一天天令人難堪了。他現在簡直堅決要求我養贍他。

『你領我走路麼？領罷！難道我能步行走得這麼遠麼？我是不慣的。我也許要走死呢！你是要磨折我，弄死我麼？要是我死了，那怎麼辦呢？母親要哭，父親要哭，朋友們也都要哭！這是要流去多少眼淚呢？』

我聽着這類話，並不去生氣。那時候我心裏發生一種奇怪的思想，這種思想使我忍耐着這一切。有時他在睡覺，我坐在他傍邊，看着他安靜而不動的臉，彷彿有所悟似的，反覆的說着：『我的旅伴……我的旅伴。……』

有時候我的意識裏模糊的發生一個意思，以爲沙克落這樣自信而且勇敢的要求我幫助他和照顧他，也不過是享用自己的權利罷了。在

這要求裏見得出他的性質和力量。他要奴使我，我卻自己上鈎，要去研究他，觀察他面部的一舉一動，看他在這侵犯別人的行動裏究竟達到如何程度。他卻精神很好，又唱，又睡覺，還任意的笑我。有時我同他分開兩三天，往兩條路走去；我給他錢和麵包，叫他在某處等我。離別時他總是疑心重重，懷着忿恨的意思，到了重又相遇的時候，便很快樂，喜形於色，老是笑着說道：『我以爲你一人扔開我走了呢！哈，哈，哈！……』

我當時給他吃東西，敍述所遇的美景，有一次講起巴赫其沙拉地方，偶然提出普希金(註)的生平，並引出他幾首詩來。他一點也沒有感到如何的印象。

『詩！這是曲兒，並不是詩！我知道一個人，他會唱曲！這是曲！……唱起來——啊，啊，啊！……很高聲……很高聲的唱着！彷彿他嗓子裏有一把尖刀在裏面轉呢！……他殺死了一個酒館掌櫃的，現在發到西伯里亞去了。』

每次重遇後我的身分在他眼睛裏更加顯得低卑了，他也並不會把這眼光隱瞞一下。

我們的境況大不好。每禮拜我勉強找到一兩個盧布的工做，自然兩個人是不够吃的。沙克落雖討飯，吃東西仍是不經濟。他的肚腹等於一個小坑，什麼葡萄，甜瓜，醃魚，麵包，乾菓都毫無選擇的裝得下去，而且那小坑彷彿時時擴大範圍，犧牲物越來越要求得多了。

沙克落催促我離開克里米亞，並且很有理性的說現在已經秋天，路程還遼遠得很。我非常同意，況且業已把克里米亞這一部分游完了。我們就直奔費渥道西城去，希望多掙幾個錢，因爲我們早已囊空如洗。

我們離開阿魯司泰，走了二十俄里路，便住脚歇宿。我勸服了沙克落打海邊走，這雖是最繞遠的路程，可是我願意多吸些海邊的空氣。我們燒好柴堆，便躺在傍邊。晚景是極美麗的。深綠的海擊在我們脚下的岩石上面；蔚藍的天在上面驕勝的靜默着，四圍樹葉輕聲的微語起來。月亮升上來了。帶格的楓楊樹葉垂陰在地上。一隻鳥啼得很響。牠那銀器相擊般的鳴聲融化在充滿着波浪和藹的微聲的空氣裏。鳥啼聲一停，隨着送來一陣昆蟲噪急的啾鳴聲。柴堆燒得很旺，火光很像紅黃色鮮花紮成的香艶花把。柴火堆也有影兒，那些影兒高高興興的在我們四周圍跳躍着，彷彿要在月亮懶洋洋的影兒前表示活潑之氣似的。海的廣涯上空無一物，天上又無雲彩，我感着自己處在這地邊上，觀察着廣闊的天空，這動人心魄的謎兒……一種與偉大之氣相接近的恐懼的情感充滿了我的心靈，使心兒震悸得沉死過去了。

忽然沙克落哈哈大笑起來。

『哈，哈，哈！……你的傻嘴臉多麼難看呀！簡直是隻羊！哈，哈，哈！』

我害怕起來，彷彿一聲霹雷直在我頭上打過來似的。但是這情形還要壞。這是可笑，卻同時是何等可氣呀！……沙克落笑得流淚哭了；我覺得自己也差不多要爲別種原因而哭。我的嗓子裏哽着一塊石頭，我不能說話，祇瞪着兩眼望着他，因此更加使他笑得利害了。他捧着肚腹，在

地上滾着我受着他這樣的恥辱，簡直不能回過氣來。……這恥辱叫我受得太重了；有些人我想必能明白這恥辱的意義，——因爲也許自己曾親受過，——在自己心靈裏衡量出這恥辱如何難受呢。……

『停住！』我狂怒着喊嚷起來。

他害怕起來，抖索了一下，卻總不能抑止自己笑的狂力還在控制着他；他鼓着兩頰，突出眼睛，重又哈哈大笑起來。那時候我站起來，就離開他走了。我走得很久，毫沒有思想而且還沒有意識，內心充滿着恥辱的毒藥。我擁抱着自然的全部，默聲裏用全心靈向那自然訴敍愛情正好比一個中愛的男子，微帶點詩人氣。……可是那女子（沙克落做代表）因爲我這樣情熱，竟朝我哈哈大笑起來！我一邊走着，一邊正在對自然，沙克落和一切人生秩序編造起訴狀，聽見後面起來匆促的步聲。

『不要生氣，』沙克落輕輕觸我的肩膀，很不安的說着，『你在禱告，我並不知道呢。』

他說話時的聲音像玩皮過頭的小孩那樣怯生生的。我雖然還極興奮，總不能不看見他那種可憐的面目和充滿着不安和恐怖的那種可笑神氣。

『我再也不惹你。眞的再也不這樣了！』

他堅決的搖着頭。

『我看你靜得很。你一人做工。不叫我做。心想——爲什麼呢？必是很傻——像羊一樣。……』

這是他安慰我呢！這是他對我道歉呢！自然，在這樣安慰和道歉以後，我也祇好饒恕他，不但饒恕現在的一切，還饒恕到將來去了。

過了半點鐘他沉沉睡着了。我坐在他傍邊看着他。強有力的人在睡夢裏都成爲軟弱無助的了，——沙克落的樣子十分可憐。寬闊的嘴唇，加着聳起着的眉毛使他的臉成孩子臉一樣，還露着畏葸的驚奇色。他的呼息平正而安靜，有時還翻身，說夢話，用請求的神氣很快的說着格魯慈亞話。四圍佈滿着緊湊的靜默；在這靜默裏總要發生些什麼事，如這情景繼續很久，永遠是完全的安謐四面闃無一聲，連行動的影兒都沒有，那末眞能把人弄瘋了。波浪的微語達不到我們耳邊，因爲我們恰巧臥在長滿小樹棵，並且形如僵獸之嘴的土坑裏面。我一面看着沙克落，一面想道：『這是我的旅伴。……我能够在這裏扔棄他，卻不能離開他，因爲他的名字有無其數的。……這是我全生的旅伴。……他要伴送我直到入墳墓爲止。……』

費渥道西仍使我們失望。我們到那裏的時候，已有四百多人同我們一樣來尋工作，卻不能不以做建築工程的傍觀客自慰。工作的人有土耳其人，希臘人，格魯慈亞人，斯莫連省人，波爾搭夫人等等。灰色臉容，垂頭喪氣的「饑民」，加着阿作夫和搭夫里奇各處的游民，在滿城裏（城裏和城外）成羣結隊的游蕩着。

我們動身到開爾奇城去了。

我的旅伴非常守約，再也不惹我了；但是他餓得利害，一看見別人家

吃東西，簡直像餓狼似的擊起牙齒來，一邊還描寫他想吃的各種食物，談得津津有味，卻使我聽着害怕。有時他想起女人來。起初偶然說着，唉聲嘆口氣罷了，後來越說越利害，帶着東方人貪饞的微笑，到末後簡直放不過一個女性人物，無論年歲多大，像貌長得怎樣，他總要同我用一種實際哲學的髒話議論那女性身上的任何一部份。他議論女人是很隨便而且內行的，還帶着一種直接了當的見解，簡直使我聽着要唾吐。……有一次我對他說，女人這東西、並沒有一點比他壞的地方。他聽着不但說我見解不對，朝我生氣，還說我侮辱了他，要同我拚命，——我祇好聽他去，等到他吃飽後再說。

我們到開爾奇去，為省減路程起見，不打海邊走，卻在平原裏走。那時我們背囊裏祇剩一塊黑麵餅，有三斤重，是用最後五個哥幣問韃靼人買來的。沙克落向各村討飯吃的舉動一點無所成就，各處簡單的回復：『你們人太多了！……』這到是實在的話：這艱難的年頭尋找麵包吃的人實在是太多了。

我的旅伴最不愛所謂「餓民，」——他討飯的競爭者。我們所走路程雖極艱難，吃得又不好，可是他的生命力儲得十分豐富，所以尚未取得那些「餓民」引為自傲的面色萎黃，行動可憐的形相。他遠遠裏一看見他們，就說道：『又來了！啊喲喲！幹麼來？難道俄國還窄麼？眞不明白！俄國人是眞傻呀！』

我給他講所以使俄國人到克里米亞來找麵包吃的原因。他極不

信任的搖了搖頭，說道：『不明白！那怎麼行呢！……我們格魯慈亞地方沒有這樣的傻事！』

夜裏我們到了開爾奇地方，不能不在岸傍輪船碼頭橋下住宿。我們所以躲藏的緣故，因為知道在我們到這裏不久時候，曾把所有游民驅逐出境，所以很怕也要被拘到警區裏去；並且沙克落用的是別人的護照，或許因此使我們的命運生出嚴重的變化來。

潮水的浪花寬容大量的濺了我們整夜。黎明我們從橋下爬出來，滿身又濕又髒。我們在岸傍走了一天，纔掙得一角錢，是一個神父太太給的，因為我替她從市場背一口袋甜瓜回家去。

我們想渡過海灣到搭孟地方去。但是船戶中誰也不肯雇我們搖槳，無論我怎麼求他們。大家都反對起游民來，因為在我們未到以前曾幹下了不少英雄的勾當，現在一定也把我們歸入他們一類人裏去了。

晚上我氣極了，把全世界恨得入骨，決定做冒險的行為；入夜後就去實行。

四

夜裏我同沙克落兩人靜悄悄走到海關的看望船那裏去。船傍放着三隻小船，有鍊條繫在釘進岸傍石牆的鐵圈上面。天色黑暗得很，風吹得極烈，小船互相撞着，鐵鍊錚錚的響着。……在這種情形下把鐵圈搖鬆，從石縫裏拔出來，是再方便沒有的了。

在我們頭頂上五俄尺高的地方海關的守衛兵正來回走着，齒縫裏透出呼嘯的聲音。等他站在那裏離我們極近的時候，我便止住工作；但是這種謹愼未免是多餘的，他決不能想到底下有人會浸在水裏到頸子那樣深。並且鐵鍊自己不住的響着。沙克落已經伏在小船底裏輕輕給我說話，浪聲太大，我簡直一點聽不出來。鐵圈已在我手裏了。……波浪抓住小船，就扔出岸去。我握住鐵鍊，同小船並排泅着，後來就跳進船去了。我們取下兩根木板，放在船沿上代替櫓槳，就順流而去了。……

波浪游戲着，沙克落坐在船尾，一會兒看不見他同船尾一塊兒沉下去了，一會兒又高升起來，幾乎要跌落在我身上，還不住的喊嚷着。我勸他不要嚷，別給站崗兵士聽見了。他纔不言語了。在他臉面的部位方面我祇看見一團白的。他一直撑着舵。我們沒有掉換的工夫，而且還不敢在船上挪移位置。我喊着叫他怎樣定船的方向，他立刻就明白所以然，很快的照辦彷彿生來是老航海家似的。代替櫓的木板沒有多少用處。風吹在船尾那裏。我也不管波浪要趕我們到那裏去，祇竭力叫船頭與海灣成交叉形。這是很容易辦到的，因爲還看得見開爾奇的燈火。波浪從船舷外兀自看望我們，很生氣的喊嚷着。飄進海灣越遠，波浪越來的高了。遠遠裏祇聽見蠻野的威嚴的吼聲：……船飄流得越發快了，簡直很難斷定方向。我們一會兒墮落到深坑裏，一會兒又飛到水山上去；夜越來越深黑，烏雲也越降越低了。船尾後的燈光沉入深黑裏去，越發令人覺得可怕了。我們覺得怒潮的範圍是無邊的大。除從黑暗裏飛來的波浪外，簡直毫無所見。波浪把一塊木板從我手裏奪去了，我自己把另一塊板扔到船底去，兩手緊緊的抓住船舷。每次船往上聳跳的時候，沙克落總是野聲號叫着。我在這黑暗裏被怒潮所圍，被波浪的喧聲所震，自覺是可憐而無力的人。我心裏一無希望，全身爲惡毒的失意所包圍，四面看見的祇是那些波浪帶着四處亂濺的白鬚絲。我們頭頂上烏黑的雲也像波浪一樣。……我明白的祇是一念：就是我四周所有的現象可以更加利害些，可怕些，可是還按捺着，不願如此做。這是使我極可恨的事。死本是逃免不了的。但是這無情而普及一切的律法必須有所修飾纔好，——因爲牠是太嚴重而且粗暴呀。如果我注定要在火裏燒死，或是在池湖裏淹死，——那末我竭力願意選擇第一個死法——總是比較的有趣些。……

沙克落喊道：『我們裝上帆罷！』

我問：『帆呢？』

『用我的襯衫做……』

『扔過來罷！不要放下舵！……』

沙克落一聲不言語的在船尾上忙了半天。

『喂，接着！……』

他把襯衫扔給我了。我在船底裏爬了幾爬，又抽出一根木板來，穿在襯衣袖裏，放在船的坐板那裏，用兩脚支直着，剛把別一隻袖子拿起來，立刻就發生了出人不意的現象。……船跳得更加高了，後來又飛往下

去，我全身浸在水裏，一手持着襯衣，一手抓住船舷外面伸着的繩子。波浪喧鬧的從我頭上跳過，我嚥了一口鹹苦的水。我滿耳，滿嘴，滿鼻孔都是水……我堅執着繩子，在水裏升浮着，頭撞在船舷上，後來把襯衣扔在船底上，竭力想跳到船上去。我用了十幾次的努力，纔騎在船底上，當時就看見沙克落在水裏打筋斗，兩手抓住我剛纔放鬆的那條繩子。那根繩繫在船舷的鐵圈上，正繞着船的全身。

我對他嚷道：『還活着呢！』

他在水上高高的跳了幾下，也撞在船底上了。我一把抓住他，兩人面對面坐着。我坐在船底上，像騎馬似的，脚伸人电船繩裏，像跨入脚蹬似的，——不過這樣並不妥當：任何一個浪很容易把我摔出鞍外去。沙克落兩手抓住我的膝蓋，頭釘入我胸懷裏。他全身抖索不止，我覺得他兩腮擊動得很利害。必定要想什麼法子！船底滑得很，像是抹着油似的。我叫沙克落重新下水去，執着一邊船舷的繩子，我再在另一邊船舷同樣的辦去。他不但不回答，反用頭撞我的胸脯。波浪蠻橫的從我頭上打過來，我們簡直要支持不住了；我一隻脚被繩切得異常疼痛，眼線裏從四面生出高水山，一會兒又囂張的消滅了。

我帶着命令的口氣重又說了一遍。沙克落的頭擂着我胸脯更加利害了。不能再遲延一點了。我摔開他兩手，推他下水去，還竭力叫他的手抓住繩子。發生了這一夜裏最使我害怕的一件事。

『你要淹死我麼？』沙克落輕聲說着，望着我的臉。

這實在是可怕得很！所怕的是他的問話，尤其可怕的是那問話的口氣裏帶着畏葸的服從，請求饒恕他和已喪失避免末路的希望的人的最後嘆息種種神情。而最可怕的卻是那死白的濕臉上的兩眼！……

我對他喊着：『好好兒把住了，』——自己就抓住繩子，下水去了。我的脚觸着什麼東西，在覺得奇痛的當兒，起初一點也沒有明白，後來纔明白了。我身裏發出一般子熱氣，我醉了，再也不比現在那樣覺得自己是如何有力的了。……

『土地！』我喊嚷起來。

那開闢新地的偉大航海家在看見土地時說這話的感情也許比我大，但是我不信他們能喊嚷得比我更高聲些。沙克落狂吼了一聲，我們兩人都投到水裏去了。兩人立刻又心冷了；水深直到我們胸部，方面還未見到一點關於陸地的確實些的徵象。這裏的波浪稍弱些，已不跳躍了，祗是懶洋洋的滾過來。虧幸我未把小船放手。我同沙克落便各自站在船兩傍，抓住救命的繩子，慢慢兒帶着小船，往前走去。

沙克落喃聲說着，還笑起來了。我很煩惱的往四周看望。天還是黑得很。後面和右面浪聲喧鬧些，前面和左面卻輕靜些。我們往左面走去。土地是堅硬的，都是沙子，坑壑極多；有時我們脚達不到水底，便用兩脚和一手泅着，另一手抓住那隻船；有時水不過到膝蓋那裏。在深處沙克落號哭着，我卻害怕得抖索不止。忽然，——救星來了！——我們前面看得見火光了。……

沙克落拼命的喊嚷着；但是我還記得船是官家的東西，立刻吩咐他記得這一點。他不響了；但過了幾分鐘他忽然嗚咽的哭泣起來。我不能去安慰他，——也無從安慰呢。

水越來越淺……到膝蓋那裏……又到腿肚子那裏……我們還拉着那隻官船；不過到了這裏沒有力量再拉了，祇得扔在那裏。道中橫着一棵烏黑的樹木。我們跳躍過去，兩隻赤脚撞在一種刺人的草上去了。我們覺得很疼，而且在土地方面未免太不盡地主的公道，但是我們不去注意，直奔到火光處去。那火光離我們有一俄里路遠，正很高興的熾燒着，彷彿笑着迎接我們呢。

(註)普希金是俄國著名的詩人，曾被遣戍到克里米亞。——譯者。

(未完)

本社收到新出版物一覽 以四月份收到者為限

德意統一及今月之中國一冊　余楠秋

長夜一至二期　上海愛文義路愛文書局

青年友八卷四期　上海圓明園路二十三號

醒獅一七八至一八〇期　日本長崎市博多郵便局私書函七番轉朱國翰

語絲四卷一五至一六期　上海棋盤街北新書局

青年進步一一一册　上海博物院路二十號中華 年會全國協會

貢獻二卷四至五期　上海哈同路民厚南里六三二號嚶嚶書屋

現代評論七卷一七三至一七六期　上海白克路北河路八號

清華週刊二九卷九至九號　北京清華學校

北新二卷一〇至一一號　上海棋盤街北新書局

新女性三卷二至三號　上海望平街開明書店

中法教育界一三期　北京中法大學

良友二四期　上海北四川路良友圖書印刷公司

一般四卷二號　上海望平街開明書店

眞美善一卷一一至一二號　上海望平街眞美善書店

科學一二卷九期　上海大同大學中國科學社

醫藥學五卷二期　上海北京路九十六號

新教育評論四卷二一至二二期　北京西四羊布大街五十二號

女青年七卷三號　上海圓明園路十九號中華基督教女青年會全國協會

商務印書館最新出版

法律研究專書

九朝律考

程樹德著

硬布面　兩大冊

定價六元

我國律例，古無專書。自漢以還，律家雖無代蔑有，而文籍散佚，稽考爲難。本書搜集史志及百家所載，輯成九朝法典，計凡漢律考八卷，魏律考一卷，晉律考三卷，梁律考一卷，陳律考一卷，後魏律考二卷，北齊律考一卷，後周律考一卷，隋律考二卷。唐律以下，今皆現存，故斷至隋止。全書計二十餘萬言，於各代之律令、律名、刑名以及處罰、科刑之點，莫不品目詳明，時代有序，可瞭然於我國法律進化之步驟。蒐羅宏富，考證精確。實爲我國現代律學書中之一大傑作，亦研究政法者所不可不讀之要籍也。

中國古代訴訟法

一冊　定價五角

徐朝陽著　取易書、尚書、周禮、春秋諸書中之關於古代訴訟法之資料，貫串比附，加以闡發，讀之可知我國古代司法情狀之一斑。

中國司法制度

一冊　定價二角

陶彙曾著　本書說明中國現行司法制度，共分九章，冠以緒論，凡各種司法機關之組織及權限、司法官吏之任免及保障、審判程序之要旨、司法行政之概略，均依有效法令爲之敘述。

中國婦女在法律上之地位

一冊　定價七角

趙鳳喈著　本書計分五章：第一章述室女之地位，第二章述已嫁婦之地位，第三章述爲人母之地位，第四章述女子與公民權，第五章述女子犯罪與處罰。內容注重於法制史方面，而於中國社會上已往及現在之情況，亦能同時顧及，洵爲研究婦女問題者最好之參考資料。

民法總則

歐宗祐編　一冊　一元二角

此書分緒論、本論二部。緒論泛論民法之性質、淵源、內容、編制、效力及解釋，以及民法上之權利義務。本論分論私權之主體、私權之客體、及私權之得喪變更。民法乃規定吾人日常生活中日常關係之法律，於法律中最爲重要。此書著者根據中外著名法學家之言以立論，於民生各部分皆條分縷析，詳述靡遺。

行政法總論

白鵬飛著　一冊　一元二角

此書內容分兩大章：第一章行政法之基礎觀念及基礎規律，包含行政權、行政法、行政行爲通論及公法關係等項。第二章行政組織，包含一般行政組織法及行政訴訟法等項。書中博採諸家學說，及當代諸國之法制，以與我國成法比較，實爲專治斯學者之佳本。

時事日誌

中國之部

民國十七年二月十六日

◉蔣介石會馮玉祥於開封，將在開封舉行北伐軍事大會議。

◉本日吉林電云：東鐵局長葉木諾夫，代理事長格克爾，監事別都雀夫，於十二夜返俄，係商對滿各問題。

◉外蒙人民委員長東林病故，由丹巴代理。

◉南滿鐵路與吉海鐵路聯運協定簽字。

同　十七日

◉國民政府委員會議議決於五月間，由大學院召集全國教育會議。又議決外交部組織法，改從前所分之條約，通商，事務三司為第一司，掌管國際交涉；第二司，掌管東亞蘇聯一切外交事務；第三司，掌管歐美一切外交事務。

◉國民黨中央執委會電各省各特別市黨部，在中央黨部未派定黨務整理委員以前，遵照中央常會決議，一律停止活動。

同　十八日

◉建設委員會在中央黨部開成立會。

◉鹽務稽核所發表去年鹽稅被各地截留五千二百餘萬，應付債款及用度五千七百萬，去年實收不敷還債。

◉本日晚，大通公司行駛滬揚班商輪新大明在泰興口岸東興沙被日輪厚田丸撞沈。搭客四百餘人落水，貨物盡失。

同　十九日

◉中國阿根廷議約事，本由陳維城與駐英阿使在倫敦進行，現阿方因中國局勢未定，中止進行。

同　二十日

◉馮玉祥電國民政府，反對與北方以對等地位開關稅會議，因中有英日斡旋足以使奉方經濟上得最大援助。

◉東三省交通委員會建議，敷設奉臨線，臨安線，吉五線，三鐵路。

同　二十一日

◉大學院訓令廢止春秋祀孔舊典。

同　二十二日

◉美輪愛德摩夫在廈門副領傷林狗使案，美政府電允賠五千五百元，美領於本日向交署道歉，允依美律懲兇。

◉中東路局將築自屯河至松花江岸三姓地方之支路，築費五百萬元，可移殖華民四萬以上。

同　二十三日

◉何應欽被調為總司令部參謀長，於本日就職。

◉改組後之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於本日成立。

◉財政部公佈商號註册施行細則。

同　二十四日

◉浙省政府通過禁賭條例。

◉新任菲律賓總督史蒂生抵滬將轉道赴菲。

◉李濟深等在廣州宴英使藍浦生。李演說中英修睦應依平等相互，則改訂不合時宜之條約，藍答何方與我誠意相交，當然即以誠意相處。

同　二十五日

◉北京交部，向使團提出郵政制度。使團無意見北政府以事實問題，承認分為兩個局，總辦一洋員兼充，會辦則有北南局分設，概歸總辦節制。惟會計及款項，須存一公共地方，南北不能提用。

◉北京王蔭泰辭外長，府議以羅文幹調外交，並擬以王蔭泰代姚震為過渡法長。

同　二十六日

◉梁士詒就稅務督辦，聞將派員與南方接洽增徵一一五稅問題。

◉使團傳出消息：易宋晤後情形，知一一五過渡關稅南北聯合會議辦不到，關餘亦不易；惟有就地方所管各關，推行過

渡稅,仍尊重稅務司職權。

同 二十七日

◎軍委會議決任命蔣介石馮玉祥閻錫山為一二三集團軍總司令。

◎駐英使館電北京:英警無故搜抄查地浦華工多家住宅,僑民要求即對英政府提抗議,請示辦法。

同 二十八日

◎日輪錦川丸,二十日在大富港觸沈,二十八日有日艦三艘在該處放槍,死傷漁民三十餘人。

◎奉天整理奉票,擬發省債一萬萬元,商以資本認購,民以每地一畝擔認一元。

◎奉海鐵路,改歸官辦。

◎山東利津縣黃河決口,災民達二萬餘名。

同 二十九日

◎中央政治會議通過司法部所擬訂之反革命治罪暫行條例。

外國之部

一九二八年二月十六日

◎聯美大會通過議案(一)創設汽車大路,直通南北美洲,及在美洲各國內發展大路,(二)發展電力交通,(三)振興美洲各國間航綫,及減免各口岸手續,(四)發展內河航業,(五)釐定美國各國間鐵路車務。

同 十七日

◎聯美大會贊成強制公斷原則,認此為維持西半球和平之要綸。

同 十八日

◎印度立法會,通過不信任西門憲法委員會之組織與計劃之動議。

◎聯美大會全體大會通過聯美盟會公約。

◎紐約世界報稱美孚油行,與荷蘭皇家殼牌油行,現已息爭,取銷互相減價之議。

◎聯美大會通過下列議案(一)海上中立公約,(二)外人避難權利公約,(三)外僑權利公約,(四)公認各種侵略戰爭為非法之議案。

同 十九日

◎英人康貝爾乘那皮爾廠汽車,最高速度達一小時二百十四哩七五,為世界汽車最高紀錄。

同 二十日

◎日本總選舉開始。

◎聯美大會閉會。

◎印度舉行反對西門人游行。

◎國際聯盟公斷與保安委員會開議。

同 二十一日

◎英棉紗業開[illegible]資[illegible]試[illegible]孟買斯德。

同 二十二日

◎英飛行家興克勒由倫敦抵澳,歷時僅十六日,破飛行界紀錄。

同 二十三日

◎日總選舉結果揭曉,內務省正式報告:政友會獲二百十五席,民政黨獲二百十二席,餘遜此。現兩大黨各圖吸引超然派與勞工黨。

◎阿摩爾被舉為蒙古蘇維埃總統。

◎英政府已撥款十萬磅,充香港建造航空營之經費。

◎蘇俄廢除軍備草約已發表,計六十三條,志在於四年內完全廢除全世界之軍備。

同 二十四日

◎美衆院決定造艦程序,決定准造巡艦十五艘,飛機運送艦一艘,全部程序於六年內完成。

◎意相將召回駐奧意使,因奧國曾指意國南的羅爾地方,有壓迫奧人事而提出抗議也。

同 二十六日

◎日本民政黨將提不信任案,準備倒閣。

同 二十八日

◎關於法美間弭戰條約事,美國務院發表覆法外長文,大意在法國聯合美國共請日意英德考慮法美間所交換之意見,以期締結多方面弭戰條約。

同 二十九日

◎為波斯灣之巴倫島事件,英波間已發生爭執。因去年英國與漢志訂約,載有巴倫島之處置,波斯不承認英國有此處置權。

原文献残缺